

第 01 章 郭府夜宴

细雪漫漫，天气严寒。幸好没有狂风，否则更教人难受。

乌卓、项少龙和十多骑策马离府，人人戴著竹笠，遮著大半脸目，驰出乌府。到了街上立时分道扬镳，两人一组，各朝不同方向奔去。先是有三辆马车，现在又有这惑敌的手法，就算严平的三百名手下全在府外守候，亦很难同时跟这麽多的「疑人」。何况谁说得定项少龙是否其中一个。

这一著就是要迫严平的墨者武士，只能退守在郭家下的山路和密林处。项少龙和乌卓循著一条精心选择的路线，迅速离开了乌府外的园林区，到了民居林立两旁的大道，不往郭府的方向驰去，反冒著雨雪，转左往相反的方向。他们无暇理会对方是否跟在背後，到了一所大宅前，发出暗号。

宅门立即打了开来。这大宅的主人是个和乌府有深厚交情的人，自然乐意与他们方便。

两人也不打话，闯宅而入，再由後门来到宅後的街上，这才往郭府所在的「秀越山」快马奔去。这一手由乌卓安排，就算真给人缀上，亦可将对方甩掉，漂亮之极。

雨雪迎脸打来，项少龙忽地一阵茫然。来到这古战国的时代里，虽只短短年许的光阴，但他已有著颇多惨痛无比的伤心事。舒儿、素女的横死，已使他受到严重的创伤！但赵妮的惨死，更直到这一刻也难以接受！可是那又是残酷无情的现实！

忽然间，这三位芳华正茂的美女，便永远消失在这尘世间，就算他杀了赵穆或少原君，仍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现在他的大恩人元宗也证实死了。唉！这一切究竟为了甚麽？

自己也随时会给人杀死，那是否一种解脱？死後会否和他们有再见的机会。自有生命开始，生死的问题便一直困扰著人类。那是否只是一次忘情投入的短暂旅程，人的存在并非至坟墓而止。这问题从没有人能解答或证实。宗教的答案：天堂地狱，又或生死之外，很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但没有了又不行，死後空无所有，是很难被接受的一回事。

并骑身旁的乌卓道：「孙姑爷！前面就是秀越山了。」项少龙一震醒来，收摄心神，往前望去。这时他们刚离开民房，到了山脚处，只见一条山路，直通丘顶，上面古木成林，隐见巨宅崇楼，极具气势，但却看不到有伏兵的形，山脚处有座牌楼，写著「郭氏山庄」，却没有人把守。

两人转入道旁刻有与滕荆两人约定暗号的疏林里，跃下马来。树木草地均积盖白雪，景像纯净迷人，却不利隐藏或逃跑。乌卓在另一棵树脚处找到刻记，向项少龙打了个手势，领先深进林内。

项少龙把墨子剑连著赵倩为他造的革囊才背在背上，左手持著丢而复得的飞虹，追在乌卓背後。忽尔四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幢幢人影和火光，把他们团团围著。「锵！」乌卓背上两枝连链来到手上，暴喝一声往前方突围攻去，不让敌人有时间摸清地形和巩固包围网。

项少龙正伤痛心爱美女和元宗的死亡，满腔怨忿，拔出木剑，拿在右手，随在他背後，杀往林里。对方想不到他们如此凶悍。正面拦著乌卓的两名赵墨行者仓忙下一个往後退了一步，另一人长剑挥来。

「铿锵」一声，刃铤交击，在暗黑里迸起一阵火花。乌卓欺对方膂力及不上自己，荡开长剑，令敌人门户洞开，使了个假身似要向另一人攻去时，左手连铤回转过来，闪电破入对方的空门里。那人也是了得，回剑守中，挡格连铤，岂知却忘了乌卓右手的连铤，只见精芒一闪，乌卓扭腰运铤由下而上，直没入对方小腹里。

那行者几曾想到乌卓的连铤角度如此刁钻，一声惨叫，往後跌退，鲜血激溅往雪地上，当场毙命。乌卓毫不停留，两铤化作两道电光，随著扑前之势，往那另一行者攻去。战争终拉开了序幕。

这些行者人人武技高强，怎也想不到只两个照面便给名不见传的乌卓杀了一人，都红了眼，围了上来，一时杀声震天。紧跟在乌卓身後的项少龙进入了墨子剑法守心的诀窍，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看得清清楚楚，更由於大家的剑法都来自同一源头，使他对敌人的攻势更是了若指掌，甚至看到所有不足和破绽处。

他暴喝一声，左手飞虹狂格猛挑、右手墨子剑重砍硬劈，左右手竟分别使出柔刚两种截然不同的劲道和招式来。他的眼神燃著愤怒的火焰，神色则冷酷平静，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气势慑人之极。兵刃交击中，三名行者同时被创，其中一人伤於乌卓铤下，另两人自是由项少龙包办了。

一声大喝自项少龙右方。一名特别高大，看来有点身份的行者，手持铁棍排众而出，由一棵树後抢了出来，右脚踏前，左脚後引，俯倾上身，在火光下闪闪发亮的铁棍直戳项少龙心脏而来，又准又狠又急。项少龙见他移动时全无破绽，知道遇上了行者里的高手，不敢怠慢，左手飞虹使出墨子剑法三大杀招里的「以守为攻」，回剑内收，剑尖颤动，也不知要刺往敌人何处，应付左侧扑来的两名行者；右手墨子剑则施出「以攻为守」的「绞击法」，化作一道长芒，游蛇般窜出，和对方铁棍绞缠在一起。

墨子剑法最利以寡敌众，虽同时应付两方攻势，仍丝毫不乱。兼且是著重感觉而不只著重眼睛，所以即管蒙著双目，亦可与敌周旋，在这种黑林的环境里，只凭外围的几个火把照明下，对项少龙更为有利。那持棍行者想不到项少龙忽然使出这麼精妙的一招来，只觉有若狂龙出洞，劲道惊人的一棍，触上对方木剑时，有种泥牛入海的感觉，虚虚荡荡，半点力道都用不上。

大吃一惊下，本能地抽棍後退，蓦地小腹下剧痛，原来给项少龙飞起一脚，命中要害。

纵使他比一般人忍痛的能力强上十倍，仍要惨嚎一声，往後仰跌，再爬不起来。这一脚当然与墨子三大杀招无关，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自不会墨守成规。

另一方的两名行者，还以为项少龙改采守势，挺剑便攻，那知光影暴涨，一人给齐腕斩掉右手，另一人大腿中剑，惨哼声中，往後退去，撞得己方想补入空隙的人左仆右跌，乱成一团。谁想得到项少龙剑法如此精妙狠辣，大别於墨子剑法一贯温淳的风格。

乌卓的表现亦毫不逊色，硬撞入两个敌人中间处，手移到连铤的中间，施出近身肉搏的招数，虽给敌人的剑在臂上画出一道口子，但同时却刺入其中一人胸口，另一敌人则给铤尾回打，正中耳朵处。

倏忽间两人推进了丈许之远。背後弩机声。两人同时闪往树後，弩箭射空。他们虽杀伤了对方多人，可是行者武士潮水般由四周涌来，形势仍非常不利。项少龙见势色不对，飞虹剑回到鞘内，探入外袍里左手拔出飞针，

连续施放。这一著大出敌人意料之外，登时有数人中针倒地。

对方见项少龙手扬处，便有人受伤或仆死，如施魔法，纷纷避往树後。两人那敢迟疑，朝暗黑处疾进，刹那间没入林木深处。行者都给抛在身後，仍纷纷追来。

另一个问题来了。在这种逃亡的奔走和漆黑中，那看得到滕荆两人留下的暗记，幸好就在此时，左前方远处传来一声夜梟的鸣叫，维妙维肖。两人知定是荆俊这狡计多端的小子弄鬼，大喜下循声摸去。

树林愈趋浓密，积雪深厚，确是举步维艰。也不知撞断了多少树枝，前方上空一点火光，像星火般掉下来，原来是荆俊由树上轻轻松松跳了下来，向两人眨眼道：「这边走！」两人如遇救星，忙随他去。

不一会走上斜坡，来到一块大石处。上方丛林处隐见郭家透出来的灯火。滕翼巍然现身石上，单膝跪地，手持大弓，脸容肃穆，凝视著下面迫来的火光和人声。三人来到他身後。

乌卓奇道：「你想干甚麽？」滕翼没有答他。乌项两人大奇，在这种密林里又看不清楚敌人，强弓劲箭何来用武之地？蓦地下方惨叫连连。荆俊雀跃道：「掉进去了！」

他们两个都是优秀的猎人，自是设置兽坑的一流高手。「唳！」一枝劲箭，离开了滕翼扳满的强弓，射入了密林里。一声惨嘶应战而起。荆俊佩服地道：「滕大哥的『夜林箭』名震韩境，连走过的耗子都避不过。」

说话间，滕翼以惊人的熟练手法，连射三箭，真的箭无虚发，必有人应箭惨叫起来。这时项乌两人才发觉下面再没有半点火光，原来持火把者都给滕翼射杀了，火落到雪地上，那还不熄灭。滕翼的劲箭一枝接一枝往下射去，每箭必中一人，听得乌项两人五体投地，心想幸好他不是敌人，否则死了也不知是甚麽一回事呢。

滕翼放下强弓，淡然道：「没有人再敢上来了！」荆俊跳起来道：「我们早绑好攀索，又劈开了路，只要沿索而上，便可及时到郭府赴宴了。」项少龙想不到这麽容易便破了赵墨的重围，可见战略实在是至为重要的事。

再想到可在严平身上试试三大杀招的威力，不由涌起万丈豪情，低喝道：「我们走！」郭家山庄位於山丘上，沿山势而建，虽不及乌氏城堡垒堡森严的气势，却多了乌氏城堡欠缺的山灵水秀，宅前是两列参天的古柏，大门灯火通明，左右高墙均挂了风灯，亮如白昼。项少龙在门口报上姓名，立时有自称是管家高昂的中年男人，亲自为他们引路入府。

通过一条两旁都是园林小筑的石板道，一座巍峨的府第赫然矗立前方。只看这宅第，便知郭纵富比王侯的身家。路旁两边广阔的园林灯火处处，采的是左右对称的格局，使人感到脚下这条长达二十多丈的石板路正是府第的中轴线，而眼前华宅有若在这园林世界的正中处。

园内又有两亭，都架设在长方形的水池上，重檐构顶，上覆红瓦，亭顶处再扣一个造型华丽的宝顶，下面是白石台基，栏杆雕纹精美。先不论奇花异树、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只是这两座亭，便见造者的品味和匠心。

园内植物的布置亦非常有心思，以松柏等耐寒的长青树为主调，再配以落叶树和四季花卉，组成了浓郁的绿化环境，现在虽是满园霜雪，雨雪飘飞，但仍使人想起春夏时的美景。

林木中不时看到由别处搬来的奇石，增添了园林内清幽雅致的气氛。那座主宅在园林的衬托下，更是气象万千，比之赵宫也不遑多让。乃坐北朝

南的格局，面阔九开间，进深四间，呈长方形，上有重檐飞脊，下有白石台基的殿式大门。宅前还有小泉横贯东西，上架两座白玉石栏杆的石桥，宏伟壮观得使人难以置信。

荆俊这长居山林的小子更是看得目瞪口呆，凑到项少龙耳边低声道：「这样大的房子，怎睡得著觉呢？」项少龙见那管家高帛遥遥在前领路，听不到他们的对答，笑应道：「搂著个美人儿，还怕睡不著吗？」荆俊立时眉飞色舞，显是想到今晚回乌府後的节目。

项少龙想起赵宫，忍不住又想到香魂已杳的赵妮，忆起在御园内与她调情的动人情景，心中绞痛，恨不得插自己两刀来减轻噬心的痛苦。待会还要和赵穆虚与委蛇，自己是否忍受得了呢？滕翼见他脸色忽转苍白，明白到他心事，伸手过来用力抓了他一下臂膀，沉声道：「大事为重。」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泛起肝胆相照的知己感觉。

项少龙强压下内心伤痛，硬迫自己脑内空白一片，步上石桥，踏著长阶，往府内走去。

府内 开十六席，分列大堂左右。当项少龙四人入内时，其他客人均已到齐，郭纵殷勤迎客，为他逐一引见诸人。赵穆今晚示威的带来了一群家将，只看他们彪悍的外型便知是厉害的剑手，主从十二人，占了四席。

严平白巾麻衣，孤身一人，脚上破例穿了对草鞋，有种独来独往的骄傲和洒脱，若非有元宗这仇恨筑成在两人间不能逾越的阻隔，说不定项少龙会和他攀点交情，现在则只能以这时代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武力来解决。

初见面的是赵氏武士行馆的馆主赵霸，听名字以为他是个彪形大汉，其实他比一般人都矮了点，可是骨骼粗大，一切向横发展，胸阔背厚，脖子特别粗，与背肌形成使人印象深刻的三角形肌肉，使人想到就算任你捏他脖子，亦休想能把他捏得断气。肤色黝黑，颧骨显露，方形有如铁铸的脸容，闪闪有神铜铃般的巨目，体内似充盈著无尽的力量，移动间自具威势和气度，连项少龙亦看得有点心动。他以前当特种部队时，打架乃家常便饭，最懂观察对手，看到这赵霸，立时把对方列入最难应付的敌人行列。

有四个弟子随他来赴宴，当然都是一流的剑手，但最引人注目是其中竟有一个叫赵致的年轻姑娘。乍看下她并没有夺人心魄的艳色，但玉容带著某一种难以形容的沧桑感，配以秀气得惊人的凤眼，瘦长的脸庞，性感的红唇，极具女性的魅力。尤其她身长玉立，比赵霸高了整个头，只比项少龙矮上三寸许，这麼高的姑娘，因大量运动练成的标准身型体格，予人鹤立鸡群的出众感觉。

赵霸和赵致等对项少龙都非常冷淡，介绍时只略略点头，表现出掩不住的敌意。当荆俊忍不住上下打量赵致时，此女更露出不悦之色，秀目闪过骇人的杀机。吓得荆俊不敢再看她。另两个客人赫然是赵穆的文武两大走狗。

大夫郭开生得仙风道骨，留著五络长胡，只是眼睛滴溜乱转，正如雅夫人所说的，满肚子坏水，众人中亦以他表现得对项少龙等最是亲热。更使人印象深刻是他那把阴柔尖细的嗓子。将军乐乘与郭开都是三十开外的年纪，两眼若闭若开，似有神又似无神，予人於酒色的印象，身材瘦长，手足灵活，一身将服，亦颇具威势。两人均有几个家将跟随，占了四席。

接著是郭纵的两个儿子，郭求和郭廷，都是平平无奇之辈，反是十多个家将里，有个智囊人物叫商奇，无论风度和气质，均使人知道此人足智多谋，学识丰富，不可小觑。介绍过後，郭纵招呼各人入座，首先要项少龙坐

於右方第一席的上座，项少龙推辞不果，惟有坐了这代表主宾的一席。对面的主家席自是郭纵，接著依次是赵穆、赵霸和郭开。

项少龙的下首则是一直脸色阴沉的严平，打下是乐乘。郭纵的两个儿子则陪於末席。事实上直至此刻，项少龙仍不清楚郭纵为何要设这庆功宴，假设刚才自己被人伤了，於郭纵面子上亦不好看。酒过三巡後。

郭纵欣然道：「老夫一生都是伴著个打铁炉做人，现在年纪大了，粗重的事交了给儿子，闲来只是踩踩穷山野地，找寻穴铁脉，研究一下器械兵刃的型制。对我来说，没有东西比先圣鲁公的手录更珍贵，少龙今次宝而回，别人或者不知少龙的功劳多大，但老夫却最是清楚。来！为我大赵中兴有望乾一杯。」众人纷纷举杯，只有严平半点都不碰几上美酒。项少龙心中叫苦，郭纵这麼一说，分明指赵国的兴衰由他一手包办，在这争权夺位的时代，怎会不招人嫉忌。

果然赵穆和乐乘脸上都闪过不悦的神色，赵霸则凶光闪烁，只有郭开仍摆出一脸欢容，严平则仍是那毫无生气、半死不活的表情。项少龙亦偷偷留意那别具风格的赵致，她每次举杯，都是浅尝即止，不像其他人灌得一滴不剩。乌卓在项少龙耳旁低声道：「郭纵想害你！」项少龙点头表示知道，扬声答谢道：「郭先生过奖了，末将只是奉大王和侯爷之命尽心办事，所有事均由大王及侯爷指示，末将幸好有点运道，不负所托，我看这一杯应敬的是侯爷。」众人慌忙向赵穆举杯。

项少龙等自是边饮酒边心中诅咒，暗骂赵穆这残暴的奸鬼。那美女赵致想不到项少龙对答如此得体，眼中亮起讶异之色，细细打量起项少龙来。赵穆的脸色好看了点，哈哈大笑，欣然喝酒，好像功劳真是全归於他的样子。不过谁都知道以他的城府，绝不会被项少龙区区数话打动，这表面的欢容只是装出来给人看的。

郭纵向立在身後的管家高帛打个手势，後者立时传令下去，顷刻数十美婢穿花蝴蝶般捧著热荤美食，摆到席上，又殷勤为客人添酒。项少龙特别留意严平，只见他几上只有青菜麦饭，显见郭纵特别的照顾了他的「需要」。郭纵哈哈一笑道：「老夫的宴会一向必有歌舞娱宾，但今天钜子肯赏脸来敝府赴宴，所以节目安排上有点改变。」

大力一拍手掌。忽然十多个女子由後方的两扇侧门拥出，几个斗来到堂心立定，表演起各种既惊险又精采的杂技来。当其中两女绝无可能地在另两女的肩头凌空翻身，交换位置，再立定在对面下方的女子肩上时，众人除严平外都拍掌叫好。荆俊低声自负地道：「看过我的身手才拍掌吧！」

项少龙为之莞尔。荆俊始终是个大孩子，充满了好胜心。众女表演了变化万千的罗汉後，才在众人掌声中退出堂外。郭纵笑道：「真正要喝采的人是致姑娘，我这些家婢的身手，都是由她训练出来的。」众人闻言忙向赵致喝采，其中又以荆俊叫得最厉害，使人恼笑皆非。赵致盈盈起立，淡淡还礼，似对赞赏毫不在意，予人甚有涵养的印象。

郭纵忽地乾咳两声，正容向项少龙道：「老夫听说少龙与钜子间有点小误会，不若由老夫当个和事老，把事情解决。」项少龙心中大恨。郭纵似乎没有一句话不为他著想，其实一直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原因自是因他项少龙与乌家的关系。几句话便弄到他十分难堪，就算他立即交出钜子令，亦开罪了赵穆，因为他把拥有钜子令一事瞒著这奸鬼；但假若他不让郭纵做这「和事老」，郭纵便有藉口对付他了。

幸好严平冷然道：「郭先生这和事老做得太迟了，现在本子和项兵卫的事，只能依从墨门的方式解决。」众人不用问也知道，那种方式舍武力再无他途。赵墨行者伏击项少龙一事，这些位於邯郸权力最上层的人怎会不知道，亦明白严平方面吃了大亏，种下不可解的深仇。

赵穆从容道：「一个是大王最看重的客卿，一位是大王最宠爱的御前剑士，谁也不愿看到任何一方有失，不若明天由本侯禀奏大王，由他定夺，好吗？」郭开和乐乘立即心中暗笑，严平在赵国地位尊崇，最近对付燕国的入侵时又在辅翼守城立了大功，对著赵王都平起平坐，把这事摊在他面前，不用说吃亏的定是项少龙。他两人的想法郭纵这老奸巨猾的狐狸怎会不知道。

他和乌氏不和已不是一朝半日的事，而有关乌应元和吕不韦的关系，亦是由他透露与赵王知晓，现在乌家出了个这麼厉害的孙姑爷，无论如何他也要毁掉他的。起先他还不明白赵穆的心意，经过言语试探下，立时有了默契。不过现在孝成王非常看重项少龙，又有乌氏在後面撑腰，他们不敢公然明枪明刀对付这由无名小卒变成有身份有地位的年轻剑手。

赵穆先打出了查察贞操的牌子，那知晶王后另有居心，为项少龙隐瞒了真相。於是他选中了剑术高明，手下又高手如云且身份超然的严平，告诉了元宗身上没有钜子令的事，挑起两人间的矛盾。再由郭纵借摆庆功宴为名，实是制造严平杀他的良机。如此连环毒计，确是厉害。赵穆如此一说，严平首先反对道：「侯爷的好意心领了，钜子令乃本门至宝，一刻也不能留在外人手上，此事必须立即解决。」众人心中暗乐，知道严平立即会向项少龙挑战。

赵霸一阵大笑，吸引了各人的注意力後道：「项兵卫宫宴与连晋一战，声震赵境，可惜赵某刚到了别处考较行馆儿郎的剑技，未能目睹盛况，至今仍耿耿於怀。下面的儿郎均望能见识到项兵卫的绝世剑术，这绝对是切磋性质，希望项兵卫不吝赐教。」乌卓等均皱起眉头，世上乃有这麼不公平的事，这岂非采车轮战法吗？而且让严平先摸清项少龙的剑路，更会对後来者提供大大便利。

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赵致倏地起立，抱剑来至项少龙席前，含笑道：「请兵卫指点！」项少龙心道：我和你有甚麼深仇大恨呢？竟来向我挑战，正要拒绝。滕翼已向跃跃欲试的荆俊打了个眼色，这小子大喜跳了起来，一点几角，凌空打了个斗，越过赵致的头顶，落在她後方，笑嘻嘻道：「有事弟子服其劳，师傅对师傅，徒弟对徒弟，便让小子和致姑娘亲热一番。」项少龙等见这小子忽然变了项少龙徒弟，又口没遮拦，语意轻佻，均感好笑。其他人见荆俊身手灵活如猴，都心中凛然，暗忖赵致今回遇到对手了。因为赵致亦正以灵巧多变名著邯郸。

赵霸一向崖岸自高，极为自负，暗忖项少龙那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心中狂怒，冷喝道：「小致便领教这位小兄弟的技艺吧！」赵致知道乃师在暗示她下辣手，兼之她又最恨男人向她调笑，应命一声，猛一转身，长剑电掣而去，标刺荆俊心脏，姿态既美，手法又疾又狠，确是第一流的剑法。

众人见她突然发难，均以为荆俊猝不及防，难以闪躲。连项少龙和乌卓的两颗心亦提到了喉咙顶，怕他有失。只有滕翼像严平般毫无表情，似若尽管地裂天崩，也不能使他脸上的颜色有丝毫更变。

第 02 章 公开决裂

荆俊亦想不到对方招呼都不打一个，便立即动手。不过他一生在山林出没，在猛兽群里打滚长大，比这更凶险的情况都不知遇上过多少次，哈哈一笑，使了个假身，似要往左横移，到长剑临身时，才差之毫厘般往右移开，闪到赵致的左後侧，比鬼魅还要迅疾。

赵穆和郭纵交换了个眼神，都看出对方心中的惊异，项少龙有此子为助，确是如虎添翼，这样看来，那乌卓和滕翼亦非易与之辈，不由使他们对项少龙的实力，重新估计起来。

赵致夷然不惧，这一剑纯是试探荆俊的反应，这刻已知对方身手灵活之极，娇叱一声，两脚一撑，离地而起，一个大空翻，手中利刃化作千万点剑花，就在空中往荆俊撒去。赵霸的人立即高声喝采。

项少龙见赵致剑法既好看又严密，非只是花巧灵动，心中大讶，亦由此推知赵霸必然非常厉害。同时想到当日连晋号称无敌邯郸；赵穆、严平这些身份超然的人，当然不会与连晋动手，可是赵霸这武馆的主持人，为何竟任得连晋横行呢？

心中一动，似已捕捉到中因由，但又不能清晰具体地描画出来，那种微妙的感觉，令项少龙颇为难受。场中两手空空，只在腰间插了一把长匕首的荆俊，终於亮出了他的兵器。

只见他手往怀内一抹，一团黑忽忽的东西便应手而出，先射往赵致的右外档，然後加速弯击回来，「当！」的一声击中了赵致长剑。

赵致的剑花立被撞散，人也落到地上。荆俊那东西则飞到头上，不住随著右手的动作在上空绕圈，原来是把半月形银光闪闪的「飞陀刃」，两边均锋利无比，尤其弯若牛角的尖端，更使人感到那可怕的杀伤力。项少龙还是初次见到他这独门兵刃，暗忖若以之击杀猛兽，当是不费吹灰之力。

荆俊笑嘻嘻看著不知如何应付他武器的赵致，一对眼趁机贼兮兮的盯著她的胸脯。赵霸喝道：「旁门左道的兵器，怎可拿来在大庭广众中见人。」一声大笑在大门处响起，只听有人道：「赵馆主此言差矣！天下间只有杀人或杀不了人的兵器，那有甚麽旁门左道可言。」

众人愕然望去，只见大将李牧在十多名家将簇拥下，踏进门内，後面还追著高帛和几名郭家的府卫，显是连通报也来不及。项少龙趁机把荆俊喝了回来。赵致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悻悻然回座去了。

郭纵这老狐狸笑呵呵离座迎客，满脸笑容道：「大将军何时回来的，否则今晚怎也不会漏了你。」李牧虎虎生威的目光扫视了全场所有站起来欢迎他的人，当他瞧到赵穆时，虎目杀机一闪，才迅速敛去，冷冷笑道：「郭先生不会怪我不请自来就好了。」

眼睛盯著表情尴尬的赵霸道：「馆主负责为我大赵培育人材，切莫墨守成规，本将军长期与匈奴作战，见惯战场上千变万化之道，两军对垒时，唯一的目的就是胜过对方，那管得用的是甚麽武器。」赵霸气得脸色发黑，却是哑口无言。李牧转向项少龙，语气立转温和道：「少龙立下大功，今天我来就是要向你敬酒三杯，给我拿酒来！」

这赵国除廉颇外的一代名将，一来便镇慑全场，连赵穆这麽霸道的人，

亦不敢出言开罪这军方的第二号人物。乐乘和郭开更噤若寒蝉，不敢搭口。项少龙心中讶然，想不到这代表赵国军方的人物竟会公然表示对自己的支持，使他不致势单力孤，一筹莫展。

只有严平仍踞坐席上，不卖账给李牧。李牧亦不怪他，迳自和项少龙对饮三杯，还坐入了项少龙席内。乌卓等三人慌忙离座，由郭纵使人在席後另安排了三个席位，安置了他们和李牧的随员。

各人坐定後，赵穆乾咳一声道：「大将军风尘仆仆，不知边防情况如何呢？」李牧冷冷道：「巨鹿侯还是第一次问起匈奴之事，本将今次赶回邯郸，为的却是妮夫人的事情，我徵询过廉相国的意见後，均认为她的自杀疑点颇多，故决定由军方联名上书，求大王彻查此事，侯爷乃一手处理此事的人，当知李牧所言非虚，我还要向侯爷请教呢。」

项少龙恍然大悟。记起了赵倩曾说过赵妮乃赵国曾大破秦军的一代名将赵奢的媳妇，兼之因坚守贞节而甚得人心，更得军方拥戴，所以连赵穆也不敢碰她。现在赵穆色胆包天把她害死了，他与军方赵奢系统将领们的斗争再无转寰余地，变成了正面交锋，所以李牧现在才毫不客气，摆明要对付他赵穆。

赵穆的脸色立时变得非常难看，但冲著李牧的军权地位，仍不敢反脸发作。郭开阴声细气地道：「妮夫人因思念亡夫，自尽而死，此乃千真万确的事，大王最清楚其中情况。大将军不把精神放在边防上，是否多此一举呢？」

项少龙想不到圆滑如郭开者，竟会如此顶撞李牧，可见军方和赵穆一党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再不顾对方颜面了。李牧不愧强硬的军人本色，仰天长笑道：「我们就是怕大王给小人蒙蔽了，才不能不理此事。争胜之道，先匡内，後攘外，若说此乃多此一举，真是笑话之极。」

郭纵一向不参与任何派系的斗争，而各派亦因他的举足轻重而对他加以拉拢，使他能左右逢源，这时见火药味愈来愈浓，势头不对，插入打圆场道：「今晚不谈国事，只谈风月，老夫安排了一场精采绝伦的美人舞剑，请各位嘉宾欣赏如何？」尚未打出手势，严平沉声喝道：「且慢！」

缓缓站了起来，拔出背後比一般剑长了至少一半的钜子剑，冷然望著项少龙道：「项兵卫，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本子看看叛徒元宗传了你甚麽绝技？」由於严平身份特殊，李牧也找不到插嘴和干预的理由。项少龙知道此战避无可避，心想这一仗就当是送给元宗在天之灵的祭品，若非以众凌寡，严平休想伤得这墨家大师的半根毫毛！霍地立起，两眼寒芒电闪，盯著严平道：「谁是叛徒？钜子你见到墨翟他老人家才辩说吧！」

严平怒哼一声，显是心中非常愤怒，移步堂心，摆开门户。堂内鸦雀无声，人人均知道严平的剑法深不可测，当然有人暗中叫好，有人却为项少龙担心。赵穆则在偷笑，若杀了严平，尽管孝成王知道项少龙情非得已，亦必然大大不悦。若严平杀了项少龙，去此眼中钉，更是对他有利。所以无论结果如何，对他均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项少龙离开席位，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他竟往对席的赵穆走去，两眼寒芒闪闪，一点不让地瞪著赵穆。赵穆和一众手下都泛起戒备的神色，有人更手按剑把，准备应付任何对赵穆不利的行动。项少龙来到赵穆席前立定，微微一笑，解下腰间的飞虹剑，连鞘放在赵穆眼前席上，淡淡道：「这把剑还给侯爷，它既曾痛饮魏牟的鲜血，当没有辱没侯爷赠剑厚意。」再深深

盯了这与他有深刻血仇的奸贼，才转身往立在堂心的严平走去。

器魏牟虽因他而死，但真正下手杀器魏牟的却是滕翼，项少龙这么讲，是要故意激怒赵穆，同时让他知道自己已悉破他的阴谋。这还剑的行动正表示要和他画清界线，公开对抗。

在这一刻，他连赵孝成王也不放在眼内，更不要说赵穆了。亦只有这样公开决裂，他才可得到廉颇和李牧等军方的全力支持。

赵穆果然气得脸色阵红阵白，难看之极。其他人还是首次知道器魏牟给人杀了，齐感愕然，纷纷交头接耳，连李牧和严平亦闪过惊讶神色。不用再和赵穆这大仇人做戏，项少龙大感轻松，两眼凝视著严平，伸手拔出墨子木剑，心中涌出腾腾杀气，像热雾般蒸腾著，同时心头一片澄明，万缘俱灭，连元宗的恩仇也忘记了，天地间只剩下他的墨子木剑和对方的钜子剑，再无他物。

严平虽然稳立如山，毫无破绽。可是项少龙却似完全明白敌人的所有动向和意图，一丝不漏地反映在他有若青天碧海的心境里。这正是墨翟三大杀招「守心如玉」的心法，借著奇异的呼吸方法，专一的心志，而与赵穆的决裂，更使他像立地成佛，忽然得道的高僧，达到了这种剑道的至境。在旁观者眼中，项少龙忽地变了另一个人似的，渊亭岳峙，静若止水，但又涵蕴著爆炸性的力量和杀气。

赵穆和赵霸同时泛起骇然之色，他们都是用剑的大行家，自然知道这种境界，最能发挥剑术的精要。严平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他深明墨子剑法重守不重攻之理，欺项少龙年轻气躁，打定主意，决定了不作主攻。若非项少龙显露出如此可怕的气势，他绝不会这般忍手谦让。

项少龙眼光落到对方的钜子剑上。在灯火下，有若暴长磷光的剑体散发著一种无可名状的璀璨光芒，纤尘不染，可见极为锋利。心中不由奇怪起来，墨子剑法以拙为巧，这种锋快的长剑，不是与墨子剑法的精神相违背吗？除非严平另有绝活，否则这种剑绝发挥不出墨子剑法的精华。想到这里，心中已有计较，提起木剑，一步一步，缓慢有力的向严平迫去。严平双目射出阴鸷厉芒，紧盯著项少龙双肩。

大堂落针可闻，只剩下项少龙似与天地万象相合无间充满节奏感的足音。众人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就似一切均在项少龙的掌握中，万物都要向他俯伏叩首，那知这正是墨氏三大杀招的精神。

项少龙想起大梁邹衍的观天台，忆起漫天星辰的美景，心中涌起万象豪情，一声裂帛般的大喝，使出三大杀招以攻代守的招式，墨子剑似缩似吐，倏忽间循著一道玄奥无匹，含著物理深义的径路，直击严平脸门。以严平如此沉狠的人，亦吃了一惊，只觉对方剑势若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假若自己只采墨子剑法的守式，立时会陷於捱打之局，更惊人的是对方的剑势隐隐克制著墨子剑法，偏又是墨子剑法中不能怀疑的招数，无奈下，钜子剑化作点点寒芒，以攻对攻。

项少龙正是要迫他施出压箱底的本领，这时见计已得售，蓦然後退，使出以守代攻其中的「回剑式」。严平大喜，还以为对方优越的剑法只是昙花一现，旋又落回墨子剑法的老套里。他这套剑法乃出於自创，名为「破墨」，专门用来对付墨门内的敌人，所以对杀死项少龙真是成竹在胸，此时怎肯错过如此良机，忙抢前狂攻，早忘了刚才拟好以守为主的策略。

项少龙脑际澄明如水，见对方剑芒暴张，但目标却是自己的右肩，那

亦是他故意露出来的破绽。

以守代攻乃墨氏三大杀著的首式，内中包含了一百二十势，每势均有一个破绽，而这些破绽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引敌人入彀，这正是以守代攻的精髓。这时见严平中计，哈哈一笑，闪电移前，严平登时刺空。项少龙略一沉腰，墨子木剑电疾回旋，不偏不倚重重砍在对方剑上。

他知道严平剑法高明，火候老练，绝不会输於自己，纵使自己有三大杀招傍身，始终是刚刚学晓，未够纯熟，所以不求伤敌，但却把握了机会，以比对方长剑至少重上三、四倍的木剑，又凭著自己过人的臂力，硬是迫对方比拚内劲。严平立时吃了大亏，右手酸麻，钜子剑差点甩手落地。项少龙亦心中凛然，原来严平表面看来精瘦如铁，但臂力却非常惊人，那反震之力，亦使他右手一阵麻痹。

严平闷哼一声，往横移开，使出墨子剑法的守势，门户森严至泼水难进。旁观诸人看得目定口呆时，项少龙剑交左手，由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木剑似燕子翔空般弯向外档，再回击而来，扫往严平右肩处。严平那想得到对方左手使剑同样厉害，右手血气又未复元，不得已再退一步，变成面向敌人，钜子剑使出巧劲，往木剑斜挑而出，意图化去对手重逾千钧的横扫。

项少龙大笑道：「你中计了！」木剑一绞，已与对方宝刃缠在一起。人影乍合倏分。表面看来两人毫无损伤，但人人都瞧出严平吃了大亏，脸色苍白无比。项少龙「嚟嚟嚟」一连上前三步，往严平迫去。严平咬著牙根，相应後退。又同时齐往左移，似若有根无形的线，把两人牵著。

严平不愧长年苦行的人，神情很快回复正常，便像没有受伤那样。原来严平刚才被项少龙起脚扫中小腿侧，若非他马步沉稳，又立即横移化力，早仆倒地上，但仍隐隐作痛，知道不宜久战，沉吼一声，钜子剑疾如流星似地往对方击去。项少龙斗志如虹，数著严平的呼吸和步调，当对方出招前，早由对方转急的呼吸和步伐轻微的变法察觉先机，觑准虚实，使出三大杀招最厉害的「攻守兼资」中的「忘情法」，把自己投进死地，全凭稍占优势的先机，和对方比赛本能和直觉的反应。

一声惨哼，严平长剑堕地，踉跄跌退，脸色若死人，左手捂著右肩，鲜血由指隙泉涌而出。这一剑虽不致命，但严平短期内将难有再战之力，右手会否给废掉，仍在未知之数呢。

当下有人抢出，要搀扶这心高气傲的人。

严平站直身体，喝开扑来的人，瞪著项少龙道：「你为何要手下留情？」项少龙回剑到背後革囊里，淡淡道：「元兄虽因你而死，但始终是你墨门本身的斗争，与我项少龙无干，为何要分出生死？」

严平沉声道：「刚才你使的是甚麽剑法？」项少龙平静答道：「是本人自创的剑法，钜子感觉还可以吗？」严平眼中射出深刻的仇恨，喝了一声「好」，头也不回，朝大门走去，连剑也不要了。

第 03 章 始皇之母

严平黯然败走後，项少龙乘机告辞。

李牧欣然送他一程，著随从让了三匹马出来，予滕翼等三人，项少龙被他邀到马车上。

车队缓缓开下郭家山庄。

李牧沉吟半晌，喟然道：「我们今次是忍无可忍，孤注一掷，借妮夫人的事与赵穆作最後的周旋。」接著伸手搭上他的肩头，语重心长地道：「我和相国一直留心著你，少龙你是我大赵这数代人里难得的人材，而且还是这麼年轻。」再叹了一口气道：「假设今次大王仍要维护赵穆，少龙立即离开赵国，到别处闯天下，不要像我们般瞎守著这完全没有希望的国家。」

项少龙愕然道：「我们得到了秘录，为何大将军仍这麼悲观，我看大赵的人丁正兴旺起来，只要再多几个年头，便能恢复元气！」

李牧打断他道：「少龙你对国事认识尚浅，就算没有长平之战的大伤元气，我们亦有先天的缺陷。那就是不断寇边的匈奴，使我们为了应付他们，国力长期损耗。所以各国中，惟我大赵人丁最是单薄，虽是名将辈出，但建国後从来只有守成的份儿，没有扩张的能力。」

项少龙打从深心中欢喜这与廉颇齐名的盖世名将，忍不住道：「大将军既看清楚这点，为何亦恋栈赵境不去呢？」

李牧望往车窗外，眼中射出悲天悯人的神情，轻轻吁出一口气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长期守卫北疆，与匈奴作战，与边塞的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若我弃他们而去，凶残狠毒的匈奴人还有谁能抵挡，我怎忍心让他们任人屠戮呢。唉！」

言下既无奈，又不胜欷歔。

项少龙心中感动，断然道：「大将军可否把上书大王一事，推迟一两天。」

李牧两眼精光一闪，瞪著他道：「你似乎有点把握，究竟是甚麽妙著？」

项少龙对他是打心底生出钦佩之情，毫不隐瞒把赵穆可能是楚人派来颠覆的间谍一事说了出来。

李牧大力抓著他肩头，眼中闪动出希望的焰芒，道：「少龙你真行，我们便从未曾由这点入手对付赵穆，我还会在邯郸留上几天，让我们紧密联络，配合上书的时间。」

两人再商议了一会後，已抵达乌氏城堡，下车前，李牧拉著他道：「少龙你仍是血气方刚，很难抵受诱惑，你虽记紧酒色害人，纵是铁汉，也受不起那种日以继夜的销蚀，少龙定要切记。」

项少龙知道自己的风流事迹，尤其是与雅夫人的韵事，已广为流传，所以李牧才有此忠告，老脸一红，俯首受教。

刚踏入乌府，府卫便把他和乌卓请去与乌应元见面，滕荆两人迳自回後宅休息。

乌应元由陶方陪著，在内宅的密室接见他们，听取了此行的报告後，称赞了他们一番才道：「图先刚派人和我联络，说吕不韦的形势相当不妙，他在秦朝的敌人正利用疏不间亲之理，在庄襄王前播弄是非，要把他排斥，庄襄王为人又优柔寡断，说不定会被打动，所以把嬴政母子运返咸阳一事，刻不容缓，有她母子二人在庄襄王身边，吕不韦的地位便可稳如山岳，甚至可坐上相国之位，否则连我们的希望也破灭了。」

项少龙的血液里仍流著被李牧打动的的情绪，皱眉道：「可否拖迟几天，看看扳倒赵穆一事是否有希望？」

乌应元凝神瞧著他道：「我知少龙恨不得把赵穆碎 万段，但这始终是私人恩怨，少龙应以大局为重，现在乌家的命运已落在你肩头上，一个不好，便是堡破人亡之局。」

项少龙沉吟道：「若扳倒了赵穆，大赵或仍有可为？」

乌应元不耐烦地打断他道：「这只是妄想，就算杀了赵穆，在孝成王这种昏君手上，赵家仍注定是亡国之奴，赵太子亦非好材料。乌家唯一出路，就是依附大秦，才有希望。」

项少龙垂头无语，亦知道自己因与李牧一席话後，被对方忘我的伟大精神打动了。

还是乌应元这个不折不扣的生意人厉害，不论感情，只讲实际收益来得高瞻远瞩，因为历史早证明了他的说法正确无误。

乌应元心中极疼爱这女婿，亦知道自己语气重了，声音转向温和地道：「我知少龙智计过人，不知对送回嬴政母子的事，有甚麽头绪呢？」

项少龙振起精神道：「现在时间尚早，待我休息一会，便去找朱姬，只要能说服她，事情才有可能成功。」

乌应元等三人同时愕然。

现在已是戌时了，还说时间尚早？

难道他要半夜三更，摸入朱姬的香闺吗？

项少龙浸在浴池里，心情矛盾之极。

他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坐时空机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赵国，与赵人相处了这段时日，赴魏时又与赵军相依为命，已建立了紧密的感情，下意识地吧赵国视为自己的国家，希望能为她尽一点力。

但他又知道即管干掉赵穆，赵国仍不会好得到那里去，这种两头不著岸的心情，自是使他愁思难禁。

身旁的婷芳氏柔声道：「少龙在想甚麽呢？」

另一边的乌廷芳带点醋意地道：「当然是想著雅姊和倩公主哪！」

项少龙搂著两个赤身裸体，粉嫩腻滑的玉人儿，想起李牧劝他不要纵情酒色的告戒，苦笑道：「和你这两个美人在一起，怎还会想起其他女人。我只是因今晚有要事去办，不能陪你们，所以才心中苦恼。」

乌廷芳谅解地道：「陶公刚通知了我们，项郎放心去吧，我们两人会乖乖的等你回来，噢！忘了告诉你，自你到大梁去後，婷姊每晚都和芳儿同床共寝，说亲密话儿，今晚我们姊妹就在榻上等你回来。」

项少龙心叫天啊，若每次她们都要雨露均沾，想不酒色伤身都怕难矣。

乌廷芳又兴奋地道：「想不到严平都不是你对手，真希望你也能挫挫那赵霸的威风。」

项少龙想起赵致，忍不住出言相询。

乌廷芳有点尴尬地垂头道：「听说她是连晋那坏蛋的情人之一，你杀了连晋，她自然恨你入骨了。」

项少龙心中恍然。

赵霸对自己充满敌意，亦可能是与此有关，而非和赵穆有任何勾结，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另有原因。

在这时代，又或在二十一世纪，谁有权势，便自有依附之人，此乃千古不移的至理。

项少龙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向正为浴池添加热水的春盈道：「给我找

滕翼和荆俊两位大爷来。」

纷纷雨雪，仍漫漫不休地洒往古城邯郸。

项少龙和滕翼两人隐身暗处，注视著仍隐有灯火透出的大宅。

项少龙在滕翼耳旁笑道：「荆俊这小子定是心中暗恨，因为我把他从有女人的温暖被窝中抓了出来。」

滕翼冷哼道：「他敢？我警戒了他，若太荒唐的话，就把他赶回家去。」

项少龙暗忖，有滕翼管著荆俊，这小子想放恣亦不易。

风声响起，身手比常人敏捷灵巧十倍的荆俊由墙上翻了下来，迅即来到两人隐身处，低声道：「想不到里面这麼大！我已找到朱姬的住处。」

项少龙点头道：「我们去吧！」

三人从暗处闪出，来到高墙下。

项少龙望往雨雪纷飞的夜空，暗忖这样月黑风高，更适合干夜行勾当，谁会在这种严寒天气下不躲在被窝里，连守卫也要避进燃著火坑的室内去呢。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深时分，他们便像置身在与众不同的另一世界里。尤其项少龙想起即可见到把中国第一个皇帝生出来的美女，心头既兴奋又刺激。

项少龙仔细体味著这奇异的情绪，随著荆俊迅速攀过高墙，来到了庄院之内。

里面房舍连绵，教人难以一目了然，亦使人想不到以嬴政的质子身份，为何竟占用了这麼大的地方。

他们落脚处是个长方形的露天院子，对著高墙是一列房舍，看来是仆居住的地方。

荆俊展开身法，熟门熟路的在前引路，一口气越过数重屋宇，到了一个园林之内，花木池沼，假山亭榭，相当不俗。

荆俊指著园林另一边一座透出灯光的两层楼房道：「我刚才偷听侍女说话，朱姬应是住在那里，却不知是哪个房间？」

滕翼细察环境道：「我们就在这里为你接应把风，若见形势不对，荆俊会扮鸟叫通知你。」

项少龙点头答应，往楼房潜去，拣了个没有灯光透出的窗户，看过没有问题後，闪了入去。

这是个小厅堂模样的地方。

蹑足到了往外去的木门，贴上耳朵，听得外面无人时，推门而出。

外面是一条走廊，一端通往外厅，另一端是通往楼上的梯阶。

屋内静悄无声，看来婢仆们早进了梦乡。

这个想法还未完，梯顶处足音响起。

项少龙忙躲回门内，奇怪为何这麼晚仍有人未睡觉。

足音来到门前停下。

项少龙大叫不妙，这时来不及由窗门离去，匆忙下避到一角，蹲在一个小柜之後，虽不是隐藏的好地方，总好过与来人脸脸相对。

果然有人推门而入，接著是杯盘碰撞的声音。

项少龙知道对方不晓得有人藏在一角，放胆探头一看，原来是两个俏丫环。

其中一婢打了个呵欠道：「最怕就是他了，每次来了夫人都不用睡觉，

累得我们要在旁侍候。」

另一婢道：「夫人平时话也不多半句，但见到他却像有说不完的话。」

先说话的婢女笑道：「总好过服侍那个色鬼，身体都不行了，还要靠讨厌的玩意发，香姐便给他一连三晚弄得只剩下半条人命。唉！」

项少龙心中一沉，这色鬼不用说就是嬴政，现在由婢女口中说出来，看来雅夫人说的一字不假。

这究竟是甚麽一回事？雄材大略的秦始皇怎会是如此一个人，将来他凭甚麽诛除吕不韦，又统一六国，确立中国庞大的基础规模。

唠唠苏苏下，两婢捧著弄好的香茗去了。

项少龙知道有人未睡，不敢由楼梯上去，由窗户离开，觑准二楼一间灯火乌暗的窗户，攀了上去，才到一半，一队巡卫由花园的小路提灯而至。项少龙大吃一惊，因为这若是朱姬宿处，巡卫自然特别留心，绝不会错过他这吊在半空的人。

猛一咬牙，加速往上升去，倏忽间已穿窗进入屋内。

那是女性住的大闺房，地上满铺厚软的地席，秀榻内空空如也，除了几椅梳镜外，墙上还挂满壁画，美轮美奂，项少龙正怀疑这是朱姬的寝室时，两婢熟悉的脚步又在门外响起。

项少龙心中叫苦。

这叫前面有狼，下面有虎，幸好房中一角放了个大柜，无可选择下，扑了过去，拉开一看，内里共分两格，最下一格虽堆有衣物，仍可勉强挤进去，那敢迟疑，忙缩了进去，刚关上柜门时，两婢推门入来。

接著是整理被褥的声音。

不一会两婢走了出去，却没有把门掩上。

项少龙心中叫苦，看情况朱姬和那情夫随时会进来，自己岂非要屈在这里听朱姬的叫床声。

今晚看来很难接触到朱姬，若在有乌廷芳和婷芳氏两人在的被窝中渡夜，自然比蜷曲在这里强胜百倍。

而且滕荆两人久候他不出，可能会弄出事来。

苦恼间，一重一轻两种足音由远而近，接著是关门声。

项少龙心叫天啊！闭上眼睛，听天由命。

外面传来衣衫的摩擦声，和男女亲热的呻吟声。

项少龙闲著无事，不由猜起朱姬这情夫的身份。

照理绝不会是赵穆，明知明天军方将领会向孝成王翻他的账，目下好应去向赵王献媚下药，蛊惑君心。因为说到底，赵王对赵妮有著一定的感情，若真的知道下手害她的人是赵穆，说不定会不顾「夫妻」恩情，把赵穆处死，赵穆怎可大意疏忽。

可是朱姬母子一直被置在赵穆的监视下，其他人想接近亦须赵穆首肯才成。

那这人会是谁呢？

一把柔情似水的声音在柜外的房内响起道：「人家托你的事，办得怎样了？」

项少龙心中叫绝，只听声音，便知这女人很懂利用天赋本钱，迷惑男人，难怪刚登皇位的庄襄王对她如此念念不忘了。

吕不韦既挑中她媚惑庄襄王，她自非泛泛之辈。

那情夫道：「现在局势不明，仍未是回秦的时刻。」

项少龙吓了一跳，立时认出这是大夫郭开那娘娘腔。

想不到原来竟是他，难怪能与朱姬搭上，只不知赵穆是否知道此事。

朱姬嗔道：「有甚麽不明朗的，现在异人已登上王位，只要我们母子能回咸阳，政儿就是继承王位的储君，还有甚麽好顾忌的！」

亲吻的声音再次传来，朱姬娇吟的声音比前加剧，显是郭开正施展调情手段，安抚朱姬。

只听得朱姬娇呼道：「不要！」

郭开道：「春宵一刻值千金，难得有这机会，来！到帐内再说吧！」

朱姬微怒道：「你只是对人家身体有兴趣，一点都不关心妾身的心事。你说吧！为何答应了人家的事却不做。」

郭开急道：「你不知我已做了很多工夫吗？只是现在庄襄王刚登位，各方面都看得你们很紧，兼且吕不韦现在地位不稳，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无论怎样计算，你也不应该於这时偷回咸阳去。」

项少龙逐渐明白过来，朱姬以美色诱惑了赵穆党内郭开这重要人物，想借助他的力量，逃离邯郸。

只不知郭开是否真想背叛赵穆，还只是存心骗色，看来还是後者居多。只要想想郭开正得势当权，在赵国内又有庞大亲族，无论他是多麽自私的人，一旦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怎能不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著想。

最尴尬的更是若郭开到秦国去，肯定要失去朱姬和性命，因为朱姬另外两个男人，无论吕不韦或庄襄王，都会因嫉忌把他郭开杀死。

以郭开那麽精明的人，怎会不考虑到这些切身的问题？

朱姬亦当明白这道理，只是心切归秦当王后，甚麽都顾不得了。

朱姬果然默不作声。

郭开柔声道：「来吧！天气这麽冷！有甚麽地方比被窝更舒服呢？」

接著是宽衣的声音。

朱姬的声音道：「你先到帐内去，我落了 便来陪你。」

郭开显然非常疲乏，打了个呵欠，上榻去了。

外面传来朱姬脱衣的声音和解下头饰的微响。

奇异的声音响起，原来是郭开的鼻鼾声。

项少龙受到感染，眼皮也沉重起来，快要睡著时，足音迫近。

他立时睡意全消，暗忖不是这麽巧吧，朱姬竟要来打开柜门取她的性感睡袍？

想犹未已，柜门被拉了开来。

项少龙人急智生，扑了出去，搂著她倒在席上，一手捂著她的小嘴，把她丰满而只穿著单衣的动人肉体压在身下，同时凑到她耳旁低喝道：「我是项少龙，奉吕不韦之命来找你！」

重覆了三次後，朱姬停止了挣扎，娇躯放软。

榻上传来郭开有节奏的打鼾声。

项少龙叫了声谢天谢地，仰起了少许，登时和朱姬脸脸相对。

他不由心儿急跳。

只见身下女子，生得妖媚之极，充满成熟女性的风情，一对会说话的眼睛，亦在闪闪生辉的打量著项少龙。

项少龙登时全面感受到她丰满迷人的肉体，一阵心旌摇荡，热血腾涌。

吓得忙压下欲火，以免对方察觉。

缓缓挪开捂著她湿软小嘴的大手，朱姬的花容月貌，立时呈现眼下。

她绝不是乌廷芳、雅夫人又或纪嫣然那种完美精致的美丽，脸庞稍嫌长了一点，鼻梁微曲，朱唇亦丰厚了些，可是配起她秀媚的俏目，却形成一种荡人心魄的野性和诱惑力，尤其极具性格的檀口，唇角微往上弯，使男人感到要驯服她绝非易事。

我的天啊！

这就是秦始皇的生母！

他一直在寻找秦始皇，却从没梦想过可这样占他母亲的便宜。

如兰的体香发香，冲鼻而入。

朱姬一瞬不瞬她瞧著他轻轻道：「我知你是谁，因为赵穆现在最想除去的人就是你。」

项少龙收起意马心猿，凑下去在她耳旁道：「希望你也知乌家和吕先生的关系，他派了图先来和我们接触，要尽快把你们母子弄回咸阳去。」

项少龙苦忍著耳腔内的痕痒，强制著侵犯她的冲动，却捺不住轻啗了她圆润的耳朵，道：「首先要和你取得联络，了解情况，才能定下逃亡的细节，我一」

榻上传来翻身的声音。

两人大吃一惊。

朱姬急道：「明晚再来！我等你。」

项少龙忙滚往一侧。

朱姬敏捷地站了起来，这时榻帐内传出郭开的召唤。

朱姬俏脸微红，俯下俏脸横了项少龙一眼。

项少龙忍不住色心大动，伸手握著她的小腿，紧捏一下，才放开来。

那种销魂的感觉，比之真正欢好，更要感人。

朱姬又白了他一眼，才往卧榻走去。

当她弄熄灯火，钻入帐幔里时，项少龙才清醒过来。

不由暗叫这妇人好厉害，匆匆离去。

这时就算他弄出声响，郭开也不会知道了。

第 04 章 进退无路

吃过早点，项少龙去见乌氏父子，却见不到乌卓和陶方。

他记起了与赵穆接触的可疑楚人，知道两人定为此事去了。

当他报告了昨晚见到朱姬的情况後，乌氏父子都沉吟起来。

乌应元皱眉道：「这个女人非常厉害，没那个男人能逃过她的引诱。但是郭开为何这麼斗胆，那处的婢仆应是赵穆的人，他这样作登榻之宾，怎瞒得过赵穆呢？」

乌氏道：「赵穆很多事都放下去给郭开办，那里的人说不定就是由郭开一手部署的，所以才这麼肆无忌惮，监守自盗。」

转向项少龙道：「你那两名新收的家将是难得的人材，好好的笼络他

们，财富女人，可任他们要求。」

项少龙唯唯诺诺应道：「我晓得的了！」暗忖若纯讲利害关系，怎可持久相依？

乌应元道：「少龙现在似乎可轻易把他们母子偷出来，问题只在如何离开邯郸，沿途又如何逃过追兵的搜捕？」顿了顿怀疑地道：「这是否太容易了点！」

项少龙只担心另一方面，道：「我们乌家有这麼庞大的亲族，眷属不下千人，怎逃得出赵国？」

乌应元微笑道：「这事我在两年前便安排好了，乌家生意遍天下，所以一直以来，都不断有人被安排到别处去管理生意和牧场，最近更借口开发新的牧场，连廷威也给送了出去，免他花天酒地时漏了口风。」

项少龙这才恍然，难怪见不到乌廷威，道：「赵王既知岳丈和吕不韦交往的事，现在我们又不断把家族的人调离邯郸，怎会不起疑心呢？」

乌应元道：「他们始终止於怀疑吧了！从没有抓到甚麽真凭实据，而且无论郭家或我们，均与各国权贵有往来，还不时为赵王进行秘外交，若非赵穆从中煽风点火，和吕不韦有交情算得甚麽一回事？」

项少龙更是不明白，道：「赵穆为何欲去我乌家而後快呢？」

乌氏一掌拍在几上，怒道：「还不是郭纵这家伙从中弄鬼，不知从那里查到我们族谱内有秦人的祖先，又查得乌氏乃秦人边地一个大姓，自此赵王对我们疑忌日深，赵穆只是顺著赵王心意，落井下石吧！」

项少龙至此才弄清楚来龙去脉。

乌应元回到先前的话题道：「郭开既秘密搭上了朱姬，得怎样想个方法，利用这事打击郭开和赵穆的关系。若没有郭开给赵穆出坏主意，赵穆会容易对付多了。」

乌氏嘴角逸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道：「这事容後再说。」转向项少龙道：「你最好想个较具体的计划，今晚见朱姬时好坚定她的信心，以後合作起来容易一点。」

这时下人来报，有客人找项少龙。

项少龙心中奇怪，究竟是谁来找他呢？

项少龙这时在乌家的身份更胜从前，俨然为乌氏、乌应元外最重要的人物，就在主宅大厅内接见客人。

他出到厅堂，来的竟是少原君的旧将刘巢和蒲布两人。项少龙大喜趋前，把两人扶起，惊喜交集道：「我天天都在盼你们来，终给我盼到了。」

两人见项少龙如此重视他们，都感激得热泪盈眶。

项少龙问起大梁的事。

原来自项少龙美逃出信陵君府，信陵君暴跳如雷，又发觉《鲁公秘录》除了头一截外，被人偷龙转凤盗走了，气得差点自杀，更怀疑乃姊平原夫人向项少龙透露消息，对她两母子冷淡起来。

少原君因此变得脾气暴躁，终日打骂家将，蒲布等乘机请辞。

没有了信陵君的支持，少原君亦难以支撑二百多个家将的局面，索性将他们遣散，於是蒲布等联同四十多人，回到邯郸。

他们均为这里的地头蛇，打听到项少龙安然无恙，立即来找他。

项少龙灵机一触，使人向乌应元要了一笔钜额铜元，塞给两人道：「你们找个地方落脚，但记紧不要露与我的关系，即管尽情享乐，当我要你们

办事时，自会找你们。」

蒲布两人知他正与赵穆展开生死斗争，闻言心领神会，又见他出手比少原君阔绰十倍，人品却要好上百倍，那还不死心塌地要追随他。

刘巢道：「我们在邯郸都是很吃得开的人，现在又正式离开了平原府，不若我们诈作投靠赵穆那奸党的人，好充当公子的耳目。」

项少龙暗忖这果然是好主意，谁想得到一向与自己为敌的平原府家将，竟是他的人呢。

与他们商量了要投靠的对象後，又研究了联络的方法，两人才兴高采烈地告辞走了。

项少龙心情轻松起来，往找滕翼，见他正训练乌家的子弟兵，想起特种部队的观念，对他道：「你看看我这提议是否可行，在这二千子弟兵中，拣出大约一百个最精锐的，名之为『精兵团』，把他们带往农场隔离了来操练，学习各种不同技能，假若人人都学得你和荆俊的一半身手，那时要闯进质子府救人，亦非没有可能的事了。」

滕翼先听得眉头大皱，暗想一百人那能成甚麽大事，到项少龙把自己以前在特种部队的严格训练和取强汰弱的方式说出来後，这经验丰富的猛将亦要五体投地道：「这种训练方式我还是首次听到，少龙你实是无可比拟的军事天才，战争到了你手上变成了一种艺术。」

项少龙心中暗笑，若把刀剑箭变成了枪炮，只是这个古代特种部队，便或可征服六国，统一天下了，那时何惧区区一个赵穆。

两人又详细研究了训练的方式和装备，项少龙才领著荆俊和那十名随身保镖，往雅夫人府去。

策骑路上时，项少龙想起了不知去向的美蚕娘，恨不得立即掉转马头，走到桑林村看个究竟。

又想起远在大梁的纪嫣然，一时满怀忧思，不能自己，难舒愁眉。

与他并骑而行的荆俊，溜目四顾，看著街上的行人，忽然有感而发道：「小俊很感谢项大哥和滕大哥，没有你们把我带到这麽刺激好玩的地方来，生活不知怎过才好呢？」

项少龙抛开心事，笑道：「但也可能会害得你丢了性命！」

荆俊嘻嘻一笑，洒脱地道：「那就只好认命了！正是因为有这种随时丢命的危险，和美女玩起来时才特别有味道，那种感觉就像我五岁那年，首次帮爹去猎虎的情景？」

项少龙失声道：「五岁的小孩走路都不稳妥，你能够帮甚麽忙呢？」

荆俊也笑起来道：「这就忘记了，只记得当猛虎掉进陷阱时，那可怕的一声，吓得我把尿撒到裤裆里去。」

项少龙忍不住哈哈大笑，愁眉稍解。

後方蹄声响起。

众人闻声一齐扭头往後望去。

一骑由远而近，策马者外披斗篷连头罩著，一时看不清楚脸容，到奔至近处，才认出是谁。

荆俊的眼立即亮了起来。

项少龙也微感愕然，唤道：「致姑娘要到那里去？」

赵致放缓马速，来到项少龙另一边，别过脸来，冷冷看著项少龙道：「兵卫要到那里去呢？」

荆俊在那边向她眨眼道：「致姑娘还未回答项大哥的话哩？」

赵致见到荆俊就心中有气，觉得他比任何人都要讨厌，怒道：「大人说话，没有你插嘴的余地！」

项少龙失笑道：「姑娘错了，小俊是我的好兄弟，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荆俊想不到项少龙这么抬举他，立时神气起来，挺起胸膛，故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道：「我还以为致姑娘是来找我荆俊的哩！」

赵致气得俏脸煞白道：「谁要找你？」

不知如何，荆俊的举止动作，总令她看不顺眼，芳心生气。

荆俊呵呵一笑道：「那你来找谁啊！」

项少龙不禁莞尔，这小子对调戏女人，颇有一手。

赵致知道落入了荆俊的说话陷阱去，若她答是来找项少龙，因著荆俊先前语气暗示的意思，便变成她是春心动了来找项少龙。若答不是，自然找的是他荆俊了。

事实上赵致亦弄不清楚来找项少龙是有何目的。

昨晚项少龙大胜在邯郸有崇高武术地位的宗师级人物严平，震慑了在场各人。

一向自视甚高的赵霸亦生出怯意，尤其现在更有军方在背後为项少龙撑腰，赵霸那还敢卷入政军两大势力的斗争中，宴後立即告戒诸徒，特别针对赵致，不准她惹项少龙。

但赵致心高气傲，回家後愈想愈不忿气，起来後不自觉策马往乌府去，途中竟遇上了项少龙等人，所以追了上来。

这时不禁语塞，胀红了俏脸。

项少龙不知她和连晋的关系亲密至何种程度，轻叹道：「当时在那种被迫出生死的决战里，不是连晋死就是我项少龙亡，而且连晋和赵穆施弄阴谋诡计在先，我则是光明正大和他比拚高下，谁能怪我呢？」

赵致微一错愕，垂下俏脸。

连晋与赵穆以春药消耗项少龙体力一事，早传遍朝中权贵，赵致亦有耳闻，却硬迫自己不去理会。但不知怎的，现在由项少龙淡淡描述出来，却使她深信不疑，或者那是因为项少龙昨晚表现出那不畏强权、光明磊落的态度所致吧！她对连晋的爱虽强烈，但却纯由於异性间表面的吸引力，被连晋利用她怀春少女的情怀，乘虚而入，攫著了她的芳心。

这种初恋滋味虽令她难忘，却仍未到刻骨铭心的地步，当连晋完美的形象被破坏後，这段情愫亦随风消散，一时间脑内一片空白，茫然不知何以遣怀。

项少龙对她的转变了然於胸，微微一笑道：「致姑娘，让荆俊送你回家好吗？」

赵致吃了一惊道：「我不用人送！」拍马驰进左旁的横街去。

项少龙向荆俊打了个眼色，荆俊大喜，拍马追去，不理途人侧目，大嚷道：「致姑娘等等我！」

项少龙心中欣然。

赵致这妮子真的不错，与荆俊无论年纪和外型均极相配。最主要是他看出荆俊对她一见倾心，不过看来若要把她追到手，这小子还要费一番功夫。

忽然间项少龙醒悟到自己改变了很多。

若在以前，对女人他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现在不知是否拥有太

多美女，又或接连受心爱人儿横死的惨厉打击，他对女人的心意已淡多了，有点不愿涉足情场的心境。

每一个人出生後，都要面对身旁的人的死亡，而最後则以自己的死亡作终结。

这一年来，他历尽了这种生离死别的噬心痛楚。

他想起了昨夜与朱姬的事，当时虽是欲念大作，却与爱情半点关系都扯不上，纯是基於异性相吸的本能冲动。

可又是那麽难以抑制。

今晚见她时可要小心点，否则若和她发生肉体关系，事情便会更复杂了。

只希望她不会挑逗自己，这女人实在太懂得引诱男人了。

夫人府在望，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拍马而去。

众卫忙策马紧随，十一骑旋风般卷进赵雅的夫人府去。

雅夫人到了王宫去，夫人府内只有赵倩和公子盘。

赵盘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再没有像以前般整天溜了去玩，又或调戏侍女，联群结党恣意生事。

赵倩怜他悲惨的遭遇，陪他读书认字，而赵盘在这美丽公主表姊前，亦转了性般努力学习。

项少龙看得心酸苦痛，把赵盘领了到花园，悉心传授他墨子剑法，又使手下和他对打搏击。

赵盘忘情地武习时，项少龙和一旁观看的赵倩闲聊起来道：「真想不到这孩子变得这麽懂性。」

赵倩两眼一红道：「他最爱的人就妮姨，现在他心中充满仇恨，不但恨赵穆，也恨父王，所以他要像你这师傅为榜样，学得智勇双全，好为妮姨报仇雪恨。」

项少龙看著公子盘脸上那与他年纪绝不相称的阴鹜专注和坚毅不拔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寒意。

他有种直觉，赵盘将来定非普通的人，但暂时仍很难猜到他可以有甚麽作为。

赵倩低声道：「他肯接受我，一方面因为我是你的人，另一方面是因我和他那样，都痛恨父王和赵穆。」

项少龙心头一阵难受，道：「你父王不是最敬重妮夫人吗？为何竟会这麽坐看赵穆行凶呢？至少亦应彻查此事，何况这已惹起了军方的不满，使赵国面临长平之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赵倩幽幽一叹道：「没有人能明白父王的，以前他并不是这个样子。但自长平之战後，他整个人变了，优柔寡断，凡事都三心两意，甚至有点怕面对群臣，尤其是军方的将领，任得赵穆大权独揽，只手遮天。像妮夫人这件事，他本应严责警卫彻查，但赵穆介入後，三招两式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教宫内所有人都对他心淡了。」

项少龙由赵倩的说话里，看到长平之战对赵国的另一种影响。

该战之败，主要是因孝成王中了秦人幼稚之极的离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亦可说是新上任君主和当权老将的权力冲突。

经此赵国有史以来最伤根本元气的挫折後，孝成王失去了信心，变成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甚至怕对著群臣默责的眼光。

於是赵穆乘虚而入，在精神和肉体上均满足了他的需求。

赵王变成了同性恋者，说不定亦是一种自暴自弃，带点自虐式的毁灭性行为。当然亦有可能是天生的生理追求，真正原因，恐怕孝成王自己都难弄得清楚。

赵倩凄然道：「我仍在怀念当时逃出大梁的日子，希望每晚都有你搂著人家疼爱人家。」

少龙啊！甚麽时候我们离开这丑恶的地方，找个无人的荒野，让倩儿为你生火造饭，你则打猎来维持生活？」

项少龙心中苦笑，若他留在美蚕娘的小谷不走，或者能以这种方式终老山林，但现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

就算到了秦国去，面对的可能是更复杂的权力斗争，在这古战国的时代里，看来并没有桃花源式的乐土。否则美蚕娘就不会险被土霸强奸，滕翼亦不致妻亡子灭了。

他叹了一口气，把桃花源的故事说了给赵倩听，当这美丽的三公主心神俱醉，灵魂飞到那人类憧憬的乐土时，赵雅神色凝重的回来了。

项少龙和她避入静室商议。

赵雅叹道：「李牧在战场上是无可比拟的猛将，但在权谋手段上却太鲁莽了，亦低估了赵穆对王兄的影响力。」

项少龙心叫不妙，道：「发生了甚麽事？」

赵雅并没有直接答他，苦恼地道：「他们不明白王兄自长平一战後，最怕就是别人说他犯错，现今李牧摆明要迫王兄承认在妮姊一事中有疏忽和包庇嫌凶之责，他怎肯接受。」

项少龙皱眉道：「究竟发生了甚麽事呢？」

赵雅颓然看著他道：「昨晚宴会後，赵穆立即进宫找王兄，说些甚麽话没有人知道，想来是指责军方借题发挥，想动摇王兄宝座之语；对你当然也不会有好说话。」

项少龙这才明白甚麽叫昏君误国，当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时，这个人便成了成败的关键。现代的民主制度虽充满了缺点，但总比由一个昏君操纵所有人的生死优胜百千倍。

赵雅续道：「今早王兄召了我去，详细询问你的事，又迫人家说出和你真正的关系，教我差点招架不来。」

项少龙惶然道：「你怎样答他？」

赵雅神色不自然起来，道：「当然不会说真话，不过看来他仍相信我没有迷上你，或者是因我以前的声誉太坏吧！」言罢垂下俏脸，满怀心事的样子。

项少龙捏著她下巴，抬起她的粉脸，道：「现我牵涉到军方和乌家两个系统，你王兄亦不敢对我轻举妄动吧！」

赵雅凄然道：「人家担心得要死哩！你千万不要高估军方和乌家的力量，假若王兄不顾一切，就地把你处决，那时米已成炊，谁也不会真的为你与王兄正面冲突。」

项少龙心中涌起怒火，冷笑道：「想杀我项少龙，恐怕孝成王要出动大军才行，我绝不会俯首就擒的。」

赵雅嗔道：「有时你这人似是有勇无谋之辈，只是王兄的亲卫兵团便有二万人，守城兵达三万之众，主帅乐乘又是赵穆的人，有起事来，谁救得你。」

你若有不测，人家怎活下去啊！」说到最後热泪夺眶而出，可知她是何等凄惶恐惧，但又似另有别情。

项少龙心痛地把她搂入怀里，微笑道：「放心吧！曾有人说过我是多灾多难的新圣人，所以绝死不了。」

赵雅一呆道：「是谁说的？甚麽是新圣人？」

顿了顿似不感兴趣的道：「现在人家方寸已失，心乱如麻，少龙快教我应该怎样做。」

项少龙沉吟片晌，道：「没有甚麽好选择的了，只有逃离邯郸，始有生路。但走前我定要把赵穆碎万段，才可心头之恨。」

赵雅爱怜地抚著他脸颊道：「你要答应带雅儿走的啊！」

项少龙肯定地道：「这个当然，不但带你走，小盘和倩儿亦随我们去。」

赵雅轻轻道：「是否到秦国去，唉！秦人比任何一国的人更深沉可怕哩！」

项少龙笑道：「别忘了我是新圣人。」站起来道：「恐怕要到了秦国才有机会陪伴你们，孝成王的反应大出我意料之外，我要立即找李牧商量，设法缓和你王兄的情绪。」

赵雅陪他往外走去道：「我会负责侦察宫内的情况。幸好有晶王后站在你那一边说话，王兄又三心两意，短期内应仍不敢以霹雳手段对付你。」话完忽垂下俏脸，美目掠过复杂难明的神色。

项少龙当然看不到，只是心中烦困。

邹衍可能真信他是甚麽新圣人，但他却知道没有这一回事。

若有新圣人，就应是嬴政。

可是现在那样子的嬴政，凭甚麽做统一天下的新圣人呢？

项少龙无限地思念著以前在二十一世纪惯用的尖端武器。

在这时代，最厉害的剑手，对付得了十来人亦应付不了百多人，何况是成千上万受过良好训练的兵将。

所以只能从战略和谋术入手，才有保命逃生的机会。

忽然间，他对邯郸生出恋栈不舍的情绪。

终於要离开这伟大的古城了。

第 05 章 密商大计

项少龙来到李牧在邯郸的大将军府，墙内的广场处聚集了过千人马，整装待发，似要立即出门的样子。

项少龙心往下沉，由府卫领往见李牧时，李牧正由宅内出来，一身戎装，见到项少龙，把他拉往一旁道：「大赵没有希望的了，今天大王把我召入宫，要我立即赶返北疆，应付匈奴，更不给我机会提起赵妮的事，还明言邯郸由赵穆负责，你快走吧！否则性命难保。」

孝成王的反应，显然亦出乎这名将的意料之外。

李牧再低声道：「邯郸城内的将领有很多是我以前的部属，我已把你的事告诉了他们，嘱他们暗中帮你一把。」接著说出了几个名字。

又道：「假若赵穆派人追你，可往北疆逃来，只要进入我的势力范围内，我便有方法保护你，连大王也奈何我不得。」

项少龙想不到这个只见过三次面的人，如此情谊深重，义薄云天，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李牧解下配剑，递给他道：「这剑名『血浪』，比之飞虹更胜数筹，吹毛可断，破敌甲如无物，以你的绝世剑法，有了它当更如虎添翼，不要拒绝，否则李牧会小看你了。」

项少龙涌出热泪，接过这名字可怕的宝刃。

李牧拍著他的肩头喟然道：「那处可容你，便去那处吧！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在沙场相遇，那时各为其主，说不定要生死相见，我亦绝不会留情，你亦应该那样对待我。」

言罢哈哈一笑，说不尽的苍凉悲壮，毅然上马离府，踏上北征之途。

项少龙百感交集，呆然目送，顿时颇有举目无亲的感觉。

抽剑一看，只见晶光灿烂的特长剑体上隐有枣红血纹，并呈波浪之状。

剑柄处以古篆铸著「血浪」两字。

昨夜的喜悦已不翼而飞，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靠自己的智计和能力，使乌家和自己心爱的人儿们，能安全离开这毫无天理的地方。

项少龙茫然离开大将军府。

没有了李牧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大局，军方纵对赵穆不满，亦不敢犯诛族之险为赵妮一案仗义执言，更没有人敢站在他这一方，他也不愿牵累其他人，现在只能靠乌家和自己了。

李牧被遣返北疆，整个赵国的军政界都清楚赵王的心意，就是要与赵穆站在同一阵线，而他项少龙是赵穆最大的眼中钉，自是朝夕难保，时日无多。

雪中送炭没有多少人肯做，但落井下石却是人人乐而为之，因为既可打击乌家，又可讨好赵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赵穆何时取得赵王的同意，一举除去乌家和项少龙。

有甚麽方法可拖延赵王下这决定呢？

苦恼间回到乌氏城堡，陶方迎了上来，道：「那个叫单进的楚人给我们擒来关在囚室里，不过这人是硬汉一名，怎也不肯吐露半句说话，现在看看少龙你有甚麽意见，说不定要下重刑了。」

项少龙像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道：「搜过他的行囊没有？」

陶方叹道：「都是些没有关系的东西，以赵穆的奸狡，绝不会有这麽容易给人抓著的把柄。」接著颓然道：「就算这人肯乖乖合作，站出来指证赵穆，赵穆仍可推个一乾二净，还反指我们诬陷他。唉！你说孝成王信他的男人还是信我们呢？」

项少龙沉吟道：「只要我们清楚赵穆和楚人的来龙去脉，便可设计对付他，所以绝不可轻易放过这线索。」

两人这时来到後宅处，由一座建筑物的密室入口，进入守卫森严的地下囚室。

那楚谍单进被绑在木桩上，满脸血污，精神萎靡，显是吃了不少苦头，垂著头默然不语。

项少龙虽很同情他，但亦别无办法，这就等若战争，对敌人仁慈，简直等如自杀。

项少龙灵机一触，把陶方拉到一旁道：「这人一看便知是不畏死的人，否则楚人亦不会派他来负责这麽重要的任务，但任何人的忍耐力也有限度，只要我们找到那方法，便可摧毁他的意志。」

陶方没好气道：「问题是有甚麽办法？」

项少龙道：「这方法叫疲劳审讯，你找十多个人来，不断问他一些重覆问题，不准他如厕和吃东西，最重要是不让他睡觉，审问时要以强烈的灯光照著他，我看他能捱得多久。」

陶方还是首次听得这样的审讯方法，半信半疑道：「真会有用吗？」

项少龙肯定地道：「包保有用，你先使人料理好他身上的伤口，给他换过乾净的衣服，便可进行。」

又和他说了些审讯的技巧和要问的东西，使陶方亦觉很有道理，项少龙才去找乌应元。

乌应元正在密室内接见客人，知他到来，立即把他请进去。

那是个毫不起眼的行脚商人，身材高颀，可是相貌猥琐，样子一点都不讨好。

乌应元请项少龙坐下後道：「少龙！这就是图先生最倚重并有智多星之称的肖月潭先生了。」

项少龙心想原来是吕不韦头号手下图先派来的密使，如此看来，吕不韦是不惜一切，要在短时间内把朱姬母子接返咸阳了。

肖月潭相当客气，道：「未到邯郸，早闻得项公子大名了，请勿见怪，现在肖某这样貌是假的，情非得已，故不能以真面貌示人。」

项少龙恍然，原来这人是易容化装的高手，表面看不出半点破绽，心中一动道：「那是说先生亦可把储君母子变成任何模样了。」

肖月潭点头道：「项公子的思想非常敏捷，这正是图爷派肖某人来邯郸的原因之一，但怎样把他们偷出来，就要靠你们了。」

项少龙正想说把她母子偷出来并不困难，几下已给乌应元踢了一脚，忙把说话吞回肚内。

乌应元接入道：「假若我们能救出她们母子二人，吕先生那方面怎样接应我们？」

项少龙这才恍然而悟，以他们的实力，又有肖月潭超卓的易容术，救出她母子应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乌家要同时全体逃亡，所以乌应元才把嬴政母子和乌家挂钩，迫吕不韦要一并接收他们。

果然乌应元续道：「质子府守卫森严，自庄襄王登基後，府内长期驻有一营禁卫军，邯郸城禁之严，又是天下闻名，除强攻硬闯外，别无他法。不过肖先生请放心，我们已有了妥善计划，包保能把他们母子无惊无险送到城外。」

项少龙知他在夸大其辞，亦没有想得甚麽救人大计，但换了是他也只好如此骗取对方的信任。

肖月潭道：「敝主曾和庄襄王商量过这问题，届时我军会佯攻太原郡的狼孟、榆次诸城，引开赵人的注意力，而图爷将亲率精兵，潜入赵境接应，只要你们到达潦阳东的漳水西岸，图爷便可护送你们取魏境和韩境返回我国。」顿了顿道：「肖某可否先听你们的奇谋妙计。」

项少龙暗叫厉害，他说了这麽多话，但事实上没有露半点图先率领精兵的位置和路线，因为若要配合行动，图先须已身在赵境才行。

几下又给乌应元踢了一脚，显然要他立刻弄一个这根本不存在的计划出来应付这贵客。

项少龙那有甚麽计划，故作神秘道：「肖先生可否等待三天，因为计划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联络她们母子，这事我仍正在进行中，等获得头绪後，其他细节才可作最後取舍。」

肖月潭不满道：「至少也应透露一点情况给肖某知道吧？」

项少龙故作从容道：「先生的出现，可能令整个计划生出变化，说不定可借助先生的易容术，使我们远离邯郸赵人仍懵然不觉，所以我才要再作新的部署。」

肖月潭脸容稍宽，道：「我有点明白了！」转向乌应元道：「听说乌家的歌舞姬名闻天下，肖某怎能错过。」

乌应元大笑道：「早给先生安排好了！」

项少龙知道再没有他事，溜了出去。

踏出乌应元的内宅时，项少龙有种筋疲力倦的感觉。城堡内一片午後的安宁。花园里婢女和小孩在玩抛球游戏，传来阵阵欢笑声。地上的雪早铲除乾淨，但树梢上仍挂满霜花冰柱。

他步过时，较有姿色的婢女都向他大送秋波，频抛媚眼，以望博得青睐。

但这一向风流自赏的人只感黯然神伤。

乌应元虽曾说过会把大部分人早一步调离赵境，但谁都知道那只是指直系至亲，至於较疏和眼前这些婢仆，都会被无情地舍弃，最终更成为赵人愤的对象。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他项少龙亦没有办法。

在这群雄割据的时代，人的命运都不是由自己操纵的。

天堂会忽然变成可怕的阿鼻地狱！

他并不担心吕不韦会出卖他们，在这战争不息的土地，乌家的畜牧业对军事和经济均无比重要，以乌家父子的厉害，定可把部分资源撤出，其他的都不会留下给赵人，那将对赵国做成致命的打击，更难苟安生存，这亦是赵王自作自受的恶果。

乌应元是雄才大略的人，几年前便开始不动声色地部署一切，只瞧他看中自己的眼光，又不惜把最锺爱的女儿嫁给他，便可知他的果敢和高瞻远瞩。

只有这种人，才能在这世界快乐地活下去。

後面口哨声传来。

尚未来得及回头一看，荆俊已旋风般赶到他身旁，神态轻松。

项少龙大奇道：「得手了吗？」问的自然是赵致。

荆俊得意万分地摇头，悠然道：「她一直不理我，最後给我跟了回家，还拿剑来赶我。」

项少龙愕然道：「那我真猜不到为何你仍可像现在那麽开心高兴了！」

荆俊嘻嘻笑道：「妙就妙在她亲爹原来是个书塾老师，走了出来对我严词斥责，说了大堆甚麽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等说话。我其实一个字都听不入耳，但看在他美丽女儿分上，装作俯首受教，他或者见我像是个读书的人材；竟说甚麽有教无类，著我每天去上学受教，学做人道理，只要过年过节送些腊肉便成。嘻！当时赵致气得差点疯了，向著我乾瞪眼，但又毫无办法，项

大哥你说这精采吗？」

项少龙摇头失笑，给荆俊这样的人缠上，赵致这姑娘恐怕有难了，打又打他不过，赶又赶他不走，看她怎样应付？

荆俊问道：「滕大哥到哪里去了？」

项少龙答道：「他有特别任务，到城外的大牧场去了。」

说到这里，心中一动道：「有没有办法把以千计的战马弄得四蹄发软，不能走路？」

荆俊皱眉道：「喂它们吃些药便成，但若数目太多，可会困难一点。」

项少龙心想这事应问乌应元才对，乌家的畜牧业乃世代相传，没有人比他们更在行了。

荆俊兴奋地道：「有甚麽事要我办的！」

项少龙摇头道：「你放心去读书吧！但记著滕大哥的吩咐，不要太过荒唐沉迷，今晚还要到质子府去。」

荆俊答应一声，欢笑著去了。

项少龙步入他的隐龙居，只想倒头好好睡一觉，甚麽都不去想。

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

项少龙回复精神，人也乐观和振奋多了。

乌廷芳等自是对他悉心服侍。

春盈四婢眉宇间充满忧怨，自是怪他直至今天尚未和她们真销魂。

惟有心中苦笑，他的体力虽较一般人好得多，但仍是本源有限，故四女虽然绮年玉貌，青春迷人，但大事为重，他只有强压下冲动。

晚膳时，雅夫人的忠仆赵大竟来找他。

项少龙还以为赵雅有甚麽急事，忙抛下碗筷，把他迎入内室。

赵大神情古怪，好一会後才道：「今次小人来找公子，夫人是不知道的。」

项少龙大感不妥，诚恳地道：「有事放胆说出来吧！我会为你担当。」

赵大道：「本来我这些当下人的，绝没有资格管夫人的事，可是我们兄弟数人，心中早视公子为我们最值得追随的主人，故再顾及不到其他事了！」

项少龙更觉不妙，催他把来意说出来。

赵大猛下决心，沉声道：「夫人回来後，不到一个月，有个叫齐雨的贵族由齐国出使来到了邯郸，这人生得比连晋更要俊秀，才学和剑术在齐国都非常有名，亦是脂粉丛中的高手，可是他来赵後，却像只对夫人情有独锺似的，对夫人展开炽热追求，而大王和赵穆又不断为他制造与夫人相处的机会，看来夫人对他亦有点意思。」

项少龙一听放下心来，他对自己这方面信心十足，亦不相信曾共患难的赵雅会这麽容易移情别恋。

赵大看他神情，焦灼地道：「有些话我不想说也要说了，夫人回来後，想你想得好苦，茶饭不思，偏是城内又不断传出公子死讯的谣言。那齐雨便乘虚而入，有几晚都在夫人房内渡过，到公子回来後，夫人才把他疏远了，可是他昨晚又来缠夫人，直至今早才离开。我们兄弟商量後，才决定来告诉公子的。」

项少龙的心立时凉了一大截，以赵雅一向的放荡，在那种苦思著他的情况里，的确需要其他男人的慰藉和刺激，以排遣痛苦和寂寞。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种男女间事，一开始了便很难斩断，兼之这

齐雨又有不差於他的条件，所以赵雅才会与他藕断丝连，缠夹不清。

唉！

荡女终是荡女，那可能牵涉到生理上荷尔蒙分泌的问题，要她长期没有男人慰藉，会是很困难的一回事。

他泛起被骗的痛苦感觉。

赵大压低声音道：「若夫人只是和男人鬼混，我们绝不会作通风报讯的下作奸徒。夫人有大恩於我们，纵为她死亦心甘情愿，但我们却怕她是给人骗情骗色之外，更别有用心，又害了公子，那就不值了。」

项少龙一呆道：「究竟是甚麽一回事？」

赵大痛苦地道：「我们曾私下调查这齐雨，发觉他每次与夫人幽会后，都立即偷偷去见赵穆。」

项少龙剧震道：「甚麽？」

赵大两眼一红，垂下头去，两手紧捏成拳，显是心内充满愤慨。

对他来说，项少龙是义薄云天的大英雄，只有他才配得起雅夫人，而赵穆则是邯郸人人痛恨的人物，可想见他此刻的感受。

项少龙逐渐明白过来。

这条男色的诡计可算厉害了！

若赵穆可再次把赵雅控制，那他们这方面便休想有一人能生离邯郸，朱姬母子也要完了。因为赵雅深悉他们所有行动和秘密。

不过看来赵雅虽与齐雨纠缠不清，仍未曾把他出卖。想起今天她神色凄然地要自己把她带离赵国，但又怕秦人难靠，便知她心情矛盾。说到底，赵王对她仍是非常疼爱，她是否真的愿意背叛孝成王呢？

她之想离开赵国，主因是赵国无望，故不想沦为亡国之人，而齐雨亦可给她这种庇护，把她带回与秦人间隔了个赵国的齐国。

齐楚间显有秘密协议，不择手段阻止三晋合一，甚至瓜分三晋，所以赵穆既能邀魏魏牟来对付他，现在又可请得情场高手来向他横刀夺爱。

这事当然有赵王在背後撑腰，因为他不想赵雅与乌家牵上关系；同时亦想通过赵雅尽悉乌家的秘密，时候到了，再把乌家连根拔起，接收所有牧场，去此心腹大患。

项少龙的思路不住扩阔，想起赵妮一事说不定赵王也是一个参与者，因为小盘曾说过他们是吃了赵王派人送来的糕点而昏睡过去的。

赵王容许赵穆这样做，是以为妮夫人只是不耐寂寞，才会和项少龙相好，所以只要赵穆能予她同样享受，便可把她争取回来，那知赵妮生性贞烈，被污後竟自杀死了。

有了这样的理解，所有不明白的事均豁然通。

那就是赵穆可以只手遮盖赵妮血案的原因，因为根本是赵王首肯的，他更不想把自己的恶行暴露出来，宁愿开罪李牧，亦要把这事压下去。

对於赵国，他是真正死心了。

他的复仇名单上，亦多添了赵王的名字。

现在最头痛的问题是赵雅。

她对齐雨是否已泥足深陷呢？

难怪赵王这麽容易把赵倩交给她。

但会否晶王后也是在半真半假地演戏呢？故意引他行刺赵穆，那赵王便有借口把乌家抄除了。

想到这里，不由汗流浹背。

赵大道：「公子！现在我们应怎麽办？」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就当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以後再不要跟或调查齐雨，这事至为紧要，明白吗？」

赵大点头，欲言又止。

项少龙想起一事，问道：「你们对夫人这麽忠心，难道明知齐雨去见赵穆，也不告诉夫人吗？」

赵大颓然道：「早告诉她了，但却给她斥责一顿，说齐雨乃齐国来使，赵穆自然要殷勤招待，还说若我们再跟查齐雨，便绝不轻饶。」

项少龙心中叫糟，看来齐雨真的把这善变的荡女迷倒了，否则为何不许赵大追查真相。

自己可以由连晋手上把她夺走，别人当然也可以从他手上抢去，这是公平得很。

何况雅夫人以前的广结善缘，正表示了 she 最爱尝鲜。

赵大终忍不住道：「若夫人真的归了齐雨，我们希望能过来追随公子。」

以赵大的忠心，竟说出这种背主的话来，可知他们对赵雅是多麽失望和痛心。

赵雅已出卖了他一次，今趟会否历史重演。

当她知道逃走无望时，会否因为齐雨和她的本身利益再次出卖他？

项少龙心内悲痛愤怨，沉声道：「将来有一天，若我项少龙真能出人头地，你们来找我，我必乐意收容你们。」

赵大欢喜拜谢，这才去了。

项少龙心情惆怅，脑内一片空白，甚麽都不愿想。

众女见他神色有异，忙追问原由。

他怎能把心事告诉她们，把心一横道：「春盈你们去预备热水，我要你们全体在池内陪我。」

春盈等闻弦歌知雅意，立时俏脸飞红，但又喜不自胜，拥往浴堂去了。

项少龙强振精神，暗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还怕了谁来。

这时他最需要的就是刺激，使他的精神能从失落和悲愤的情绪中解放出来。

强者为王。

好！

就让我项少龙看看谁才是强者。

第 06 章 真假嬴政

北风呼啸中，项少龙和荆俊两人无声无息地窜墙越壁，避过巡卫和哨岗，来到朱姬楼外的花园里。

荆俊留下把风，项少龙熟门熟路地来到二楼窗外，轻轻一推，窗门应手而开。

朱姬的声音在里面轻呼道：「是少龙吗？快进来！」

项少龙一个闪身穿窗入屋。

朱姬忙把窗门关上，转身挨著窗台，胸口不住起伏，显是心情紧张。

房内只有一盏暗弱的孤灯，由於放在窗台那边的一角，所以不虞会把两人的影子，反射在窗纸上。

灯火强调了朱姬右半边身体，左半边没在暗影里，使她玲珑浮凸的身材，更具立体的感觉，诱人至极。

房内燃著了火盆，温暖如春，所以朱姬的衣衫虽单薄，她却仍是那麽舒慵适意。

她美丽的媚眼像火炬般燃烧著，更具灼人的暖意，一瞬不瞬地盯著项少龙，好像要把他的五脏六腑也研究清楚的样子。

项少龙还是首次遇到这麽大胆野性，一点不怕男人的女人，心脏不由「霍霍」跃动起来，表面却冷冷地和她对视著。

这是个绝不简单的女人。

朱姬樱唇轻启道：「项少龙！我可以信任你吗？」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看来夫人没有可以选择的馀地了！」

朱姬美目深注道：「就算我可以信任你，但你又凭甚麽本事把我们母子带出去。」

项少龙暗忖我既然可潜到这里来，自然可把你们带出去，正要冲口说出来，忽觉不对，改口道：「这正是我来找夫人商量的原因，因为我猜到赵穆必会把所有人手集中在储君处。」

朱姬点头道：「你非常精明，难怪赵穆这麽忌惮你。每次他们说到你时，我都很留心在听，没想到不韦竟找到了你，真的很好。」

项少龙听她说吕不韦时，像提到个陌生人似的，心中凛然，看来她是不会对任何男人忠诚的。男人在利用她，她也在利用男人。

皱眉道：「储君那面的情况如何？」

朱姬轻叹道：「除非你率领大军，攻破邯郸城，否则休想把他带走，自异人郎君登基後，赵穆便调来二百名身手高强的武士，日夜不停轮班在大宅内陪守他，外面又加建高墙，形成宅内有宅，并长期有一营近千人的禁卫军在守卫著，除非你能化作鸟儿，否则休想潜进去见他。」

项少龙听得眉头大皱，今天乌应元向肖月潭说起质子府守卫森严，不但没有夸大，还把实情「夸细」了。

朱姬若无其事地淡然道：「而且就算把他救出去也没有用，赵穆乃用药的大行家，给他喂了一种奇异的药物，必须定期服食解药，才可没事，若没解药吃，不出十天便要毒发身亡。」

项少龙整条脊骨都似结了冰的冰柱。

我的妈啊！这就是未来的秦始皇？

今次真是前面有虎，後门有狼，进退两难。

还以为救出她们母子是举手之劳，自己真是太天真了。

吁出一口凉气道：「这样扣著储君，除了用为出气外，对赵人有甚麽好处。」

朱姬淡淡道：「你也应听过赵穆的阴谋，故意以酒色把他变成废人，说真的，赵穆恨不得把他送回去当秦王。但现在却不是时候，因为会便宜了吕不韦，你明白了吗？」

项少龙当然明白，吕不韦这麽急切把她们母子运返咸阳，就是要加强

与庄襄王的关系。

此刻他终于发现当朱姬提到儿子时，只说「他」而没有任何称呼或直叫他名字，语气冷淡得骇人，一时不禁迷惑起来。

朱姬忽然狠狠道：「这小子死了倒好，见到他我便无名火起了。」

项少龙吃了一惊，人谓虎毒不食子，朱姬为何会诅咒能令她成为王太后的宝贝儿子？

朱姬移了过来，挽起他的手，拉著他往秀榻走去，柔声道：「来！到榻上再说吧！」

项少龙一来已完全没有心情，二来刚和春盈诸女荒唐过后，仍疲不能兴，三来紧记劝戒，不可和这同时是吕不韦和庄襄王禁脔的女人发生暧昧关系，骇然下反手抚著她道：「恐怕时地都不适合吧！」

朱姬没好气道：「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只不过那些婢女奉命每隔一段时间便来看我，躲在榻上，安全得多了。」

项少龙心道原来误会了她，忙随她钻入帐内，立时芳香盈鼻。

朱姬著他躺在内侧，以锦被盖著两人，转身挤入他怀里，用力抱紧，小嘴凑到他耳旁轻轻道：「奴家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但要你先发毒誓，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才可以让你知道。唉！我也是别无选择，才不得不告诉你。我在这里不准踏出屋门半步，又没有任何可信任的人。」

项少龙心中大讶，甚麽秘密须发毒誓不得外 那麽厉害呢？

答道：「我项少龙一言九鼎，答应了人的话，绝不食言，夫人放心好了。」

朱姬欣然道：「我知你是那种言必有信的人，可是奴家仍不放心，你便当迁就人家吧！」

美女软语相求，无奈下，项少龙只好发了个毒誓，同时心中暗笑，项某人根本不信毒誓会应验，对我有甚麽约束力呢？不过既然答应了，自亦不会随便向人说出来。

朱姬犹豫片晌，压低声音道：「他们软禁著的那孩子根本不是我的儿子。」

项少龙差点失声惊呼。

我的天啊！这究竟是甚麽一回事？

朱姬还未有机会再说话，敲门声响，婢女在门外道：「夫人睡了吗？侯爷来了！」

项少龙魂飞魄散，正要跳起身来，朱姬一把将他按著，伸手往前在床饰处一按，项少龙躺处立即变成活板，把他翻到床下的暗格去。

刹那间，项少龙由榻上温暖的被窝，变成躺在有棉被垫底的床下暗格里，幸好还开有通气孔，不虞缺乏空气。

门打了开来，赵穆的声音道：「美人儿，本侯来探望你了！」

朱姬答道：「侯爷今天精神焕发，定是发生了令你高兴的事，奴家很代你开心呢！」

这时暗格内的项少龙正猜到身躺处必是郭开那「奸夫」的专用暗格，闻言亦要赞朱姬很懂得对男人灌迷汤。

接著他「感到」赵朱两人在榻沿坐下，还有亲嘴声和朱姬令人销魂蚀骨「伊唔」喘息的声音。

好一会後，赵穆笑道：「听说你的吕郎派了图先到邯郸来救你，美人儿你高兴吗？」

朱姬嗔道：「你还不知奴家的心意吗？没有了你，甚麽地方人家也不想去，而且这只是谣言罢了！谁会蠢得到这里来送死？」

下面的项少龙心中叫绝，朱姬自是在偷听赵穆的口风。

果然赵穆冷哼道：「怎会是谣言，现在秦国旧臣正与吕不韦展开激烈斗争，要他负上毒杀先王的责任。恐怕连你的庄襄王都护不了他。吕不韦死了，我自会把你们母子送回咸阳，那时可不要把我忘记了。」

赵穆虽没有说出来，但项少龙和朱姬都猜到消息定是来自想扳倒吕不韦的秦朝权贵。

这秦朝外来人和本地权臣的斗争，可谓牵连广泛了。

主战场在秦廷，副战场却是在邯郸。

原本很简单的事，竟变得复杂无比，尤其朱姬刚才说的话，更是出人意表，石破天惊。

朱姬大发娇嗔道：「不回去！不回去！人家绝不回去，由政儿回去好了，我要留在这里和你守。」

连下面的项少龙亦听得目定口呆，她怎能说得这麽真实感人，若让她去到二十一世纪，必是演艺界的超级巨星。赵穆完全受落，又亲起嘴来，夹杂著赵穆毛手毛脚时引起的衣服摩擦声，男女的淫笑和呻吟声，下面的项少龙大叹倒楣。若两人在榻上欢好，他就更难受了。

这时他若要刺杀赵穆，确是易如反掌，但当然他不会蠢得那样做。

好的是赵穆谈兴未尽，停止了对朱姬的侵扰，道：「我今天这麽开心，是因为赵雅那贱人终於落到我算计里，难以自拔。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了，既迷恋荣华富贵，又最是贪新忘旧，不过她对项少龙已是很特别的了。幸好我还有一招杀手，就是教孝成王动以兄妹之情，加上利害关系，那到她不诚心就范？」

项少龙的心直往下沉，完了！赵雅真的背叛了他。只不知她把自己的事透露了多少给王兄知道？幸好为了不使她担心，很多事他都没有和她说，否则更不堪设想。

朱姬故意道：「为何你整天都咬牙切齿提著那项少龙，他和奴家有甚麽关系呢？人家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赵穆怎知这狡妇在探他口风，又或根本不去防范这失去了自由的美人儿，淡淡道：「怎会没有关系，乌家一直和吕不韦有联络，项少龙是乌家的孙婿，吕不韦若来偷人，自须借助乌家的力量。」顿了顿冷哼道：「项少龙莫落到我手里，那时我会令他後悔了做人。我操他时，你得在旁看著！」

下面的项少龙听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扑出去把他杀了。

朱姬当然知道项少龙在听著，忍不住喘笑著道：「那个毛头小子怎斗得过你呢？他迟早总会落到你手里，任你施为。」

赵穆显是听得兴奋，道：「来！上榻吧！」

朱姬总算有点良心，不依道：「半夜三更来弄醒人家，累得人家肚子饿了，那来得兴趣。」

赵穆显是对她极为迷恋，忙召人去弄点心给朱姬吃，才满足地道：「现在赵国没有人敢开罪我了，只等把乌家连根拔起，便不会再有人敢不看我赵某人的脸色行事了。」

朱姬曲意奉承几句後，柔声道：「我看项少龙定是不折不扣的蠢材，否则怎会相信以淫荡闻名天下的赵雅会对他忠心专心呢？」

项少龙惟有苦笑，朱姬这两句话当然是免费赠给他的礼物。

赵穆那想得到其中有此转折，正正经经答道：「你错了！赵雅对项少龙确是动了真情，所以很多事直到此刻仍替他隐瞒著。不过我太明白她了，所以她怎斗得过我，她不想和项少龙一块儿死，就只好乖乖与我合作。」再舒服地叹一口气道：「项少龙这小子不但不蠢，还非常厉害，若不是抓著赵雅这弱点，真是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呢。」

项少龙想起一事，立时汗流浹背。

假若赵倩把纪嫣然、邹衍在大梁救他们一事，说了给赵雅听，再转告赵穆，那纪嫣然邹衍两人便非常危险了。

这时侍女来报，食物准备好了。

赵穆和朱姬步出房外。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项少龙叫了声「谢天谢地」，一溜烟走了。

赵倩在榻上辗转反侧，怎样也无法入睡。

没有了项少龙在身旁，她有了一种凄苦无依的感觉。

她又想到赵盘，这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日渐变得阴沉可怕，只有对著她和项少龙时才有天真欢慰，连赵雅的账他也不卖。

假设他表现得脆弱一些，赵倩反会好受点。

就在此时，帐幔忽给揭开，正要惊呼时，项少龙熟悉的声音道：「倩儿！是少龙！」

赵倩那想到夜深人静时爱郎会出现榻旁，狂喜下扑了过去，死命把他搂著。

项少龙脱掉靴子，搂著她钻入被窝里，先来一个长吻，才低声问道：「你有没有把嫣然姊救我们的事告诉雅夫人？」

赵倩何等冰雪聪明，闻言骇然道：「她不是有甚麽不妥吧？为何说给她听会有问题？」

项少龙色变道：「那是说你已告诉她了！」

赵倩摇头道：「没有。但却不是我不信任她，而是我曾答应嫣然姊，绝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所以只把那我们先编好的故事告诉她。」

项少龙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大气。

赵倩娇躯一颤道：「天啊！夫人究竟做了甚麽事？要劳你半夜三更偷进来问倩儿这样的问题。」

项少龙爱怜地抚著她粉背道：「今晚你有没有见过她呢？」

赵倩道：「听说她有客人来了，所以我不方便过去。噢！我想起来了，每次说有客人来，小昭她们的神情都很古怪，似乎充满了愤怒，但又无法作声的样子，那客人难道是——」

项少龙早已麻木了，再不会为赵雅与齐雨偷欢有任何激动，他乃提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人物。

他曾向赵雅提议让荆俊等人保护她，却给她坚决拒绝了，当时尚不会意，现在知道她是不想让他知道和齐雨的私情。

赵倩道：「项郎啊！求你告诉人家是甚麽一回事好吗？」

项少龙道：「这几天你有没有觉得夫人有甚麽异样的地方？」

赵倩凝神想了一会，思索著道：「给你这样一说，夫人果然似和以前不同了，不时心神恍惚，有次我还发觉她独自一人在垂泪，问起她时，她只说

想起了妮夫人。有时又无端端发下人的脾气。」再不依地催促道：「究竟是甚麽一回事啊！人家的心憋得很难受呢！」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你再想想，她有没有说过甚麽特别的话，例如我们绝逃不出去，诸如此类的。」

赵倩道：「这就没有，但她曾提过吕不韦现在自身难保，随时有抄家灭族的大祸，我们若随乌家去投靠他，等若由狼口走到虎口里。」

项少龙道：「那你怎样答她？」

赵倩吻了他一口道：「我说只要能跟著你，死也没关系。」接著一震道：「是了！当时她神情很古怪，回想起来，似乎像既羞惭又後悔的样子。跟著便借故走了。」

项少龙至此已对赵雅完全死了心。

赵穆说得对，他比项少龙更了解赵雅。所以可先後两次利用这善变的女人来害他。

叹了一口气後，把情况大约告诉了赵倩。

赵倩早料到大概的情形，出奇地冷静。

项少龙道：「你至紧要表现得若无其事。」

赵倩深情地献上香吻，柔情似水地道：「倩儿晓得了，我对你这新圣人有无比的信心，知你定能领著倩儿和乌家安然渡过劫难。」

项少龙临走前道：「你真舍得丢下父王，随我去接受茫不可测的命运吗？」

赵倩肯定地点头道：「只要能离开父王，倩儿甚麽都不怕。人家有件事仍未告诉你，就是娘死了後，倩儿的奶娘曾说了句骂赵穆的话，辗转传到父王那里，他便立即赐奶娘毒酒，奶娘临死前握著我的手垂泪叮嘱：若有机会定要远离王宫，做个平常人家的女儿也比做公主强多了。」

项少龙听得不胜感慨。

他真的不明白王族人的心态，正如他并不明白赵雅那样。

第 07 章 尔虞我诈

项少龙和荆俊回到乌府後，各自返回宿处。

分手前，荆俊欲言又止。

项少龙知他心意，道：「白天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去上学吧！不过小心点，现在邯郸除了乌府外，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荆俊大喜道：「我是天生的猎人，不会那麽容易成为猎物的。」

项少龙亦知他狡猾多智，逃走的功夫更是天下无双，所以并不担心。

回到隐龙居，众女均好梦正酣。

项少龙虽疲倦欲死，但心理和精神被今晚一连串的事影响得太厉害了，那能睡得著，灵机一触，就在房内两个妻妾榻旁依「三大杀式」卷上的打坐方法，盘膝打坐运气，意与心会，心与神守，神与虚合，万念俱灭，竟无意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物我两忘的境界。精神超离了肉身的绊，浑浑融融，回醒过来时，天色大白，众女都起床了。

项少龙不理众女的惊讶，心中暗暗称奇，自己坐了至少有个把时辰，亦即两个多小时，却像睡觉般似若了眼的工夫，盘交的双腿亦没有血气不畅的麻痹感觉。

在特种部队受训时，他也曾习过气功，以不同的站桩为主，却从没有这种神清气爽的动人感觉，一时间对雅夫人的事都不太放在心上了。

吃早点时，春盈四女服侍得特别周到，笑容灿烂甜美，故虽是严冬时份，仍感春意迷人，心情转佳，充满了坚强的斗志。

吻过众女後，他匆匆赶去找肖月潭，後者仍拥美高卧，见他寻来，披上一件棉袍，便出来见他。

这时肖月潭易容的化装尽去，露出精矍脸容，与昨天那副尊容真有天渊之别，颇有儒雅风流的气质。

客气两句後，项少龙低声道：「图爷来赵的消息，已由贵国反对吕先生的人漏了出来，传到赵王和赵穆耳里了。」

肖月潭脸色微变，露出惊异不定的表情。

项少龙续道：「但看来他们仍掌握不到图爷的所在。派人搜索，却是必然的了。」

肖月潭道：「我会使人警告图爷。少龙，图爷会很感激你的，这消息太重要了。」

项少龙这才知道肖月潭并不是孤身潜入邯郸，见到他对自己语气不同了，心中好笑，道：「赵穆对储君的防范非常严密。」遂把昨夜朱姬的一番话转赠给他，连赵穆对嬴政下药一事亦不瞒他。

肖月潭今次真的脸色大变，默然无语。

项少龙昨夜便感到他主要是想把朱姬母子带回咸阳，对乌家如何撤往秦境并不热心。此刻听到真实的情况，始明白到凭他们这些外来人，根本绝无可能救出朱姬母子，就算有最高明的易容术也不管用。

正如朱姬所说，除非破城攻入来，否则谁可把嬴政带走，带走了亦只是落得毒发身亡的结局。

肖月潭深吸一口气道：「少龙在何处得到这些消息呢？」

项少龙道：「赵穆身旁有我的人，昨晚终有机会联络到朱姬夫人，是由她亲口说出来的。」

肖月潭也不得不佩服项少龙有办法，犹豫片晌後道：「少龙勿怪我直言，据说赵王早怀疑乌家和我们吕大爷暗中有往来，现在图爷来赵的事又给露出来，谁都猜到是要抢回她两母子，你们现在可说动弹不得，如何进行计划呢？」

项少龙胸有成竹地微笑道：「这问题我要明天才可答你，总之仍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先生可否先向图爷传话，若真想把储君母子带返咸阳，我们双方必须衷诚合作才成。」

肖月潭知被项少龙识破了他们心意，老脸微红道：「这个当然——当然！嘿！我会告知图爷的了。」

又皱眉道：「赵穆用药之术，天下闻名，我们如何破解呢？」

项少龙笑道：「明天我自有令先生满意的答案。」

肖月潭见他容光焕发，神态轻松，信心不由增加了几分，点头道：「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趟图爷，最快也要三、四天才可回来，希望少龙到时会有

好消息见告。」

项少龙再和他密议一番後，才告辞离去，途中遇上来找他的陶方，後者精神振奋，项少龙还以为那楚谍一天都捱不了，尽吐实情，岂知陶方只是道：「少龙的方法真管用，只一晚他便崩溃了一半，只想睡觉，我看他捱不了多久，便要招供了。」

项少龙暗想这亦算好消息，这种手法虽不人道，总比伤残他的身体好一点，再坚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变得软弱无比的。

陶方道：「少爷今早离城到牧场去了，会有多天不回来。」压低声音续道：「他是去安排撤出赵国的事宜，十天後就是农牧节，我们例行有『祭地』的仪式，由赵王亲到牧场主持，到时我们会把部份府眷送往早已预备好了的密处隐藏，待将来风头过後，才把他们逐一送往秦国。」

项少龙放下了点心事，以乌应元的深谋远虑，他认为稳妥的事，绝不易出漏子。

陶方引著他往乌氏的大宅走去，边道：「当日我在桑林村遇到少龙时，已知你必非池中物，仍想不到你会有今天的成就。」

提起桑林村，项少龙不由想起美蚕娘、神色一黯！

想不到来到这古代，牵肠挂肚的事，比以前更多了。

陶方自知其意，安慰了他几句，但亦知空口白话没有甚麽作用，道：「老爷要见你呢！」

乌氏在那会议的密室单独接见这孙女婿，开门见山道：「今天找个时间，让我为你和芳儿举行简单的仪式，正式结为夫妇。」

项少龙忙叩头感谢。

对乌廷芳他已生出深厚的感情，亦以有这麽一位娇妻感到欣悦。

乌氏皱眉道：「我还以为你们这麽亲密，芳儿会很快有身孕，真是奇怪——」

项少龙心中惶然，自己虽有想过这问题，却没有在意。

乌氏显亦不太在意，道：「我要告诉你一件有关乌家生死的大事，这事连陶方都不知道，只有我们乌家直系有限的几个人才晓得。」

项少龙愕然望著他。

乌氏肃容道：「举凡王侯府第，均有秘道供逃亡之用，这事人人知晓，我们也不例外，有四条逃往府外的秘道，出口都是在城堡附近，但对我们来说，只是作掩人耳目之用。」

项少龙一对虎目立时亮了起来，又难以置信地道：「难道竟有通往城外的秘道？」

乌氏傲然道：「正是这样，这条通往城东外的秘道历时三代七十多年才建成，长达三里，不知牺牲了多少乌家子弟的性命，只是通气口的布置，便费尽心血，深藏地底十丈之下，挖井亦掘不到，是借一条地下河道建成，入口处在後山一个密洞里，还要经後宅一条短地道才可到达，隐秘之极。」

项少龙至此才明白为何乌家父子，对逃出邯郸总像胸有成竹的样子。

乌氏道：「所以只要你有本事把朱姬母子带来乌府，我们便有把握逃出去。」

项少龙大感振奋，信心倍增，最难解决的问题，忽然一下子解决了。

乌氏旋又颓然道：「这条秘道很不好走，又闷又湿，我年青时走过一趟，便不再下去，还希望永远都不须以之逃生，现在老了，更是难行哩！」

项少龙道：「听陶公说农牧节时，我们趁机送走一批人，爷爷你——」

乌氏晒道：「若我也走了，孝成王那昏君不立刻采取行动才怪，谁都可以走，但我却不能走。」

项少龙闻言色变。

乌氏淡然一笑，颇有点末路穷途的意味，柔声道：「这天下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我垂垂老矣，去日无多，再没有勇气去面对处身秦国的新生活，也经不起逃亡的惊险和辛劳，所以我早和应元说了，决定留在这里不走。」

项少龙剧震道：「赵王怎肯放过爷爷呢？」

乌氏哈哈一笑道：「谁要他放过？我连皮都不留下一片给他寻到，我风光了一生，死後亦不想受人前。」

项少龙失声道：「爷爷！」他首次发自深心的对这胖老人生出敬意。

乌氏洒脱地道：「莫作妇人孺子之态，我对你非常看重。凡成大事，必有牺牲的人。孝成王想攻破我乌家城堡，必须付出惨痛代价。我真的高兴，到了这等时刻，我仍有一批舍命相随的手下。」

顿了顿再道：「你只要带走朱姬母子，孝成王会立即来攻城，若没有人挡他们几日，你们怎能逃远？」再毅然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项少龙知道难以改变他的心意，事实上他亦是求仁得仁。道：「秘道的事有多少人知道？看来连廷芳都不晓得。」

乌氏道：「就是这样才能保密，放心吧！知道这事的人都非常可靠，这几天见到乌卓，著他领你去探路，只要到得城外，没有人比我们这些世代农牧的人更懂生存之道。」

再冷哼一声道：「他不仁我不义，孝成王这样对我，我就要他尝尝长平一役後最大的苦果，我要教他举国无可用的战马，让他坐看赵国逐分逐寸的没落崩颓。」

看著乌氏眼中闪动著仇恨的厉芒，项少龙忽然明白到若一个人抱定必死之心，实在是最可怕的。

项少龙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策著纪才女赠送的爱骑疾风，来到夫人府，在内厅见到了赵雅。面对玉人，虽近在咫尺，但项少龙却感到两人的心远隔在万水千山之外。

特别留意下，果然小昭等诸女都沉默多了，脸儿木无表情，眼内暗含凄楚。

赵雅仍是笑靥如花，但项少龙却看到笑容内的勉强和心底的矛盾。

她惊异地看了他一眼道：「少龙你今天特别神采飞扬，是否事情有了新的进展。」跟著压下音量道：「是否抓到赵穆的痛脚了？」

项少龙摇头道：「那有这么容易！」

赵雅道：「那是否朱姬母子方面有了进展？」

项少龙装出苦恼的样子，紧锁双眉道：「她母子居处守卫森严，根本没有方法闯入去，你有没有办法让我见她们母子一面？」

赵雅垂下头咬牙道：「让我想想吧！」

项少龙知道她对自己确有情意，否则不会处处露出有异的神态，扮演得毫不称职。

正容道：「我昨夜想了一晚，决定依晶王后的话，刺杀赵穆。」

赵雅剧震道：「少龙！」仰起俏脸，凄然望向他。

项少龙心中快意，沉声道：「只要杀了赵穆，才有机会把朱姬母子劫走，」

我现在有一批大约五百人的乌家死士，有能力对赵穆公开施袭，只要手脚乾净点，谁敢说我行凶？」

赵雅茫然看著他。

项少龙当然知道她以为自己已落入了晶王后布下的圈套里，只觉无比痛快。

贱人你既想我死，我便骗骗你来玩儿。

「但甚麽场合最适宜行动呢？」

赵雅垂下头去，低声道：「十天後是农牧节，赵穆会随王兄到乌氏城外的牧场举行祭祀仪式，唉！少龙要三思才好。」

项少龙感到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心中微软，柔声道：「不要对我那麽没有信心吧！我会把五百人分作两批，一批埋伏途中，伏击你王兄和赵穆的座驾——」

赵雅失声道：「甚麽？你连王兄也要——」

项少龙正是要迫赵雅彻底走上背叛他的路上去。只有利用赵雅，他才可骗得赵王和赵穆入彀。不用假装的眼中也射出深刻的仇恨道：「你王兄这样在妮夫人一事上包庇赵穆，不用说也因为他亦是罪魁祸首，这种奸恶之徒，何必还留他在世上？」

赵雅惶然看著他，忽像下了决心般垂下头去，咬著唇皮道：「那另一批人是去打质子府抢人了，但你们怎样离城呢？」

项少龙胸有成竹地道：「我会在城西开凿一条通往城外的短地道，乌家在这方面有足够的人手和专材，保证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城外还会备有人马，走时分作十多路逃走，沿途又有预先设置好的隐藏点，就算大军追来，亦难以找到我们，何况那时邯郸城因你王兄和赵穆之死，群龙无首，必乱成一团，若让晶王后当权，她更不会热心追我们，这计划可说万无一失，到时我再约定你和倩儿碰头的地点好了。」

赵雅垂头不语，脸上急剧的变化难以掩饰地尽露在项少龙眼下。

他故作惊奇地道：「雅儿！你怎麽了？我的计划有问题吗？」

赵雅一震下回复过来，摇头道：「没有问题，只是人家一时接受不了。」

项少龙故意戏弄她道：「这叫有心算无心，只要战术上运用得宜，我包保那昏君和奸臣就只有这十天的寿命。」

赵雅凄然横他一眼，没再作声。

项少龙知道落足了药，伸了个懒腰，站起来道：「来！让我们去看看倩儿和小盘！」

赵雅垂头低声道：「少龙！」

项少龙心叫不妙，但又是充满期望，道：「甚麽事？」

赵雅犹豫了一会，摇头道：「都是没有事了，甚麽都可留待到了秦国才说。」

项少龙心中暗叹，知道赵雅放过了最後一个可挽回他的机会。

两人的感情至此终结！

自此後恩清义绝，再不相干。

离开夫人府後，他感到痛苦的快感。

痛苦是因赵雅的变心，快感则是抛开了这感情的包袱。

自那次赵雅毫无理由让少原君进入她的寝室，他便知道她在男女之事上意志薄弱，这来自天性。赵妮和她遭遇相同，又不见学她般四处勾引男人？

现在是叫长痛不如短痛。

想到这里，立即有种说不出的解脱感。

这十天的缓冲期至关重要，赵王会故意予他方便，使他能从容部署刺杀的行动，好以此为藉口，把乌家庞大的基业连根夺去。

若没有堂皇的藉口，赵王绝不敢动乌家，因为那会使国内有家当的人无不自危，纷纷迁往他国，那情况就糟了，他也可算用心良苦。

现在只要弄清楚真正的嬴政在那里，他便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了。

说不定还可说服乌氏施施然离去。

想到这里，恨不得插翼飞进质子府去，向那妖媚绝代，迷死男人的朱姬问个究竟。

天气严寒、北风呼啸。

街上人车疏落，可以躲在家中的，都不愿出来捱冻。

蹄声响起，一队骑士出现前方，临近一看，原来是成胥等十多个禁卫军。

项少龙见到故人，亲切地打著招呼迎上去。

那知成胥愕了一愕，勉强一笑道：「项兵卫，我有急事要办，有机会再说话吧。」夹马加速去了。

项少龙呆在当场。

心中只想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两句至理名言。

看来邯郸没有人是欢迎他的了。

后方蹄声响起，一骑擦身而过，敏捷地递了一个纸团给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蒲布约他见面，上面写著时间地点。

项少龙心中一阵温暖，把纸撕碎後，回府去了。

第 08 章 嬴政之秘

项少龙独坐隐龙居幽森的林园里，一道人工小泉由石隙飞泻而出，形成一条蜿蜒而过的溪流，沿途奇石密布，层出不穷。III 这时溪水差不多全结了冰，只馀下中间少许泉水滚流，蔚为奇象。

乌廷芳等都不敢来打扰他。

心中思潮起伏，想起与赵雅初次在邯郸长街相遇的情景，自己如何展开手段，把她征服。又想到她被赵穆在车上毛手毛脚，挑逗得情不自禁的淫浪。则她会移情别向其实是早有徵兆，因为她根本抵受不了任何男人的逗弄。

她只是率性而为，顾不了是非黑白之分，否则不会明知赵穆祸国殃民，仍和他打得火热，直至被他害苦，才肯离开他。若换了赵妮、赵倩，那会受胁来对付他。

可是他仍一厢情愿地信任她，只看到她媚人美好的一面，便深信她的甜言蜜语。

当然，若他在赵国扶摇直上，他们的关系可能继续保持下去。现在却证明了她受不起利欲的考验。

这时代的人都份外爱使「心术」，愈居於高位的人，愈是如此。

曾共患难的成霄变脸不念旧情，亦使他心痛不已。

这世界多的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是罕有难得。

思索间，他不自觉地依照墨子的打坐法行气止念，顷刻意畅神舒，忽被足音惊醒过来，原来是陶方来找他。

只见老朋友一脸喜色，到他身旁的大石拨掉薄雪坐下道：「那小子比猜想中还不行，终於供出来了。」

项少龙一计时间，若由昨天开始问起，至少疲劳轰炸了他超过三十小时，绝非易受的事，欣然道：「可问到甚麽内情？」

陶方有点气的道：「其实他只是个带讯的人，完全不知赵穆的底细，纯是以口头方式报告楚国的事，再把赵穆的话传回给楚国的文信君楚冷，那是楚王宠信的大臣。」

项少龙道：「今次赵穆传的是甚麽话？」

陶方颓然道：「只说三个月後请文信君派人送礼物来，就这有点特别。其他便是最近发生例如魏牟被杀那类普通消息。」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现在是否仍在审问他？」

陶方道：「当然！我怕他只是信口雌黄，所以依足你的话，不断迫他把细节重覆，看看有否前後不相符的地方。」

项少龙道：「他以前来过邯郸没有？」

陶方摇头道：「他是首次接触赵穆，为了怕别人起疑心，相信他们每次都派不同的人来。」

项少龙道：「往返楚赵两地，最快要多少时间？」

陶方道：「若是快马赶路，因有许多关隘盘查搁，只是单程也要两个月。所以我才怀疑这小子说谎。」

项少龙精通间谍方法，微笑道：「不，他没有说谎，这是防止被人迫供的暗语，三个月可能是减半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半年，送礼来是反话，我早想过若赵穆是楚国派来的人，绝不会让《鲁公秘录》落入赵人手里，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要楚人半年後派来高手，把秘录盗回去，赵穆对楚国真是忠心耿耿。」

陶方恍然道：「原来这是反话，取礼才真，而不是送礼。楚人真狡猾，而且文信侯早知『礼物』指的是甚麽，故此一听便知。」

项少龙眼中闪著亮光：「最紧要弄清楚他来邯郸扮的是甚麽身份，用的是甚麽联络手法，愈详细愈好，我正愁杀不了赵穆，今趟真是精采极了。」

陶方开始明白他的想法，兴奋地去了。

陶方後脚才去，荆俊便来找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项少龙站起身来，笑道：「看来上课并非那麽有趣，是吗？」

荆俊来到他面前，颓然道：「把我直闷出鸟来，又不敢开罪未来岳丈大人，还累我破费买了十斤腊肉送给他，结果连赵致的小手也碰不到。」

项少龙道：「见不到她吗？」

荆俊叹道：「见到又有甚麽用，这麽多同窗，难道真走过去摸她两把吗？我看大部份人，都是为她才去上课的。」

项少龙哑然失笑道：「她也在上课吗？」

荆俊摇头道：「开始时，她坐在一角处，骗得我以为是陪我上课，不半晌她便笑著跑了，影全无，下课後怎也找不到她。唉！拿剑迫我也不会再去了。」

项少龙摇头叹道：「太没有耐性了，怎能夺得美人芳心。」

荆俊只是摇头。

项少龙道：「你陪我到外边走一趟。」

两人换过普通装束，坐上马车，出了城堡，才在转角处溜下马车，由荆俊远远吊著他，看看有没有跟的人。

半个时辰後，项少龙在城南一处密林里，见到了蒲布。

蒲布兴奋地道：「事情比想像中还顺利，赵穆的头号手下郑约明把我们全体招纳过去，不是我自夸，我们这批武士於平原君在生时，在邯郸真的有头有脸。」

项少龙道：「有甚麽消息？」

蒲布歉然道：「我们刚刚安顿下来，甚麽都听不到，看来没有一年半载，是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

项少龙道：「没有关系，你们就在那里留一段时间，到时我会回来找你们，完成一件大事後，才领你们离去。」

蒲布道：「一切全听项爷吩咐。」顿了顿道：「项爷！我们只希望追随你。」

项少龙诚恳地道：「我明白的，必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厚爱 and 期望。」

两人拟好联络的方法後，项少龙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叫齐雨的齐人？」

蒲布道：「项爷问得真好，我和刘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当他的保镖，还陪他四处玩乐。」

嘿！这小子对女人真有一手，那些姐儿见到他，都像蜜蜂找到花蜜般黏著不放。」

项少龙心中一痛，想起雅夫人，低声道：「有没有陪过他去见雅夫人？」

蒲布道：「这就没有，但昨晚他却不用人陪，溜出使节馆，说不定是去找她了。」

项少龙道：「这事你谁也不要说，好了！若没有甚麽特别事，千万不要与我联络，无论听到赵穆对我有甚麽不利行动，亦不要来通知我。千万紧记。」

蒲布知他智计过人，这样说虽不合情理，但其中必有窍妙。肯定地答应了。

分手後，项少龙回到乌府，意外地发现乌应元、乌卓和滕翼三人全在等候著他。

在密议室内，乌家几个最重要的人物：乌氏、乌应元、乌卓、陶方和项少龙全体列席，还多了个滕翼，显出他因项少龙的关系和表现超卓，取得了乌家众人的信任。

这是有关乌家存亡的最重要会议。

乌卓首先报告道：「我和滕翼依孙姑爷吩咐，在那二千精锐里选出了五百人，照孙姑爷提议的方法逐一测试他们。嘿！想不到只有七十七个人能过关，明天会开始训练他们，不过我敢保证这些都是能以一挡百的战士。」

项少龙微笑道：「你们只有十天时间，好好掌握了。」

众人大奇，问他为何肯定只有十天？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把整件事说出来，只隐瞒了假嬴政一事，因为他曾答应要守秘。

乌应元眉头大皱道：「那麽你怎样把她母子弄出来呢？弄了出来毒发身

亡岂非更糟？」

项少龙胸有成竹道：「这事另有转折，可是当朱姬要说出来时，赵穆却来打断了，总之可包在我身上。」

众人始松了一口气，回复希望。

滕翼冷冷听著，脸容没有半分变化，予人一种沉毅不拔的豪雄姿态。

陶方赞道：「少龙真的智计过人，反利用赵雅去骗倒了赵王和赵穆，看来这十天无论我们有任何异举，他们亦不会干预的了。」

乌氏点头道：「若没有少龙，今次我们定是一败涂地，片瓦不留。」转向儿子道：「秦国那边的牧场搞得七七八八了吗？」

众人大讶，这才知道乌应元竟去了秦境内部署。

乌应元道：「我选了四个地方经营牧场，两年前已派出经验丰富的老手去处理，现在颇具规模，足可勉强容纳我们移去的物资和畜牲。哼！我真想亲眼看到孝成王那昏君在我们走後的表情。」

项少龙忍不住问道：「牧场内那麽多牲口，沿途又有赵兵设关驻守，怎走得了？」

乌应元笑道：「我们不会动这个牧场的半根草，移的都是接近秦境的几个畜牧场，这几年来我们借口对付秦人，不断把边境的牧场扩充，最好的牲口都送到那里去。」

陶方接口道：「表面上赵人仍与我们乌家保持良好关系，边境的守军那知道这里的事，只要秦人同意，就算把所有牲口全体迁移，也不是难事，何况我们只送走最好的牲口，以作配种之用。」

乌卓道：「边防赵军有很多是我特别插进去改名换姓的乌家子弟，做起事来非常方便。」

项少龙心中佩服，原来为了救嬴政母子，几年前乌应元便开始做工夫，所以现在才如此轻松从容。

滕翼若无其事道：「不会有任何牲口留给赵人吧？」

乌氏淡淡道：「这个当然！」

项少龙心中不忍，想起遍牧场尽是牛马一体的可怖情景，但这亦是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改变话题道：「现在最关键的事，就是我们能把城堡守得多少天，愈久我们便愈有把握逃出去。」

滕翼和陶方刚得闻秘道的事，所以明白了他的意思。

因为赵人会以为他们被困在城堡里，不会派人追他们，而朱姬母子亦可由地道离城，故愈守得久，他们便愈逃得远，甚至在边防军接到消息前，早安抵咸阳了。

乌卓道：「这事包在我和滕翼身上，这几天我会秘密由地道把兵员物资和守城的器械运来藏好，滕兄则负责训练守城的战术。」

乌应元向陶方道：「陶公最好把外人调往别处，尽量遣散没关系的婢仆，歌姬则挑选精良的送出城外，但要装作秘密的样儿才成。」

众人除滕翼项少龙外，都笑了起来。

前者自妻儿惨死後，罕有欢容；项少龙则是想起了乌氏与堡偕亡的决定。

忍不住道：「爷爷——」

乌氏插入道：「这事只能以血来清洗，使乌家後人永不忘记与赵人的仇」

恨。谁要对付乌家，都要付出惨痛代价。」

轻叹一口气後，眼中射出缅怀的神色，缓缓道：「我们祖先实是秦国贵胄，因斗争被迫流落到赵国，就是凭著坚毅不屈的精神，在荒山野地设置牧场，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畜牧大王。现在我的後代终於返家了，而我则能轰轰烈烈而死，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乌卓默然无语，乌应元和陶方则神色凄然。

滕翼眼中射出尊敬神色，动容道：「好汉子！」

乌氏欣然一笑，辛苦地站起来道：「所以这几天我要尽情享乐，没有甚麽事就不要烦我了。」

哈哈一笑，在众人目送下，哼著小调离室去了。

滕翼和项少龙并肩朝内宅方向走去，问道：「准备怎样处置倩儿？」

项少龙知他疼爱这美丽的公主，怕自己会把她舍下不顾，保证道：「我怎也要把她带在身边。」

滕翼放下心事，转头找乌卓去了。

当日黄昏，乌氏秘密为项少龙与乌廷芳举行婚礼，又为他纳了婷芳氏为妾，正式定了名份。

该晚项少龙又和荆俊潜入质子府。

项少龙驾轻就熟，避过哨岗守卫，来到朱姬香闺，两人躲在榻上，细细密语。

朱姬媚艳的脸庞和他共用一枕，玉体毫无顾忌的紧挤著他，由於她是侧卧，迷人的气息有节奏地随著呼吸送入他的耳腔里，那种诱惑性是没有男人可以抗拒的。

幸好项少龙的眼睛投往帐顶部，否则被她那对媚眼一看，保证会不克自持，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来。

在这男权高张的时代，女人都懂得要以她们的天赋本钱控制男人。朱姬正是这类妲己式尤物中的表表者。否则庄襄王就不会对她念念不忘，而赵穆这双性恋者和大夫郭开此等精明人物，也不会同时迷恋上她了。

朱姬不说正事，先道：「你没有爱上赵雅那淫妇吧？」

项少龙心道女人即是女人，时间宝贵，朱姬偏有闲情要来管这种闲事，惟有顺著她语意道：「你熟悉她吗？」

朱姬不屑道：「赵穆以前不时带她到我这里来，你说算不算相熟？」

项少龙记起赵雅曾暗示与那假嬴政有暧昧关系，看来就是这种在赵穆指示下做的荒唐事，心头一阵厌恶，亦有种解脱的感觉，因为再不用为赵雅负上感情的责任了。

朱姬忽地轻笑起来，得意地道：「赵穆虽然狡猾，却绝非我们的对手，你应知道怎样好好利用这个淫妇吧！」

项少龙暗叫厉害，给她一口道破了自己的手段，深吸一口气道：「今次事成，确赖她的帮忙。」忍不住道：「夫人！你的儿子究竟在那里？」

朱姬道：「先告诉我你的计划，让我看看是否可行，才可以告诉你。」

项少龙历经变故，学懂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扼要地把计划告诉了她，却隐去了乌家地道这最重要的环节，并改为由城西出城。

朱姬已非常满意，温柔地吻了他脸颊，纤手抚著他宽阔的胸膛，娇媚地道：「你腰间硬梆梆的，扎了甚麽东西在那里？」

项少龙道：「就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工具和杀人於无形的飞针。」朱姬色

变道：「赵雅知不知道你这本领？」

项少龙细心一想，摇头道：「她虽曾见过，但我从没有解释用法，而且她看来仍希望我能独自逃生，应不会向赵穆透露。」

朱姬松了一口气，耳语道：「我们不能只是靠碰运气，你明晚可否给我带些烈性迷药来，必要时，我要自己想办法溜出去。」

项少龙愈来愈发觉这女人不简单，皱眉道：「我们就算可迷倒屋内看守你的婢女，亦过不了守卫那一关。千万不要相信郭开，他只是在骗你的身体。」

朱姬「噗哧」笑道：「傻呆子才会相信他，我要迷倒的人就是他，这是我十年来朝思暮想度出来唯一可逃走的方法，我要迷倒他是因看中他的身量和我相差不远，只要把靴子垫高，衣服内像你般扎些东西便成。」

接著叹了一口气道：「唉！若不找些事情来做，人都要被关得发疯哩。」顿了一顿，声线语气均变成郭开那阴柔尖细的声音道：「所以我每天都模仿他说话的声调和举止，若非知道绝对逃不远，我早溜走了哩。」

项少龙为之绝倒，衷心赞道：「你学得真是维肖维妙。」

足音由门外传来，项少龙忙躲进暗格去。

婢女推门入房，揭帐看到假装熟睡的朱姬後，才安心离去。

项少龙钻了出来。

朱姬又靠过来搂著他道：「不韦手下有个精擅易容术的人——」

项少龙打断道：「你说的定是肖月潭，我刚见过他哩！」

朱姬欣然道：「现在我才真的毫无保留地相信你。好啦！告诉你吧，我虽不懂易容术，但也曾因兴趣从他处学到了些窍诀，闷著无聊时每天都设法假扮郭开的模样，自信除非相熟的人，否则绝不会看出破绽。」

项少龙心中感叹，由此可知朱姬多麼渴望离开这个囚笼，亦见她在绝境中坚毅不屈的斗志。

朱姬道：「你至紧要带迷药来给我，人是很奇怪的，无论做好事或坏事，开了头便难以控制，所以赵雅迟早会把你完全出卖，以赵穆的谨慎多疑，必会加派人手看管这里。」

项少龙同意道：「给你这麼一说，我也有很不好的预感，若让赵穆知道我有高来高去的本领，定会针对这点加以应付。」说著坐了起来。

朱姬讶道：「你干甚麽？」

项少龙没有答他，移到窗旁，往外看去，刚好一队巡卫经过。待他们去後，往外面的荆俊打出手势，不一会这小子灵若狸猫般穿窗而入。

项少龙吩咐了他回乌家取药後，看著他安然离开，才回到床上。

朱姬瞪大眼睛看著他道：「原来竟有这麼身手高明的人物助你，难怪赵穆对你这麼忌惮。」

项少龙道：「夫人快点说出有关储君的事吧！」

朱姬好整似暇地道：「这麼急干吗？横也要等人拿东西来你才会走。你也不知人家心中憋得多麼辛苦，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个说话的对象。」

项少龙又好气又好笑，软语道：「算我求你吧？」

朱姬得意万分，媚力直迫而来，柔声道：「少龙！亲亲人家好吗？」

项少龙无奈下，别过脸来，只见她那对摄人心魂的媚眼魅力四射，一瞬不瞬的直盯著自己。

两对目光交接了片刻，朱姬香唇主动的印在他嘴上，娇躯还轻轻向他摩擦扭动。

阵阵销魂蚀骨的感觉，遍袭全身，项少龙立时欲焰高涨，难以自制。

朱姬的香唇移开少许，花枝乱颤轻笑道：「我还以为你是能不动心的怪人，原来和其他男人毫无分别。」

项少龙大感气愤，亦因此分散了精神，压下了欲火，微怒道：「夫人！」

朱姬伸出两指，按在他嘴上，哄孩子般道：「不要发怒，人家是真心想和你亲热的！」

项少龙拿她没法时，朱姬正容道：「当日为了避人耳目，不韦和异人郎君没有把我带走，当时我刚产下一子，尚未足月。他们走後，我知道形势不妙，说不定政儿会被赵人杀掉。愤，於是连夜使仆人出外找寻其他婴孩，好代替政儿。」

项少龙恍然道：「原来现在宅中的假嬴政是这麽来的。」

朱姬苦恼地道：「匆忙下做的事，自然会有错漏，一时间亦找不到同龄的婴儿，惟有以重金买了个三岁的小孩代替。幸好那时没有人当异人郎君是个人物，连他有没有孩子都不知道。当夜赵穆发觉吕不韦和异人郎君遁走後，凶神恶煞的来把所有婢仆全体处死，只剩下我和那假儿子，也没有起疑心。」

项少龙这才恍然，怪不得嬴政的年龄与史书不符，真实的情况竟是这麽曲折离奇的。

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之前二六零年，自己到此已有年多光景，眼前应是公元前二四九年，中间隔了十一年。

假设秦始皇是在长平之败传到赵国後才出世，古代讯息不便，说不定已跨了一年，所以嬴政应是在长平之役後一年的年头出生，那他在公元二四六年登位时，即距今三年後，便刚好是十三岁了，证实史书无误。

自己真蠢，竟猜不到这嬴政是假的。

以前想不通的事，立时贯然而悟。

这才合道理，以秦始皇的雄材大略，怎会是窝囊的人物。

朱姬由衣服里掏出一块式样特别，刻有凤凰纹饰的精致玉坠，解下来珍而重之塞入项少龙手心里，又把他手掌阖了起来，两手用力包紧他的铁拳，柔声道：「真正的政儿却被送到邯郸一个刚在长平之役失去了两个儿子的穷家寄养，说明将来以玉坠相认。政儿颈上戴著同样的玉坠子。这个是凤纹，那个刻的是龙纹。」

项少龙道：「那对夫妇知否储君的来历？」

朱姬眼中射出又喜但又忧心忡忡的神色，紧张得呼吸急促起来，娇喘著道：「当然不会让他们晓得，只说是富家千金的私生子，当时我想不到会立刻被软禁起来，知情的仆人又给杀了，所以直到今天你来後，才有机会告诉你这件事。天啊！你定要给我把他找来才成，否则我也不要活了。」

项少龙手心感觉著玉坠传入手内朱姬玉体的馀温，充满信心道：「我敢以人头担保，必可找到他。」

他自是信心十足，否则历史就不会是那样的了。

朱姬呻吟道：「不要哄我欢喜。」

项少龙道：「我是个有异能的人，预感到的事绝不会错。」

朱姬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会後，凑到他耳旁念出了横亘心内十年那收养她儿子的人的姓名和住址。

项少龙用心记著。

窗门轻响，荆俊去而复返，手中提著大包迷药，笑嘻嘻来到帐前，运

足眼力打量朱姬，立时目定口呆，忘了说话。

朱姬看得「噗哧」一笑，自是百媚千娇。

项少龙责道：「小俊！」

荆俊这才灵魂归位，道：「这是烈性迷药，只一点点可教人躺上一天，冷水都救不醒，这里是足够迷倒百多人的份量了。」

蓦地远方蹄音骤起，由远而近。

朱姬和项少龙同时一震，知道朱姬果然料对了赵雅。

项少龙更知赵雅不但愈陷愈深，还重新被赵穆控制了，否则不会在这等夜深时份，赵穆才派人来重新布防，显是赵雅在床上把有关他的本事透露给赵穆知晓。

匆匆与朱姬约定了逃走的时间地点後，两人迅速离去。

刚攀上高墙，卫士已由假嬴政居所那边拥来，展开新防卫网。

由此刻开始，这坚强的秦始皇之母，便要自己的力量和才智逃生了。

第 09 章 偷天换日

翌日清早，急不及待的项少龙偷偷溜到街上，故意绕了一个圈子，才来到城西贫民聚居的地方。

虽说是穷民，生活仍不太差，只是屋子破旧一点，塌了的墙也没有修补吧了！这里的人大多是农民出身，战争时农田被毁，不得已到城市来干活。

他依著地址，最後来到朱姬所说的南巷。

这时他亦不由紧张起来，抓著一个路过的人问道：「张力的家在那里？」

那人见他一表人材，指著巷尾一所围著篱笆的房子道：「那就是他的家了！」接著似有难言之隐，摇头一叹去了。

项少龙没有在意，心情轻松起来，暗忖应是这样才对，举步走去，来到门前，唤道：「张力！张力！」

「咿呀」一声，一位四十来岁样貌平凡的女人探头出来，惊疑不定的打量了项少龙一会，问道：「谁找张力？」

项少龙微笑道：「你是张家大嫂吧！」由怀中掏出玉坠，递到她眼前。

「砰」的一声，张嫂竟像见了鬼似的猛地把门关上。

项少龙给她的反应弄得楞在当场，呆子般望著闭上的木门。

不一会屋内传来男女的争辩声。

项少龙反心中释然，养了十年的孩子，自然不愿交还给别人，惟有在金钱上好好补偿他们了。

伸手拿起门环，轻叩两下。

顷刻後门打了开来，一名汉子颓然立在门旁，垂著头道：「大爷请进来。」

项少龙见他相貌忠诚可靠，暗赞朱姬的手下真懂拣人。

步入屋中，只见那妇人坐在一角，不住饮泣，屋内一片愁云，半点生气也没有。

更不闻孩子的声音或有甚麽孩子衣物。

项少龙皱眉道：「孩子呢？」

那妇人哭得更厉害了。

张力双目通红，痛心地道：「死了！」

这两个字有若晴天霹雳，轰得项少龙全身剧震，差点心脏病发，骇然叫道：「怎麽死的？」

张力凄然道：「旧年燕人来攻邯郸，所有十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被徵召去守城，被燕人的流箭射杀了。我们虽受了大爷你们的金钱，却保存不了孩子，你杀了我们吧！活下去亦没有甚麽意义了。」

项少龙失声道：「可是他去年还未足十岁啊！」想起刚才指路那人的神态，才明白是为他们失了儿子而惋惜。

张力道：「只怪他生得比十三岁的孩子还高大，一天在外面玩耍时，被路过的兵哥捉了去。」

项少龙颓然坐下，把脸埋在两手里。

天啊！秦始皇竟然死了，怎麽办才好呢？

不！这是没有可能的，这对夫妇定是骗我。但看其神态，又知这是实情，尤其一边墙的几上，正供奉著一个新牌位。

张力在怀里掏出一个玉坠子，递给他道：「这是从他身取来的，他就葬在後园里，大爷要不要去看看？」

项少龙挪开双掌，眼光落在玉坠子上。

一个荒唐大胆的念头，不能抑制地涌上心头。

项少龙来到夫人府，果如所料，赵雅仍未回来。

府内多了些生面的人，赵大等他熟悉的却一个不见，婢女中除小昭和小美外，其他都给调走了。

项少龙知道赵雅必有很好的借口解释这些安排，但仍很想听她亲口说出来。她愈骗他，他就愈可把对她不住的淡薄爱念化成恨意。

赵盘独自一人在後园内练剑，专注用神，但项少龙才踏进园内，他便察觉到了，如见到世上唯一的亲人般持剑奔来。

项少龙「嚓！」地拔出李牧所赠的名剑血浪，大喝道：「小子看剑！」

赵盘眼中精光一现，挥剑往他劈来。

项少龙摆剑轻轻松松架著，肃容道：「当是玩耍吗？狠一点！」

赵盘一声大喝，展开墨子剑法，向项少龙横砍直劈，斜挑侧削，攻出七剑。

到第七剑时，终因人小力弱，被反震得长剑甩手掉在地上。

赵盘一面颓丧，为自己的败北忿忿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项少龙为他拾起长剑，领著他到园心的小桥对坐在低栏处，正容道：「小盘！你是否真有决心排除万难为娘报仇？」

赵盘点头斩钉截铁道：「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赵穆和大王杀了。」

项少龙沉声道：「你不是和太子是好朋友吗？」

赵盘不屑地道：「他从来不是我的朋友，只懂凭身份来欺压我，娘从了你後，他便整天向人说娘是淫娃荡妇，若可以的话，我连他也要杀掉呢。」旋又颓然道：「但就算我像师傅那般厉害，也杀不了他们，否则师傅早就把他们杀了。」

项少龙暗暗惊异他精到的推论，微笑道：「你要报仇，我也要报仇。不

若我们做个分配，赵穆由我对付，孝成王这昏君则交给你处置，好吗？」

赵盘那想得到项少龙这麼看得起他，瞪大了眼睛，呆看著这唯一的「亲人」。

项少龙道：「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假设你真有为娘报仇雪耻的决心，便依我吩咐去做，否则亦绝不可露半句出去，连倩公主和雅夫人也不例外。」

赵盘跳了起来，跪倒地上，重重叩了三个响头，小眼通红道：「只要能为了娘报仇，我赵盘甚麽都肯做。」

项少龙低喝道：「站起来！」

赵盘霍地立起，眼内充满了渴想知道的神色。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我想使你成为统一六国的秦始皇！」

赵盘呆了一呆，嗫嚅道：「甚麽是秦始皇？」

赵雅步入园内时，项少龙刚把玉坠挂到赵盘颈上。

由这一刻起，他就是秦国王位的继承者嬴政。

赵盘的神色又惊又喜，但眼神却坚定不移，充满一往无前的决心。

没有人比他这个长居王宫的小孩，更明白这机会是如何难得。

也惟有成为天下最强大国家的君主，他才有能力杀死赵王，为母亲妮夫人洗雪仇恨。

他不但恨赵王，亦恨每一个袖手旁观，以冷脸向著他的赵人。

现在只有项少龙能使他完全信任。

赵雅微笑来到他们师徒之旁，赞道：「我从未见过小盘这麼勤力的。」

项少龙向赵盘使个眼色，後者乖巧地溜走了。

赵雅虽勉强装出欢容，但脸色苍白疲倦，显然昨夜并不好过。

项少龙故意道：「雅儿是否身体不适？」

赵雅微颤道：「不！没有甚麽事。人家这几天四出为你打探消息，差点累坏了。」

项少龙皱眉道：「为何这里多了这麼多生面人，赵大他们那里去了？」

赵雅早拟好答案，若无其事道：「我把他们调进宫里的别院去了，没有他们帮手，我在宫内行事很不方便。」

怕他追问下去，岔开话题道：「计划进行得如何？联络上嬴政吗？」

项少龙颀然道：「看来除了强攻外，再没有其他方法，不过乌家的子弟兵人人能以一挡十，我的计划定能成功，赵穆和孝成王休想活过农牧节。」

赵雅垂下俏脸，不能掩饰地露出痛苦和矛盾的神色。

项少龙暗忖：让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讶然道：「雅儿你这几天总像心事重重，究竟有甚麽心烦事，不若说出来让我分担，没有事情是不可以解决的。」

赵雅一震道：「那有甚麽心事，只是有点害怕吧了！」

堆起笑容，振起精神道：「少龙最好告诉我当日行事的细节，让我和三公主好好配合你，才不致到时会有错失。」

项少龙微笑道：「不用紧张，过几天我才把安排详细告诉你，因为其中部份仍未能作最後决定。」心中暗叹，明白到赵雅是要出卖他到底了。

赵雅忽道：「少龙！这几天有没有听到关于人家的闲言闲语？」

项少龙淡然道：「你是说齐雨的事吧！怎麽会呢？我绝对信任我的好雅儿，明白到你是虚与委蛇，以瞒过赵王对我们的怀疑。」

赵雅神色不自然起来，像有点怕单独面对项少龙般，道：「不去看你的

美丽公主吗？」

项少龙潇洒地站了起来。

赵雅呆看著他充满英雄气概的举止神态，秀眸一片茫然之色。

项少龙心中冷哼一声，想到将来她明白到自己亦在欺骗著她，便涌起极度的快意。

接著的几天，乌家全力备战，兵员和物资源源不绝秘密由地道运进城堡内。

项少龙亲自训练那七十七个乌家的特种部队，而他所用的方法，使滕翼这精通兵法的人亦为之倾倒，那想得到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训练方法。

他亦不时往见小盘，教他如何扮在穷家过了十年的嬴政，到后来反是由小盘告知他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项少龙见他这麼精乖，大为放心。

不经不觉，离农牧节只有三天时间。

情势顿时紧张起来。

现在项少龙最担心是朱姬，若她走不出来，他们便真的要强攻质子府了，没有了她，小盘亦成不了嬴政。

所以他们另有一套应变计划。

这天午後，离去了整整七天的肖月潭终于回来了。

进入密室後，肖月潭神态大是不同，歉然向乌应元和项少龙两人道：「首先！图爷著肖某先向你们道歉，因为先前实存有私心，言语间有不尽不实之处。但保证由此刻起，我们会诚心诚意与诸位合作。」

乌应元如在梦中，不知项少龙使了甚麽手段，使这人态度大改。

项少龙却心中惊惶，知道这图先是个果敢英明的人物，如此一来，才有可能成事。

肖月潭道：「幸好得少龙提醒，否则图爷说不定会给赵人抓到。」

项少龙问道：「你们来了多少人？」

肖月潭道：「随我潜入城共有三十人，都是一等一的强手。」顿了顿道：「图爷身边有一百二十人，亦是他手下最精锐的好手。」

项少龙道：「肖先生最好命入了城的所有人全到乌府来。」

肖月潭一呆道：「少龙是否想和赵人打一场硬仗？」

项少龙微笑道：「可以这麼说，也不可以这麼说，先生请恕我卖个关子，後天我会把全盘计划奉上，事关重大，请先生见谅。」

肖月潭笑道：「少龙如此有把握，我反更为放心，现在图爷藏在城外一处山头的密林里，静候我们把政太子和夫人送出城外。」

乌应元笑道：「先生真行，那几名服侍过先生的歌姬都不知多麼念著先生呢，只要先生一句说话，我们便将她们送到咸阳府内——」

肖月潭喜动颜色道：「天下人人都说乌家豪情盖天，果是言不虚传，肖某交了你们这些好朋友了。」

项少龙告辞离去，途中遇到来找他的荆俊，原来滕翼有事找他。

到了靠近城墙的一座成了临时指挥部的小楼，滕乌两人正在研究质子府的详图。

项少龙奇道：「那里弄来的好东西？」

荆俊得意地道：「是我画出来的，只要我看过一次，便可默写出来。」

项少龙大讶，想不到荆俊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画功又那麽了得，夸

奖他两句後，道：「希望不要用这强攻质子府的後备计划就好了，否则纵能成功，我方亦要伤亡惨重。」

滕乌两人一齐点头，可见对攻打质子府，均存有怯意。

荆俊道：「若要把质子府攻破，那确是难之又难的事，但若只须救出朱姬，情况便完全不同，只要由我率领那『精兵团』便行了。」接著说出计划，竟然头头是道。

三人大讶，同时对他更刮目相看。

项少龙暗忖这小子正是天生的特种部队，比自己还行，正容道：「由现在开始，你就是精兵团的头领，你最好和他们同起同息，将来合作起来，便可如鱼得水了。」

荆俊大喜，别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他却闲著无聊，只能当滕翼的跑腿，这时忽变成精兵团的指挥，怎还不喜出望外。

一声呼啸，迳自去寻他的部下。

乌卓苦笑摇头，追著去了，没有他的命令，谁会听这麼一个乳臭未乾的小子指挥。

滕翼闭目养了一回神後，睁眼道：「我仍放心不下倩儿。」

项少龙道：「照理未到农牧节，他们应不会摆布倩儿，免得惹起我们的猜疑。」

滕翼道：「在赵王眼中，倩儿已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我担心他当天就会赐她一死，我们便错恨难返了。」

项少龙给他一说，更多了小盘这项担心，以赵王的凶残无情，说不定小孩子也不放过，惊疑地道：「那怎办才好呢？」

赵穆迫赵雅把自己的人全部调走，一方面是由他的人监视雅夫人，教她不敢背叛他，同时亦可把赵倩控制，要她生便生，死便死。

项少龙是关心则乱，脑内一片空白，想不到任何方法扭转这恶劣的形势。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只能待到最後一刻，才可把赵倩救出来。

滕翼道：「假若赵王早一天把赵倩召入宫中，我们便甚麽办法都使不出来了。」

虽是在这寒冬时份，项少龙仍热汗直冒，骇然道：「我倒没想过这麼一著！」

滕翼冷静地道：「这事包在我身上，赵穆仍不知我们看穿了他的诡计，所以不会派大军驻防夫人府，就算派人押解赵倩回宫，亦不会劳师动众，只要我们派人十二个时辰注视夫人府，到时随机应变，便不怕有失了。」

项少龙有苦自己知，问题是在小盘身上，他下了决心，不把小盘假扮嬴政一事告诉任何人，将来除他和赵倩、乌廷芳有限几人外，便没有人知道小盘的真正身份。

滕翼道：「怕就怕赵王狠心到把女儿就地赐死，这事真伤脑筋。」

项少龙把心一横道：「这事说不定要强来了，我就施压力迫赵雅让我把倩儿带到这里来，她唯一方法就是请示赵王，假若他真是存心处决女儿，亦不会介意女儿到乌家来，还可多加我们一项掳劫公主的罪名，他们更可振振有词了。」

滕翼道：「理论上你应把赵雅一起带走，她难道不会生疑吗？」

项少龙也感到这方法行不通，愁怀难舒时，雅夫人派人来请他到夫人府去。

项少龙匆匆上路，心知肚明是到了向赵雅摊出假牌的时候了。

第 10 章 错有错著

项少龙在幽静的内轩见到赵雅。

是日天气晴朗，多天没有露面的太阳温柔地照拂著银白色的世界。

今次项少龙连小昭小美都见不著，看来整个夫人府已彻底换上了赵穆方面的人。

赵雅一身素黄，精神好了一点，但仍掩不住凄苍的玉容，有种令人心碎的孤清美态，露出内心受到的折磨和矛盾。

项少龙却对她没有半丝同情。只暗叫活该。

坐好後，献茶的婢女退了出去，赵雅轻轻道：「事情进行得怎样了？」

项少龙淡淡一笑道：「尚算顺利，你那处有甚麽新的消息，赵穆有没有收到风声？」

赵雅摇头道：「王兄和赵穆的精神都摆在和燕人的战争上，暂时无暇顾及其他事情。」顿了顿续道：「倒是晶王后催促你快点动手，著我告诉你王兄因你与李牧合谋上书一事，非常不满，极可能在农牧节後，对付你和乌家。」

项少龙暗忖这是要加强我动手的决心了。赵雅你真是非常卖力。

赵雅见他沉吟不语，道：「你们与吕不韦他们联络上了吗？若没有秦人的接应，怎把朱姬母子送回咸阳去？」

项少龙装作苦恼地道：「早联络上了，他们派了图先率人来接应，但仍不信任我们，只说我们若能把朱姬母子偷出城外，便到城西的马股山与他们会合。」

赵雅怎知这是胡诌出来的，俏目亮了起来，加紧追问道：「现在只剩下两天时间，出城的秘道弄好了吗？」

项少龙灵机一触道：「甚麽都预备妥当了。」接著以最深情诚恳的语气道：「对我来说，你和倩儿比朱姬母子更重要，所以我决定了先把你、倩儿和小盘三人送往城外，才发动对你王兄赴牧车队和质子府的特袭，否则宁愿取消整个计划。」

赵雅娇躯一震，垂下头去道：「我们真的是那麽重要吗？」

项少龙心中暗笑，道：「失去了你们，我还有甚麽乐趣，依照往例，你王兄的车队将於大後天辰时中离城，我会早少许於卯时末在後门处等你们，若诸事妥当，立即派人先送你们到城西，待我劫到朱姬母子後，再来与你们会合，一起由秘道离城。」

赵雅道：「谁负责城外的伏击呢？」

项少龙道：「当然是由乌卓负责，车队经过长草原时，我们的人会藏在预先挖好的箭坑内，在他们毫无防范下，只是弓劲箭，便教他们应付不了，这计划可说万无一失。」

赵雅樱唇轻颤，以蚊蚋般的声音道：「好吧！到时我会和三公主、小盘溜出来与你会合。」

项少龙见目的已达，过去找赵倩。赵雅则借词回宫向晶王后报告，离

府去了。但项少龙当然知道她是要向赵王报最新的情况。

赵倩见到他自是非常开心，但又是忧心忡忡，怕他斗不过赵王和赵穆。

项少龙把她拥入怀里，一边轻怜蜜爱，一边告诉她小盘化身作嬴政一事。

听得赵倩俏脸色变，也不知应害怕还是兴奋，吁出一口凉气道：「难怪小盘这些天来行为古怪，不时自言自语，累得我还以为他念母过度，失了常性，又不敢告诉你，怕分了你的心神。」

项少龙道：「除了你和廷芳外，便没有人知悉他真正的身份，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也不可揭破此事。」

赵倩道：「我明白了！」

为了安她的心，项少龙把刚才对赵雅说的话，告诉了她，再商量的怎样为小盘掩饰後，才回乌家城堡去了。

次日项少龙再到夫人府找赵雅，探听她的口风。

果如所料，赵雅没有反对这安排。

站在赵穆的立来说，项乌他们便像在他的掌心内变戏法，怎样变也变不出他的手心之外。所以绝不会因此而放过一举把项少龙和乌家所有潜在势力尽歼的天赐良机。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小孩胆子较小，我想先把小盘带走，雅儿有甚麽意见？」

赵雅那会在意一个无关痛痒的孤儿，点头答应了。

项少龙长身而起，正要离去。

赵雅轻呼道：「少龙！」

项少龙转过身来，赵雅把娇躯挨入他怀里，纤手缠上他脖子，献上香吻，用尽所有力气，出心中的痛楚。

项少龙虽半点兴趣也欠奉，亦唯有虚与委蛇，装作热烈贪婪地痛尝她的小嘴。

唇分後，赵雅的热泪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项少龙故作惊奇道：「有甚麽心事呢？」

赵雅伏在他肩上失声痛哭起来，好一会後才平复过来，道：「人家太高兴了，才如此失态吧！」

项少龙心中大骂。

赵雅离开了他，拭著泪道：「去找小盘吧！」

项少龙公然领了小盘出府，途中为他换过预备好的破旧衣服，又吩咐一番後，才带他回乌家城堡。

此前他已把嬴政另有其人一事告诉了有关人等，乌家各人自是振奋莫名，最高兴的还是肖月潭，如此一来，整个局势顿时扭转过来。

刚踏入府门，乌应元和肖月潭两人已抢著迎上来，跪下高叫太子。

小盘诈作慌张失措，躲到项少龙身後，只是嚷著要见亲娘。

项少龙向各人道：「他仍未习惯自己的真正身份，让我带他去让廷芳照顾，待他见到王后再说吧！」

众人那会疑心，欢天喜地拥著这假太子到内府去了。

时间转瞬即逝，农牧节终於来临。

天尚未亮，城堡内所有人都起来了。

此时所有妇孺，借口到牧去庆祝农牧节，均离城去也。婷芳氏和春盈

四女亦是其中一批被送走的人。

乌廷芳大发脾气，坚持要留在项少龙身旁，众人拿她没法，惟有答应。

城内除乌卓手下的二千精锐子弟兵外，还有在忠诚上没有问题的七百多名武士和二百多男女壮仆，人数达三千人，加上高墙和护河，实力不可轻侮。

这也是赵王等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能把他们引离坚固的城堡，对付起来自是轻易多了。

吃过战饭後，项少龙领著滕翼、荆俊、肖月潭和他三十名武技高强的手下，与由乌家七十七名精锐组成等於特种部队的精兵团，摸黑出门。

他们离堡不久，乌卓便率领另五十名好手驾著马车，往夫人府开去。

半个时辰後，到达夫人府的後门时，天才微亮。

後门立即打了开来，闪出赵雅和赵倩。

有人拉开车门，恭请两人上车。

赵雅微随著赵倩跨到车上，只见乌卓和另两人坐在马车上，冷冷道：「夫人你好！」

赵雅大感不妥，马车已朝前开出。

赵雅强作镇定道：「少龙呢？」

乌卓向那两人打个眼色，那两人立即出手，把赵雅绑个结实，还封著了她的俏口。

乌卓则把预备好的衣服，递给赵倩，让她加盖身上，不一会已摇身一变，化成男儿模样，若非近看，绝难发觉破绽，尤其唇上的假须，更是维肖维妙。

赵雅惊惶的美目看看乌卓，又看看对她不屑一顾的赵倩，终於明白了是甚麽一回事，一时愧悔交集。

乌卓厌恶地看著她道：「你这又蠢又贱的荡货，竟敢出卖我们项爷，真是不知自量。」「呸」的一声向她吐了一口涎。

马车这时转入了一条林间小径里，乌卓和赵倩两人走下车去，马车才再朝前开出。

赵雅的泪水终忍不住汨汨流了下来。

车窗外忽见雨雪飘飞。

项少龙、滕翼、肖月潭等藏在质子府对面的密林里，注视著质子府正门的动静，一切看似全无异样，门外更不见守卫，似乎毫没戒备。

肖月潭怀疑地道：「夫人会否这麽轻易溜出来呢？」

项少龙看著茫茫的雪花，暗忖史书上确有写明朱姬母子都安然返抵咸阳，所以这看来没有可能的事，应该会顺利发生的。充满信心地道：「一定可以！」

话犹未已，质子府门大开，先是十名赵兵策马冲出，接著是辆华丽的马车，後面跟了另二十名骑兵，声势浩荡的来到街上，转左往城西驰去。

众人喜出望外，连忙行动。

埋伏那方面的荆俊接到旗号，立即发出准备攻击的命令，三十个精锐队员迅速利用早先缚好的攀索，爬上林荫大道两旁的树上，弩箭瞄准迅速接近的目标。

那车队快要来到伏兵密布的树下时，後面蹄声大作，只见一名赵兵策马追来，打出停止前进的手号。

指挥车队的小头目大讶，下令勒马停步。

忽地箭声嗤嗤，括声响，三十一个包括御车者在内的赵兵全部了账，都是一箭了命，倒下马来。

精兵队员纷纷跃下，准确无误地落在马背上，控制了吃惊嘶跳的战马。

荆俊则轻若飘絮的跃在马车顶上，正要一个倒挂金钩，探头向里面的「假郭开」真朱姬邀功领赏时，「砰」的一声一个男子持剑撞开车门冲了出来。

众人大吃一惊。

只见此人一身华服，年纪在二十五六间，高度比得上项少龙，长相英俊不凡，生得玉树临风，那对眼更有勾魂摄魄的能力，足够资格作任何娘儿的深闺梦里人。

他也非常机警，见到满地赵兵尸体，四周全是敌人，一声发喊，便想窜入道旁的树林里，那知脖子一紧，已给车顶的荆俊以猎兽的手法套个正著，手中剑甩手落地。

两名精兵队员扑上来，立时把他掀翻地上，还吃了三拳一脚，痛得弯曲起身体。

项少龙、肖月潭等刚赶过来，见到此情此景，都为之色变。

马车内空无他人。

项少龙一脚踩在那人腹上，喝道：「你是何人？」

荆俊抓著他头发，扯得他仰起那好看漂亮的小白脸。

只见那人早吓得脸无人色，颤声求饶道：「大爷饶命，我是齐国来的特使，与你们无冤无仇。」

项少龙与荆俊脸面相觑，想不到这齐雨中看不中用，如此窝囊怕死。

肖月潭气急败坏道：「怎办才好呢？郭开昨夜显然没有到夫人房去。」

众人立时醒悟到眼前此子定是去占朱姬便宜，得食後现在才离开，那朱姬虽有天下最能诱惑男人的媚骨，亦无用武之地，没引得郭开到她榻上去，当然没有机会把他迷倒。

项少龙擦地拔出血浪，指著齐雨的眼睛喝道：「你要左眼还是右眼？」

齐雨颤声道：「饶命啊！你要我干甚麽也可答应你。」

项少龙回复了冷静从容，微笑道：「我只要你回质子府去。」

马队冒著雨雪，朝质子府开回去。

项少龙和肖月潭两人坐在车厢里，胁持著惊得浑身发抖的齐雨，看著这纵横情的古代潘安，又好气又好笑。

大门打了开来，有人叫道：「齐爷回来何事？」

在项肖两人胁迫下，齐雨掀向外道：「我遗下了重要文件，须到夫人处取回来。」

那兵卫道：「郭大夫有命，任何人也不得进入质子府。」

齐雨依著项少龙传入他耳旁的话道：「这文件与贵国大王有关，非常重要，万事有我担当，快放行！」

那兵卫显因他身份特殊，又是刚由府内出去，无奈下让他们进入。

随行的赵兵当然是荆俊等人假扮的，一来由於下著大雪，兼且这批赵兵专责保护齐雨，与守府的赵兵分属不同营系，互不相识，一时竟没有察觉出岔子来。

众人松了一口气，车队迅速来到朱姬宅旁空地上。

荆俊负责留守宅外，只见花园内处处架起了种种防御敌人攻来的设施，又挖了箭壕，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庆幸不用强攻进来。

项少龙和肖月潭一左一右挟著齐雨，再跟了四人，进入宅内，守在石阶下的四名赵兵认得齐雨，虽见他脸青唇白，还以为昨夜「操劳过度」，没有起疑。

其中两兵随他们一起入内。

两名俏婢正在厅堂打扫，见到齐雨都眉开眼笑，迎了过来。

项少龙一声暗号，四名精兵队员同时出手，以从项少龙学来的手法，把两兵两婢击昏过去，又立即用绳索困个结实，塞著口拖到一角。

项少龙寒声向齐雨问道：「宅内还有多少人？」

齐雨乖乖答道：「还有五个婢女，其中两人陪著朱姬。」为了活命，他确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四个精兵队员，正要去寻人时，大门忽又打了开来，郭开兴冲冲冲了入来，向齐雨不悦地道：「使节大人为何去而复返，昨夜尚未兴尽吗？」语气中充满了酸溜溜的意味。

项少龙知他定是闻报由假嬴政处匆匆赶来，找占了他朱姬的齐雨略作发，心中好笑。

齐雨惟有向他报以苦笑。

郭开这时才有空望往齐雨身旁诸人，他目光落在脸露冷笑的项少龙时，立时色变，还未有机会呼叫，早刀剑加颈。

项少龙微笑道：「郭大夫别来无恙！」

郭开颤声道：「你们绝逃不出去的！」

项少龙淡然道：「谁要逃出去呢？」说到「逃」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

肖月潭喝道：「押他们上去。」

两名队员先行一步，找寻其他尚未制服的婢女，项少龙等则押著两人登上二楼，来到朱姬紧闭的房外。

郭开受胁迫下，无奈吩咐房内看管朱姬的壮婢开门。

门才开了少许，项少龙已抢了入去，把两婢打昏。

朱姬正呆坐在梳铜镜前，玉容不展，忽然见到有个赵兵闯进来动手打人，吓得目瞪口呆时，肖月潭已扑前跪伏地上，低呼道：「小人肖月潭救驾来迟，累夫人受苦了！」言下不胜欷，差点掉下泪来。

项少龙心想这家伙倒有些演技，难怪能得吕不韦重用，提醒道：「夫人快些变成郭开。」

朱姬这才认出是项少龙，大喜下跳了起来，先来到郭开和齐雨两人身前，左右开弓，每人赏了记耳光。

项少龙心呼厉害，喝道：「先把他两人押出去，脱下郭大夫的衣服，然後把他绑起来。」

两名队员应命推了两人到房外。

在肖月潭这高手帮助下，当朱姬上郭开的招牌长须，又穿戴上他的官服官帽时，连项少龙亦看不出破绽。

朱姬醒起一事，问道：「政儿呢？」声音显得抖颤。

项少龙微笑道：「幸不辱命！」

朱姬一声欢呼，差点要扑过去搂著项少龙亲嘴。旋又向肖月潭问道：「他——他长得像不像大王？」

肖月潭乾咳一声，先偷看了项少龙一眼，才有点尴尬地道：「当然像极了，但体质却像夫人那麽好。」

这麽一问一答，项少龙立时知道连朱姬自己亦弄不清楚她这儿子是跟谁生的。当然更想不到快要相见的儿子，根本就不是她的亲儿。这笔糊涂账，不知怎麽算才成呢。

他们不敢逗留，走出房外。

郭开自是给困个结实，见到「自己」由房内走出来，惊骇得眼珠差点掉了下来。

朱姬模仿著他的声音道：「给我宰了他！」

郭开和齐雨同时脸无人色。

项少龙不想下手杀死全无抵抗力的人，笑语道：「留下他的命比杀他会更令他受罪。」

朱姬白他一眼道：「你是个很好的人！」笑著领先下楼去了。

项少龙等反变成陪从，押著齐雨追下去了。

朱姬扮成的郭开一马当先，走出宅门，学著郭开的声音语气，向後面跟著的齐雨斥责道：「若非你是由齐国来的贵宾，本官便要把你当杖责。」

齐雨低著头，一副犯了错事的样子。

「郭开」一边责骂，一边和齐雨登上马车，项少龙和肖月潭当然也钻了进去。

车队开出，来到紧闭的大门前，守门的兵头走了过来道：「使节大人——」

朱姬揭道：「本官要和使节大人往外一趟，你们小心把守门户。」

那兵头一呆道：「大人！这处怎能没有你了你。」

朱姬大发官威道：「我自有主张，那到你陈佳来管我，快开门！」

妙在她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了出来。

那兵头一脸无奈。吩咐大开中门。

车队无惊无险开出质子府。

第 11 章 兵临堡下

马车停了下来。

赵雅正在自怨自艾，羞愧交集时，乌卓登上车厢，为她松掉绳缚。

待她活动了手脚後，乌卓命她下车。

赵雅认得这是离乌家城堡不远处的一个密林，惊惶间，几个人由树後转了出来，带头者正是被自己出卖了的项少龙。

赵雅双腿一软，坐倒地上，热泪夺眶而出，说不出话来。

项少龙将身旁的人一推，使他跌在赵雅身侧，冷笑道：「便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做对同命鸳鸯吧。」

齐雨颤声道：「不要杀我，大爷曾答应过的。」

他的懦弱，连赵雅都感鄙夷厌恶。

这好看的男人平时瞧来顶天立地，不可一世，却原来如此胆怯无能，

尤其和项少龙站在一起，与後者漠视生死的英雄气概比较，立有云泥天壤之别。

这时连赵雅也怀疑自己给鬼迷了心窍，竟恋上这样一个人。

赵雅勉强站起身来，凄恻地道：「少龙！我对不起你，也配不起你，杀了我吧！」

项少龙仰天一阵长笑，冷然无情地道：「我不想让你这淫妇污了项某人的宝剑。记得吗？我曾说过任何人要杀死本人，都要付出惨痛代价，现在我就证明给你看，叫你的王兄和赵穆来吧！」

赵雅一呆道：「你不是要逃出去吗？」

项少龙神秘一笑道：「当然！我现在立即就走，有了朱姬，我已可向秦王交待了。」

蹄声在远方轰然响起。

项少龙露出颇感意外神色，叫道：「糟了！给发觉了。」

乌卓也惶然道：「没时间走了，先回城堡去。」

赵雅以泪眼目送这曾使自己尝到真正爱情滋味的男子离去，所感到的痛悔，像毒蛇般咬著她的心。

旁边的齐雨喜叫道：「看！赵兵来了，我们有救了！」

赵雅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项少龙等大功告成，在乌家战士的欢呼中凯旋而归，通过大吊桥，冲入城堡去。

乌氏亲自在广场迎接，小盘则躲在一身戎装的乌廷芳和赵倩背後，看著回复了本来面目的「母亲」朱姬入堡下车。

朱姬这时的眼内只看到一个小盘，脸上现出无可掩藏，真挚感人的狂喜神色，往小盘奔过去。

小盘也哭著奔了出来，投入她怀里去，两母子抱头痛哭起来。

分别了十年，令她朝思暮想的亲生骨肉重投入自己怀里，她那能不哭。

小盘则是因这「母亲」而想起自己的生母，哭得比朱姬更厉害，更真诚，积蓄著的愤怒激流般倾泻而出。

乌氏来到朱姬母子旁，感动地道：「夫人，这应是高兴的时候才对。」

号角声起，表示赵军已兵临堡下。

朱姬抬起俏脸，哭得又红又肿的秀眸看著乌氏道：「我们母子得有今天，全仗乌爷豪情厚义，感激的话不说了，只要我们母子一天在秦国还可以说话，便要保得你们乌家富贵荣华，子孙昌盛。」她已闻悉乌氏与堡偕亡，以掩护她们逃走的壮烈行为，所以掏出了罕有的肺腑之言。

乌氏目泛泪光，大笑道：「有夫人这句话，乌氏可含笑九泉之下了。」

肖月潭深恐夜长梦多，催促道：「夫人！我们立即要起行了。」

乌应元和荆俊的精兵队员，加上肖月潭和他的三十名好手，护著她们母子，和与项少龙依依惜别的赵倩，往後宅去了，自然是由地道潜往城外，与图先的部队会合。

项少龙、乌卓、滕翼等则留了下来，没有了他们这几员大将，怎能抵挡人数多上了十多倍，兼後援无有穷尽的赵国大军。

赵军并没有立即进攻城堡，只在外面布防，邯郸城内外的驻军不住赶来增援，运来各种攻城工具，到第三天时才完成了整个包围的阵势。

这正是项少龙等渴望的事，就是把赵军牵在这里不放，好让朱姬他们

安然逃返咸阳。

整个计划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赵人以为嬴政仍在他们手内，所以不太计较其他人逃出去，只要攻破了城堡，杀尽乌家的人，便心满意足了。

项少龙不时在城墙露面，还特别安排乌氏和乌廷芳到城楼现身，使赵人更不怀疑他们暗有图谋。

第三天晚上，负责监听那四条只能通往堡外密林地道的乌家战士，发现有赵兵潜来，忙把浸了脂油的柴火抛入地道里，再加鼓风机吹送，把快到达的赵兵活生生死了数百人後，才把地道以石块封了。

那边的赵王自是气得七窍生烟，清早便派人到城下大骂一番。

项少龙大感有趣，他还是首次见到这种毫无实质意义的「骂城」。

滕翼一言不发，取出他那特制的强弓，在赵人目定口呆中，一箭把那声音特大的骂城专家射下马来，射程超过了八百步，比弩弓的射程还要远上了数丈。

乌家战士采声震天。

赵兵则是噤口无言。

忽又有一人策马冲来，这次学乖了，在千步之外已勒马停定，大声喝上城堡道：「项少龙，大王要与你说话。」

项少龙心中好笑，我才不会蠢得喊破喉咙与你对答。

旁边的乌卓召了个人来，笑道：「当众折辱一下他也好！」

项少龙会意，道：「叫他有屁就放吧！」说完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

乌卓和滕翼不禁莞尔，对滕翼来说，那是罕见的表情。

那人呆了一呆，大喝下去道：「有屁就放！」

声音在墙上墙下来回激荡著。

乌家这面都放声大笑起来，充满喜悦的气氛，赵人那边自是无比愤慨。

对话还怎样继续下去，战鼓声中，赵军开始发动攻城之战。

赵人围城的大军，不计後勤支援的人数，总兵力达三万多人，以步兵为主，这已是赵人一时间能召集的所有力量，把城堡重重布阵困著。

在孙子兵法《雄牝城》篇里，将城市大别作两类：凡居於高处或背靠山岭、又有良好水源的城堡叫「雄城」，非常难被攻克；凡居於低处，或两山之间，又或背靠谷地，水草不盛的叫「牝城」，只要有足够力量，一攻便破。

乌家城堡便是典型的「雄城」，起初建城时赵王是希望作为城内另一能坚守的据点，那知竟是变成对付自己的反叛基地。

所以赵人亦不想仓卒攻城，免得元气大伤，初时还以为堡内人手和粮草均有问题，这时看到城堡上士气如虹，才知道大错特错。

本来众将均支持长期围困的策略，岂知项少龙一句说话，便惹得赵王沉不住气，下令强攻。

乌家富甲天下，城堡的形式均是依当时最严格的标准建成，坚实严固。城墙又厚又高，足可抵挡敌人的仰攻、攀登和撞击，护城河既深且阔，城墙上又有精锐的乌家战士，所以纵然赵军人数多了十多倍，仍没有破城的把握，唯一的优点，就是赵人後援无穷，足以支持他们打一场消耗战。

项少龙他们虽有地道之便，但储存的物资粮食早全部搬来，城外牧场的人又要逃往秦境，故变成了孤军，不过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守上一段时间，所以都是心怀舒畅，抱著游戏的心情和赵人玩一场城堡攻防战。

项少龙看著举起护盾，阵容鼎盛，不住迫近的赵军，皱眉道：「为何他们不把护城河的水源截断，不用涉水过河那麽麻烦？」

乌卓笑道：「我们这条是活河，不用引进河水，因为壕底有泉水喷出，想截断也不可以。」

项少龙恍然，这是经一事长一智了。

滕翼平静地道：「破解之法，是开凿支流，把河水引走，但那最少要十多天的时间才成，我猜他们正在後方赶建活桥，横跨河上，方便攻城。」

项少龙奇道：「那现在下面这些人岂非只是虚张声势？」

滕翼道：「围城军最忌闷围，必须让他们有些动作，当作活动筋骨也好，当作操练也好，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士气。」

项少龙点头表示明白，在战争中，人的心理因素绝不可忽略，古今如一。

蓦地下面的赵军一声发喊，持盾冲前，直冲到城河对岸处，蹲了下来，躲在盾後，数千弩箭手，隨後冲至，躲在盾牌手後，举弩发射，一时漫天箭雨往墙上洒来。

滕翼大声传令，乌家战士全躲到城垛之後，不用还击。

滕翼又以比那骂城军官更大的声音喝道：「准备沙石！灭火队准备。」

话犹未已，敌阵中再冲出一队二千多的火器兵，以燃著的火箭，往城墙射来。

攻城战终於拉开序幕。

双方各以矢石火器互相攻击，外墙和城头均有撞击和火灼的痕迹，但都只是表面伤痕，不损结构，乌家战士居高临下，矢石充足，守得固若金汤，伤亡极少，而赵人一天下来，已伤亡了千多人，可谓损伤惨重。

直到此刻，赵王和赵穆仍不明白对方为何各方面均如此准备充足，因为他们一直密切注视乌家的动静，只见有人和物资移出城外，却没有东西运进城堡来。

他们没有想起地道的存在，亦不能怪他们愚蠢，一来要建一条这麽长的地道，是近乎不可能的事，还有就是因为有地道，项少龙等就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那猜到这正是项少龙计划里中最关键性的环节。

那晚消息传来，秦人大军犯境，吓得赵王面青唇白，催迫手下大将日夜不断攻城。

到第十天时，赵人在伤亡惨重下，终於成功建立了三条跨河的临时木桥，搬来云梯攻城，又以巨木撞击城门。

乌家战士则以矢石火器还击，又以类似长钩的武器对付敌人的攀攻，并用一镬镬的沸水滚油往下浇去，杀伤了敌方近二千人後，赵人才退下去，只守著三座木桥。乌家方面亦死了五十多人，伤了百多人。

伤者立即被运往城外。

至此项少龙才真正感受到在战争里，个人的力量是多麽渺小，那对他来说是绝不愉快的感觉。

守到第二十天，赵人终於成功把河水引走，又花了三天时间以土石把护城河填平，乌家城堡亦呈大势已去。

赵人大举进攻，把攻城的有护甲保护的战车，推过填平了的护城河。

这些战车各种形式都有，最厉害是登城车、撞车和飞楼。

登城车高度像城墙那麽高，使敌人能迅速攀车登城；撞车负著坚木，

对城门和城墙施以连续的猛烈撞击；飞楼则供箭手之用，反以居高之势，向墙头的守军袭击。

对付的唯一方法，是以巨石加以轰击。

不到两天，能用的巨石均已用尽，项少龙立即发下撤退的命令。

当赵军攻入城内时，整个乌家堡全陷在一片火海里，由於房舍树木均抹上火油，要救火也有心无力。

赵人看著大火燃足了十天，剩下一片焦炭残馀，片瓦不留的灾场，心中也不知是何滋味，但总不会是好受了。

是役赵人丧生了八千多人，伤了万多人，举国震惊。

乌家在赵国军民中一向声誉良好，赵王硬是把他们迫反，自是怨声四起。

到赵王由瓦砾底发现通往城外的地道，始知中了项少龙之计，不过那时已是一个月後的事了。

赵王虽暴跳如雷，亦只有徒呼奈何。

这时他心中亦略有悔意，有项少龙这麼好的人材不能用，还把他白送了给秦人，确是何苦来由！

第 01 章 安抵咸阳

秦国的发祥地在渭水上游秦川的东岸。

自先祖蜚廉开始，秦人崇尚武风，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氏族形式，在这片艰苦的土地上挣扎求存，长期与西戎及犬戎作战，他们的历史，每一个字都由血和泪写成。

部落式战斗集团的形态，虽使他们的关系薄弱，难以落地生根，却亦令秦人先祖不受土地的局限，不断向未开发的西方移民和与异族杂居斗争。

周孝王时，嬴姓的非子因替周室养马蕃息的功劳，受封於此，建立了一个近畿的附庸；其实却是为周王室承担了镇守边疆、防卫蛮戎的艰苦使命。

西周四百多年的悠久岁月是秦人最艰辛和困难的岁月，以血汗及无数族人的生命，捍卫周朝共主的西防，同时向西方不住拓展。这种无时无刻不面对严酷挑战和坚毅不移的勇武精神，为秦国打下了坚实无比的基础。

千载一时的机会终於降临到秦人身上。

周室因幽王无道，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周室威权至此荡然无存。

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被平王将他升在诸侯之列，秦国终於有了诸侯国的法定地位。

当战国开场的时刻，七雄中最不雄的却是秦国，君权旁落。直至不世霸主秦穆公登位，重用外籍政客百里奚、蹇叔、公孙枝等人，才奠定了一个强国的基础。

真正的富国强兵来自秦孝公和公孙鞅的改革，「翻箱倒篋」地摧毁了传统的氏族部落结构，革新兵制，以军功论爵，把王室权力提升至当时的极限。又把国都迁至咸阳，筑起宏伟的城阙和宫殿，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将国土并

归为三十一县，把旧日封区的疆界废除，人民可拥私田，由国家直接计田徵税。

至此秦国一跃而为天下霸主，深为东方各国畏惧。

当项少龙长途跋涉，由邯郸逃至咸阳时，秦国正享受著公孙鞅那翻天覆地的改革成果。

咸阳在九稷山之南，渭水之北。故又名渭城。

项少龙带著娇妻乌廷芳，领著滕翼、乌卓和过千家将叩关入秦，受到守关将领的热烈欢迎，一边使人飞报咸阳，又调来五艘大船，免去了他们跋涉山林之苦，直抵咸阳之南登岸，乌应元早率著家将和赵倩，与吕不韦的头号手下图先在渡头恭候，非常隆重。

乌廷芳父女相见，既欢欣若狂，恍若隔世；又触起乌氏壮烈自杀的悲伤，百感交集！拉著赵倩说个不休。

肖月潭和另一儒生状似军师型的青年，伴著图先，欣然迎向项少龙。

这图先体型瘦长，年在三十许间，长得非常结实，皮肤黝黑，动作灵活，举止间有种栗悍威猛的慑人气势，双目有神，配著一副马脸，算不上英俊，却有股阳刚的男人气魄和魅力。

他大步上前，拉起项少龙衣袖，长笑道：「图先何幸，终於见到心仪久矣的超卓人物，若非项少龙，谁可成此不朽之事？」

项少龙有点不知如何应付这种热情，连忙谦让，心中同时想到现在正值吕不韦和乌家关系的蜜月期，图先自是得到吕不韦吩咐，要好好笼络他们。

图先又逐一与滕翼和乌卓见面寒暄，神态亲切热烈。

荆俊这时不知由那里钻了出来，久别重逢，各人都甚是欢畅。

肖月潭摆著老朋友的姿态，向项少龙介绍那青年道：「这位是楚国来的名士李斯先生，现在是大老爷的舍人。」

舍人就是食客。

项少龙暗忖「李斯」这名字为何如此耳熟，蓦地记起，动容道：「原来是少怀辅助名主一统天下大志的李斯先生！」

李斯浑身一震，垂头道：「项先生见笑了，李斯那说得上有甚麽大志，只求能在吕相国领导下一展所长，於愿足矣！」

肖月潭闪过奇怪之色，暗忖自己说李斯是楚国名士，只是客气的抬举之语，事实上李斯籍籍无名，只不过凭三寸不烂之舌，令吕不韦颇有点好感，今天随来亦是自动提出要求，想一睹项少龙的风采，为何项少龙竟像对他闻名久矣呢？不由道：「少龙在何处听过李先生的事？」

项少龙心中叫苦，难道他能告诉肖月潭是由《秦始皇》那套电影认识到李斯吗？忙岔开话题道：「吕爷当上了相国吗？」

图先来到项少龙旁，感激地道：「吕爷著鄙人定要清楚表达他对乌老爷子、应元少爷和少龙的感激，若非姬王后和政太子能安返咸阳，事情恐怕会是另一回事。姬王后和政太子在大王和吕爷跟前对少龙推许备至，大王特地要为少龙於明晚安排洗尘宴，好让少龙稍有休息的机会。以後大家就是自己人了。」

项少龙心中暗叹，你口中说得好听，只不过是骗项某去作吕不韦的走狗罢了！

他对政治和权力斗争早极度厌倦，更没有兴趣参与吕不韦这外族政团与本土权贵的斗争，心中暗暗作了决定。

只看乌家在咸阳以十二个三合院落组成的新宅，便知秦人对乌家隆重的礼遇，亦可推知庄襄王对朱姬、由小盘假冒的嬴政的宠爱，和对吕不韦的宠信。

这乌家新宅虽远及不上邯郸乌家城堡的规模和气派，但却位於咸阳县附近公卿大臣聚居的区域。策马缓驰约一盏热茶的工夫，便可抵达咸阳县正中入口的城阙。

咸阳县有内外城之分。

内城主要由渭水之北的咸阳县和渭南的兴乐宫组成，横跨渭水，靠长达二百八十步的渭桥贯连两岸交通，形成宏伟壮丽的宫殿组群，且规模远非邯郸或大梁的宫殿可以企及。

两宫气势磅礴，全部均为高台建筑，有上扼天穹，下压黎庶那种崇高博大、富丽堂皇的气魄，隐然有君临天下之象。

外城比内城大了十多倍，是平民聚居的郡城区，商业发达，旅运频繁，肆上货物，品种繁多，物美价廉。

当项少龙的车队路过城东的市集时，便目睹各种畜类产品的出售，例如肉、皮、筋、角、脂、月交等等。另外又有陶、木、铁器、纺织品等手工业制成品，其况之盛，远非赵魏两国所能及，可见国势和经济实有直接关系。

据同乘一车的图先介绍，咸阳的营运分私营和官营两种，政府设有管理市场贸易的机关和官吏，以监察和促进商业的发展。例如置盐铁官、管理手工业的「工室」、「工师」及司徒、司马、司空、治田等官吏，以厘定产品的规格、质量或生产的方向，这都反映了秦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往乌家新宅路上，所见民风纯朴，罕有魏赵等国到处可见的鲜衣华服，但人口却比大梁更繁盛，邯郸更是不能相比。

项少龙耳目一新，暗忖这才是强国的规模。

行人多配备兵器，武风之盛，更非魏赵能及。

来到乌家主宅前的广场处，图先等告辞离去，临行前李斯偷偷向项少龙表示明早想来见他，项少龙欣然应允後，李斯才有点茫然地离开了。

整个乌府上下各人全到了大门来迎接这批乌家的英雄亲信，尤其项少龙，更成了乌氏一族的明星砥柱，备受尊崇。

乌应元拨了四组房舍暂时安顿各人，大部分子弟兵明早便出发到咸阳北郊的大牧场去，由於秦国地大物博，所以牧场的规模更胜从前。

项少龙应付了亲族的欢贺後，春盈等四女才有机会拥著他与乌廷芳、赵倩到他新的隐龙居去。

婷芳氏原来受不住旅途的艰困病倒了，吓得项少龙忙赶到她的香闺去。

伊人清减了不少，玉容苍白，病因却有一半是为了挂念项少龙，见他回来，搂著他喜极而泣，到晚宴前，精神好了很多，已可离榻活动。

看到春盈众女欢天喜地的样子，项少龙亦愁怀尽解，搂著婷芳氏和赵倩的蛮腰，欣然问道：「今晚由谁伴我？」

两女俏脸飞红，自然是都想陪他。

乌廷芳笑道：「不若我们三人一起陪你吧！只怕你应付不了。」

赵倩亦赧然娇笑道：「还有六个丫头呢？看你怎生应付？」

项少龙望了春盈四女一眼，奇道：「何来六个之多？」

婷芳氏笑道：「忘了倩公主的翠桐和翠绿吗？」

项少龙一呆道：「她们不是留在邯郸吗？」

赵倩怨道：「你忘了她们哩！幸好人家央陶公派人把她们乘混乱中，秘密接了出来，比你们还早了十天到咸阳呢。」

项少龙大喜道：「还不唤她们来见我？」

赵倩一声娇呼，只见两个美丽的俏婢由内堂奔了出来，拜倒项少龙身前，忍不住痛哭起来。

项少龙心中涌起忽略了她们的歉意，怜意大生，起身扶起两女，抚慰一番後，才到主宅大堂和乌应元共进晚膳，与会的还有陶方、乌卓、滕翼和荆俊。

一番劝酒和互相祝贺後，乌应元由衷致谢地道：「我们乌家能有此再生机会，全赖各位协力同心，不顾生死争取回来的。」

陶方道：「今次我们真的可安居乐业了，王后和太子回到咸阳後，吕爷立即被封为右丞相，只要再立军功，便可晋爵封侯，我们乌家有了这个大靠山，老爷在天之灵，都安乐了。」

提起乌氏和随他一齐殉死的妻妾婢仆，众人都神色一黯。

乌应元咬牙切齿道：「这笔血账，吕相国必会为我们追讨回来，图管家私下对我说，相国已有了攻打赵国的计划，还希望由少龙执行。」

项少龙心中苦恼，说实在的，他的主要仇人只是赵穆，赵王最多只算个帮凶，若要他率军把赵境内的城池逐一攻陷，涂炭生灵，实非他所愿。

对侵略性的战争，他实感深深的厌恶。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怎也不可成为吕不韦的爪牙，因为历史上的秦始皇，即位十年前後，便与吕不韦决裂，他怎可站在吕不韦的一边呢？

可是看来乌家各人，早视吕不韦为他们的新一主子，一副生死与共、同进同退的样子。自己又不可以告诉他们历史会朝怎麼方向发展，亦自问无法令他们相信。这确是头痛之极的一回事。

叹了一口气道：「秦王册封吕爷为丞相，难道秦国本地的权贵全无异议吗？」

乌应元见他对吕不韦准备委他以重任的事毫不在意，奇怪地瞧了他几眼，道：「不但有异议，还反对得非常激烈呢。」顿了顿道：「秦自卫人商鞅之後，排外的情绪相当强烈，後来为了瓦解苏秦促成的合从，免受东方六国的联攻，才勉强用了个张仪，以连横对合从。之後又再重用范雎，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应付六国联手之势，都可说是在迫不得已下，不能不借助外国的人材，为己筹谋。」

再叹了一口气道：「可是白起被昭襄王赐死後，秦国军方非常不满，终於迫得范雎丢官，仇外的情绪再次壮大起来。我们虽说有秦人血统，可是终被视为外人，属吕爷的系统，所以我们定要全力以赴助吕爷，否则若他倒台，我们亦不会有好日子过。」

最後这几句自然是要提醒项少龙了。

滕翼等人均默然不语，他们三人全以项少龙马首是瞻，只看重项少龙的想法。

陶方插入道：「现在吕爷的策略是要先立军功，因为秦人一向重武轻商，吕爷做生意赚钱的本事当然谁都不会有疑问，但在军事上，秦人却认为他一窍不通，所以他若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地位即可稳若泰山，我们定要在这方面为他多做工夫。」

滕翼沉声道：「秦人方面反对吕不韦的主要有甚麽人？」

乌应元道：「最主要是以杨泉君为首的本地权贵，他们因姬王后曾是吕爷小妾，所以怀疑政太子非是大王骨肉，於是抬了大王的次子成虫乔出来，这批人都是秦国实力派的人物，吕爷对他们非常忌惮，连大王都不敢过份违逆他们，所以虽任用了吕爷为右丞相，左丞相仍只得起用杨泉君。」

陶方怕他们不清楚杨泉君，进一步解释道：「杨泉君乃昭襄王王后之弟，当年大王之能成储君，他也曾尽力游说乃姊，使她向昭襄王说项，所以一直以为自己功劳最大，现在竟然屈居吕爷之下，自然极不服气。」

众人恍然。

昭襄王乃现今嬴政之父庄襄王嬴异人的祖父，那时异人的父亲安国君仍只是储君身份，对异人毫不重视，否则也不会送了他去赵国作质子。

吕不韦得了异人这「奇货」後，大施银弹，买通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之姊和杨泉君，使他们分别游说华阳夫人及昭襄王的后妃，再由她们影响安国君和昭襄王，异人始有问鼎王位的机会。

项少龙知道这并非说服乌应元要小心吕不韦的时刻，不再多言，岔开话题，一番风花雪月後，晚宴完毕，各自回居所休息。

离开大堂，滕翼和乌卓两人藉口送他回去，陪他一道走。

滕翼低声问道：「少龙似乎对吕不韦没有多大好感，是吗？」

项少龙苦笑：「商人都是只重实利，这种人滕兄愿和他交朋友吗？」

乌卓皱眉道：「可是正如少爷所言，我们的命运已和他挂了钩，若他塌台，我们亦完了。」

项少龙真想把小盘的事告诉他们，终压下这不智的想法，微笑道：「这事随机应变吧！」

待吕不韦的权位稳定下来後，我们才设法和他画清界线，否则定会给他累死。这是我的想法，切莫告诉任何人，连荆俊和陶方都不可露。」

两人对项少龙早心悦诚服，又见他这麼信任自己，都欣然点头。

道别後，项少龙回到新的隐龙居。

居内灯火通明，众女聚在大厅内，观看赵倩和乌廷芳两人下棋。婷芳氏则因病体尚未完全复元，回房休息。

项少龙先到房内探看婷芳氏。

这美女不知是否因环境影响，又或项少龙的爱宠，原本冶艳的风姿，化作姣丽中带著贵气的动人气质，穿了一袭素蓝地淡黄凤纹的贵妇服装，刻意为他打扮过的高髻云鬓，淡素蛾眉，充满著清雅诱人的风情，脸色虽仍有点苍白，却另有一股楚楚动人的柔弱美姿，在灯火映照中，美目藏著对他海样的深情和依恋。

自大梁之行後，为了应付赵人，他少有与她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禁不住一阵疚歉。

众女阵阵喧笑声，隐隐由大厅处传来，却不会破坏这里的宁洽，反更增添了幸福、满足和温馨的感觉。

婷芳氏见他走进房来，「啊！」一声欢喜地拥被坐了起来，玉脸生辉。

项少龙坐到榻沿，把这扑入怀内的美女拥个结实，感觉著她高挺酥胸起伏不停，丰盈诱人的生命感觉。

他以面颊摩擦著她粉嫩的脸蛋，看著她後颈和领口内一截雪白的内袍，心中一阵激动，比之以前任何一刻，他更有信心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子。

但在达到拥有这信心的旅途前，他已经历了无数令他心伤魂断的事。

他想起了赵雅，心中一痛！对她再没有获知她背叛了他时的恨意了。不过这又如何呢？他们已没有修好的可能。

在魏国的纪嫣然知否他已来了这里呢？

於这通讯困难的古世界，他们便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里。难怪古人对离别生出这麽多伤情和感触，相思之苦确使人受尽折磨，婷芳氏正是因此病倒，为情消瘦。

现在婷芳氏和赵倩都是孤零无依，唯一倚凭的就是自己，他怎能不宠她们疼她们呢？

不知是否病中特别使人脆弱，婷芳氏流下了情泪，死命搂紧他道：「夫郎啊！妾身想得你很苦哩！」

项少龙又念起美蚕娘，一时神伤魂断，拥著婷芳氏倒到榻上去，拉开了她的外袍，让她被雪白内服包裹著正急剧起伏的肌肤体态尽呈眼底。

醉人的幽香扑鼻而来，深开的领口可看到她娇嫩丰满的胸肌。

项少龙俯头埋在她的胸脯里，紧绷著的神经松弛下来，同时生出对斗争仇杀的厌倦，只希望以後能退隐於泉林之地，把纪嫣然和美蚕娘都接了来，过那只羡鸳鸯不羡仙的醉人生活。

脑内勾画出溪水缓流、芳草浓绿、林木苍翠、丹山白水的美景。

他要求的不是华衣美食，而是原始清苦的生活。

在这地广人稀的世界，找个世外桃源之地，开垦荒田，种些农作物，由怀中玉人养饲鸭，自己则负责捕鱼狩猎，直至老死，於愿已足。

婷芳氏俏脸生霞，星眸紧闭，呼吸急促起来，不时夹杂著使他魂摇魄荡的娇吟，显是春情勃发，不可遏止。

项少龙并不急於侵占她，想著来时经过的原始森林，途中不时遇上漫天浓雾，又或飞泻千寻的瀑布、山中的大湖，不由神思飞越，暗下决心，终有一天，他要在山林终老。

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这种生活，才最是迷人的。

婷芳氏勉力睁开美眸，射出灼热的情火，怪他仍不和她合体交欢。

项少龙心神俱醉，忘掉了一切，把所有注意力全投到她迷人的肉体去。

第 02 章 秦宫夜宴

甜美娇柔的声音，把他从最深沉的睡眠中唤醒过来，睁眼一看，初升的骄阳早散发朝霞，猛然坐了起来。

美丽的三公主赵倩吓了一跳後，抿嘴娇笑道：「我们三个都输了，谁都估你爬不起床来的。」言罢俏脸飞红，羞喜不胜，显是想起了昨晚激烈醉人的「战况」。

项少龙给她提醒，试著舒展筋骨，发觉自己仍是生龙活虎，哈哈一笑，一把搂著赵倩，倒往榻上，道：「唔！待和乖倩儿再来一次吧！」

赵倩欲迎还拒，偏又浑体发软，无力爬起来，娇吟道：「相国府的李斯先生来找你呢！」

项少龙记起李斯昨天向他密订的约会，叹了一口气，先探手到赵倩衣

内，放肆一番後，才起榻让妻妾美婢侍候盥洗更衣，指头都不用他动半个，一切便弄得妥当整齐。脑中想的却是如何把翠桐翠绿这两个俏丫头都弄到榻上去，不由哑然失笑，自己那贪尝新鲜的男人特性仍没有丝毫改变。

李斯在内轩等他，神色平静，至少表面如此。

客套了两句，秋盈献上香茗糕点後，李斯开门见山道：「项先生究竟在何处听过在下名字，为何像对李某非常熟悉的样子。」

项少龙昨晚曾向陶方查问过这将来助秦始皇征服六国的一代名臣的身世，知他是韩非的师弟，师事荀子，很想骗他说是由韩非处听到的，但想到谎言说不定有拆穿的一朝，放弃了这想法。微笑道：「李先生听过缘份这回事吗？」

李斯愕然道：「甚麽是缘份？」

专论「因缘」的佛教要在汉代才传入中国，李斯自然不明白项少龙在说甚麽。

项少龙呷了一口热茶後道：「命运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不同的人，无论他们出生的背景如何不同，相隔有多远，但最终亦会把他们拉在一起，变成朋友、君臣、又或夫妻主仆。这就叫作缘份。」

李斯脸露讶色，思索了一会後，点头道：「想不到项先生不但剑术倾动天下，还有这麽发人深省的思想，只不知这和先生知悉在下的事有何关系呢？」

项少龙淡淡道：「缘份是难以解释的，项某虽是初见先生，但却像早知道了很多關於先生的抱负，冲口便说了那番话出来，或者是因为曾闻李兄游学於荀卿的关系吧！」

李斯皱起眉头，他虽出自荀卿门墙，两人思想却有很大分别，正要说话，项少龙岔开话题道：「先生对治国有何卓见呢？」

李斯呆了一呆，这话若是庄襄王问他，自是口若悬河，说个不停。但项少龙不但尚未有官职，且属吕不韦系统，假设他李斯和对方交浅言深，抖出底牌，说不定会招来横祸，不禁犹豫起来。

自来到咸阳後，虽曾与吕不韦深谈过几次，吕不韦亦表示对他颇为欣赏，但他却看出吕不韦不但野心极大，赋性骄横，迟早会惹出祸来，兼且他治国之道和自己大相径庭，他很难会受赏识重用，正在心中苦恼。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先生并不甘於只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幕僚吧！」

李斯大吃一惊，忙道：「项先生说笑了！」

项少龙正容道：「要成大事，便要冒大险，先生若不能把生死置於度外，今天的话便至此为止，事後我们亦不向任何人提起，如何？」

李斯凝神看了他一会，只觉项少龙透出使人心动的真诚，心中一热，豁了出去道：「未知项先生有何卓见和提议呢？」

项少龙道：「李先生怎样看吕相国将来的成败呢？」

李斯脸色微变，长长吁出一口气，叹道：「项先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项少龙明白他的苦衷，温和地道：「李先生现在吕府干些甚麽工作？」

李斯爽快答道：「李某正协助吕相国依他指示编写《吕氏春秋》，相国希望能以此书拟出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和政策，嘿！李斯只是其中一名小卒，『协助』这词语实在有点夸大了。」

项少龙并非历史学家，还是初次听闻此事，奇道：「原来竟有此事，不知书内对治国之道，有甚麽新的看法？」

李斯嘴角牵出一丝不屑之色，淡然道：u 那有甚麽新的看法，主要还不是集前人的精要，提出『法天地』的主张，那是说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所谓君臣各行其道，互不相涉。为君之道，必要以仁德治国，不时反省，求贤用贤，正名审分，最後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

项少龙见他说理清晰，心中佩服，轻声问道：「先生认为相国这套主张行得通吗？」

李斯那敢答他，问道：「项先生又以为如何呢？」

项少龙知道若不露上一手，会被这博学多才、胸怀大志，比自己更年轻的人看不起，从容道：「吕相国以韩人而执秦政，重用的多是三晋人，和他结交的王后又是赵女，加上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崇尚以法和武治国，与吕相国的治国思想如南辕北辙，全无调协的地方，将来会发生何事，望先生有以教我。」

李斯拍案而起道：「有项先生如此人材在秦，李斯可回家务农了。」

项少龙一把抓著他手臂，拉得他坐回椅内，诚恳地道：「先生言重了，先不说项某对治国之术一窍不通，最主要是项某无心仕途，以前种种作为，只是求存而非求名利，终有一天会退隐山林，不理世务，大秦能否一统六国，全赖先生了。」

李斯呆了一呆，暗忖这话若由庄襄王对他说就差不多，项少龙纵得庄襄王另眼相看，可是庄襄王绝非甚麽有为明主，事事都以吕不韦马首是瞻。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这些外人，不依附吕不韦还可依附何人？但项少龙却摆出别树一帜的格局，确令他费解。

项少龙伸手按在他肩头处，微笑道：「项某这番话，李先生终有一天会明白，安心留在咸阳吧！这是你唯一可以发展抱负的地方了。」

李斯告别後，项少龙找到滕翼，共进早餐。

席间滕翼道：「少龙今後有甚麽打算？」

项少龙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盘，就是凭著他在《秦始皇》那套电影得来的资料。为小盘这冒牌嬴政建立他的班底，好应付将来发生的吕不韦专权，与及假宦官 毒的出现。

现在找到了个李斯，还有就是王翦、王贲父子，都是日後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名将，有了这三个人 助小盘，他可安心退隐田园了。

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挨到椅背，伸展著身体道：「说真的，我项少龙胸无大志，杀了赵穆後，我会到乌家偏远的牧场，过些田园的隐居生活，闲来打猎捕鱼便感满足了。」

滕翼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淡淡道：「假设你能做得到，我陪你去打猎。」

这时荆俊旋风般冲了进来，神采飞扬道：「来！让小俊作引路人，领两位大哥见识咸阳的繁华盛景。」

滕翼皱眉道：「这些日子来你和甚麽人胡混在一起？」

荆俊在两人对面席地坐下，兴奋地道：u 当然是相国府的人，在这里真刺激，每天都打架伤人，前天相国府的剑士便在咸阳最大的官妓楼中伏，死了三人，伤了七人，算那些偷袭的贼子走运，我刚去了渭南的太庙偷看寡妇清拜祭先王，否则怎会伤亡了这麽多人？」

项少龙和滕翼对望一眼，都暗叫不好，这小子年轻好斗，说不定会惹出祸事来。

滕翼皱眉道：「秦人不是最重法纪吗？为何竟会随便打鬥？」

荆俊得意地道：「现在咸阳乱成一片，谁管得了谁，尤其牵涉到左右相国府的人，更是没有人敢理。」

项少龙肃容道：「这几天你最好不要惹事生非，我们看清楚形势後，会立即回赵对付赵穆，明白了吗？」

荆俊大喜并敬礼道：「小俊晓得了，真好！我可以把赵致弄回来。」

滕翼沉声喝道：「你愈来愈放肆了！」

荆俊最怕滕翼，吓得俯伏地上，不敢作声。

滕翼向项少龙叹道：「少龙！这小子年纪太轻，不知轻重，我会管教他的了，少龙勿放在心上。」

项少龙笑道：「我怎麼会怪他？」

荆俊抗声道：「小俊最尊敬两位大哥！」

滕翼喝道：「闭嘴！」向项少龙打个眼色，表示想独自训斥荆俊。

项少龙会意，自行返回隐龙居去，尚未踏进门槛，天井处传来众女阵阵的欢叫喝采声，赶去一看，原来妻婢们全换上轻便短襦，正在抛球为乐，婷芳氏则坐在一旁含笑观看。

春盈和夏盈拥了上来，把他拉入场去。

这一天就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度过，黄昏时，乌应元使人来请他，同往皇宫赴宴。

想到即可见到吕不韦这叱风云，影响了整个战国历史的人物，项少龙亦不由有点紧张起来。

他怎想得到只不过在「黑豹酒吧」打一场闲架，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呢！

马车缓缓开进宏伟的大门，由圆巷形的门洞，进入主大殿前的广场。

大门两旁设有兵馆，驻屯了两营军队，由司马尉指挥，循例问过後，使十二骑前後护著项乌两人的马车，往内宫驰去。

像赵宫般，咸阳宫虽大了几倍，仍是「前朝後寝」的布局，外朝是秦王办理政务、举行朝会的地方，内廷则是秦王和诸子妃嫔的寢室。

前廷的三座主殿巍峨壮丽，设於前後宫门相对的中轴线，两边为相国堂和各类官署；後廷以秦王与王后的後三宫为主，左右两方为东六宫和西六宫，乃太后、太妃、妃嫔和众王子的宫室。

项少龙沿途观览、只见殿堂、楼阁、园林里的亭、台、廊廓等等，无不法度严紧，气象肃穆，非是赵宫所能比拟。

内廷建筑形式比外廷更多样化，布局紧凑，各组建筑自成庭院，四周有院墙围绕，不同区间又有高大宫墙相隔，若没有人引路，迷途是毫不稀奇的事。

想到小盘有一天会成为这里的主人，而此事正是由自己一手促成，项少龙不由生出顾盼自豪的成就感。

庄襄王设宴的地方是後廷的「养生殿」，也是後宫内最宏伟的木构建筑，是座三层楼式的高台建筑，高台上是两层楼阁式的殿堂，殿堂两旁及其下部土台的东西两侧，分布著十间大小不等的宫室，有卧室、休息室、沐浴室、盥洗室等，各室间以回廊、坡道相连。墙上有彩缯壁画，回廊的踏步铺上龙凤纹或几何纹心砖，殿堂和长阶则铺方砖，气派宏伟，富丽堂皇。

马车停在大殿堂阶下的广场里，吕不韦特别遣管家图先在那里恭候他

们，见面时自有一番高兴和客套。

步上长阶时，图先低声道：「今晚除吕相爷外，还有杨泉君，此人自恃当年曾为大王出力，专横骄傲，大王和吕相都让他三分，两位小心应付了。」

乌应元见他对他们丈婿如此推心置腹，显是把他们视作自己人，心中欢喜，不断应诺。

项少龙想起终有一天要与吕不韦反脸决裂，却是心中感叹。

这或者就是预知命运的痛苦，禁不住意兴萧索，更增避世退隐之心。

才跨入殿门，一声长笑扑耳而至，只见一个无论体形和手足均比人粗大的豪汉，身穿华服，虎步龙游般往他们迎来，头戴丝织高冠，上插鸟羽簪纓，行来时鸟羽前後摇动，更增其威势。

此人年约四十，生得方脸大耳，貌相威奇，只嫌一对眼细长了点，但眸子精光闪闪，予人深沉厉害的感觉。

乌应元慌忙拉著项少龙行跪叩之礼，高呼吕相。

尚未拜下，吕不韦已抢上前来扶著两人，灼灼眸光落到项少龙身上，讶然道：「难怪姬王后和肖先生均对项少龙赞不绝口，我吕不韦足遍天下，还是第一次见到少龙这般人才。」

有如洪钟的声音，在殿堂的空间震荡回响著。

项少龙见他只比自己矮了少许，气势迫人而来，心中暗赞，忙谦让道：「相爷夸奖了！」

偷眼一看，只见除在上首设了三席外，大殿左右各有两席，每席旁立著两名宫女，舒了一口气，不用应付那麼多人，自然轻松了点。

吕不韦毫无相爷架子，左右手分别挽著两人，往设於上首之右那席走去，低声在项少龙耳旁道：「本相正苦於有兵无将，少龙来了就好，我何愁大事不成。」又哈哈笑了起来。

那边的乌应元喜道：「全赖相爷提携了。」

项少龙却是心中叫苦，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吕不韦这麼看重自己，他还怎能脱身去享受憧憬著的田园生活？

这时三人来到席前，吕不韦先挥手命宫女退开，才低声道：「本相已和大王说好，任少龙为蒙骜将军副将。蒙将军本是齐人，来秦後一直被本地军将排挤，郁郁不得志，其实他兵法谋略，我大秦均无人能及，若有少龙为辅翼，立下军功，本相定不会薄待你们。」

项少龙暗叫厉害，吕不韦这种笼络手法，既直接又有力，怎不教人为他尽心尽力。先扮作感激的样儿，才道：「相爷如此看重少龙，纵为相爷肝脑涂地，亦不会有半分犹豫，问题只在於少龙的大仇人赵穆仍然健在，一天不能将此恶贼碎万段，少龙亦很难分神到别的事情上。」

吕不韦大力抓著他的手臂，眼中厉芒一闪道：「本相亦恨不得把他剥皮拆骨，少龙即管放手施为，万事有本相支持，拿了他首级後，记得带回咸阳，大王和本相亦要一睹为快！」

项少龙至此才真正领教到吕不韦的厉害，难怪他能以一个商人，成为天下最强大国家的右丞相。

而且他只由自己几句话，便看穿自己准备潜回邯郸行刺赵穆，可知他的脑筋是多麼灵敏迅捷。

门官唱道：「蒙骜将军到！」

项少龙差点冲口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幸好记起曹操尚未出世，

连忙忍住。

吕不韦欣然转身，大笑道：「有甚麽事比见到老朋友更令人欣悦呢？」

项少龙和乌应元往正门望去，只见一位高瘦的男子，身穿锦袍，气宇轩昂地大步走入殿内，隔远便礼拜道：「蒙鹜参见吕相！」

吕不韦以他独特慑人的步姿，迎了上去，亲热地与蒙鹜把臂而行，往乌项两人处走来。

这蒙鹜脸型修长，年纪约在四十许间，肤色黝黑，满脸风霜，眉头像时常都皱到一起的样子，不过双目藏神，使人有超卓不群的感觉。身体非常硬朗灵活，显然因大量运动而保持在极佳状态中。

项少龙暗忖吕不韦的眼光这麽厉害，给他看得上的蒙鹜自非无能之辈。

蒙鹜和乌应元早已认识，打过招呼後，精光闪闪的眼神落到项少龙脸上。

项少龙不想和他对望，连忙行下辈之礼。

吕不韦为两人引介。

蒙鹜显然不大擅长交际，绷紧的脸没有甚麽笑容，有点生硬地道：「幸会！幸会！」

乌应元笑道：「荆俊那小子来此几天，便与蒙将军的令郎们结为好友，不时到荒郊打猎游乐呢！」

吕不韦欣然道：「那小子的身手真的很好，来咸阳这麽短一段日子，便击败了本地三个著名剑手，他却谁都不服，只服少龙，害得我们都心痒痒想看看少龙的绝世剑法。」

项少龙这才知道荆俊干了这些事出来，也不知应欢喜还是忧心，看来暂时他想不站在吕不韦这一方也不行了的了。

蒙鹜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儿子，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道：「看看少龙甚麽时候有空，请来舍下一叙，小武和小恬都很仰慕少龙呢！」

项少龙尚未有机会答话，门官唱喏道：「左丞相杨泉君、大将军王 到！」

蒙鹜的笑容立时收了起来，吕不韦则冷哼一声，看来这新和旧、外地和本土两个派系的斗争，已到了完全表面化的白热阶段。

项少龙望往大门，只见一个身穿交领华服的矮胖子和一个穿著战袍的彪型大汉，昂首阔步而来。

秦人风气确与赵人不同，既没有前呼後拥的家将，亦没有奏乐欢迎的乐队，简单多了，反使项少龙轻松写意。

项少龙心中好笑，吕不韦这右丞相和杨泉君这左丞相，各带一名将军出席，显然并非偶然，而是秦王蓄意让双方势力均衡的安排。

不过这王 乃秦国军方首要人物，而蒙鹜只是个不得志的将军，显然吕不韦仍未获得秦国军方的支持，这就是吕不韦致命的弱点，所以才会如此积极争取项少龙，否则这务实的商人可能看他一眼都不愿意。

杨泉君和王 的目光都凝注著项少龙。

项少龙和乌应元连忙施礼。

王 很有风度，微笑还礼。

杨泉君神情倨傲，略一点头，一眯那对被肥肉包围著的阴险细眼，冷冷一笑道：「项兵卫来了多少天呢！本君若非来此赴宴，恐怕仍不能一睹尊驾的风采！」

这几句话分明怪责项少龙到咸阳後，没有谒见他这要人。

乌应元心中暗骂，脸上却堆起笑容道：「u 愚婿昨天才到，疏忽之处，君上大人有大量，切勿放在心头。」

项少龙反下心来，这杨泉君喜怒形於色，庸俗平凡，怎会是吕不韦对手，反是这王厉害多了。

「当！」

磬声响起。

十八名虎背熊腰，身型彪悍的卫士手持长戈，步履整齐地由後堂进入殿内，排列两旁。

接著殿後传来密集步下楼梯的声音。

项少龙心中恍然，原来庄襄王一直在上一层的殿堂里，这时得人通知宾客到齐，才下来主持晚宴。

同时猜到先前吕不韦当是在上一层与庄襄王密议，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多麼密切。

众人分列两旁跪伏迎迓秦王大驾。

先是四名内侍肃容步出，後面是八位俏丽的年轻宫娥，服饰以紫色为主，衬以红蓝二色，颇有点土气，远及不上赵魏两国宫女内侍的华袍绣服。

他们分成两组，每组二男四女，肃立一侧。

环佩声响。

一位体态绰约、罗衣长褂的俏佳人，牵著发冠华衣、年约十岁的小孩盈盈走了进来。

项少龙偷眼一看，还以为是朱姬和小盘，等看清楚时，才知错了。

此时内侍之一唱道：「秀丽夫人、成虫乔王子到！」

项少龙心想，这就是杨泉君要捧的王子了，这秀丽夫人姿色不俗，应是庄襄王由邯郸返秦後纳的妃嫔，她和儿子能出席这宴会，隐有与朱姬和小盘分庭抗礼之势，可见庄襄王对她颇为爱宠，否则早被打下冷宫。

环佩再响，项少龙立时眼前一亮。

只见朱姬身穿用金缕刺绣著花纹图案的短襦，熠熠闪光，非常抢眼，下面是触地裙褂，加上高髻宫装，走起路来若迎风摆柳，更衬托出她纤腰丰臀的体态和媚在骨子里的动人风情，立时把那秀丽夫人比了下去。

她一手揽衣，另一手拖著以黑色为主、短襦锦裤的小盘，正是「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轻盈柔美、飘逸若神。

项少龙想起曾与她拥眠被内，枕边细语，又是另一番滋味。低下头去，避免与她的妙目交触。

内侍唱道：「姬王后、政太子到。」

两对母子，分别来到宴席旁，下跪等待庄襄王的龙驾。

小盘目不斜视，一眼也不望项少龙。

项少龙心中赞许，他曾千叮万嘱地吩咐小盘，对他绝不可神态有异，否则说不定会惹起朱姬或其他有心人的怀疑。

四名内侍一齐唱道：「大王驾到！」

项少龙不敢再偷看，只能在脑海幻想著对方模样。

一把柔和悦耳、斯文平淡的声音在前方响起道：「众卿平身！」

众人齐呼道：「多谢大王！」

项少龙随众人立了起来，抬头一看，刚好与庄襄王打量他的眼光直接交触。

这曾在邯郸作质子的秦王，年约四十，身材高瘦，颇有点仙风道骨之态。皮肤白皙如女子，脸容苍白，却有股罕见的文秀神采，手指纤长，予人一种有良好出身，大族世家子弟的气质，只可惜双目神光不足，否则更是气概不凡。

头顶冕旒，外黑内红，盖在头顶是一块长方形的冕板，使他更添帝王之姿。

身上当然是帝皇的冕服，黑底黄纹，衬著金边，庄严肃穆。

看到项少龙远胜一般人的体形和神采，庄襄王的龙目亮了起来，唇角露出一丝温文尔雅的笑意，柔声道：「能成非常之事，必须非常之人，少龙你没有令寡人失望。」

项少龙想不到庄襄王直呼他的名字，语气又如此亲切，连忙拜谢。

庄襄王目光落到乌应元身上，温和地道：「得婿如此，乌先生还有何求，乌家异日定能因少龙光大门楣，可以预期。」

乌应元大喜谢恩。

杨泉君和王 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心中不满。

庄襄王目光扫过众人，淡淡道：「众卿请入席！」

磬声再响。

另十八名卫士由内步出，先前的卫士九人一组，到了客席後持戈守立。

一位体态绰约、罗衣长褂的俏佳人，牵著发冠华衣、年约十岁的小孩盈盈走了进来。

项少龙偷眼一看，还以为是朱姬和小盘，等看清楚时，才知错了。

此时内侍之一唱道：「秀丽夫人、成虫乔王子到！」

项少龙心想，这就是杨泉君要捧的王子了，这秀丽夫人姿色不俗，应是庄襄王由邯郸返秦後纳的妃嫔，她和儿子能出席这宴会，隐有与朱姬和小盘分庭抗礼之势，可见庄襄王对她颇为爱宠，否则早被打下冷宫。

环佩再响，项少龙立时眼前一亮。

只见朱姬身穿用金缕刺绣著花纹图案的短襦，熠熠闪光，非常抢眼，下面是触地裙褂，加上高髻宫装，走起路来若迎风摆柳，更衬托出她纤腰丰臀的体态和媚在骨子里的动人风情，立时把那秀丽夫人比了下去。

她一手揽衣，另一手拖著以黑色为主、短襦锦裤的小盘，正是「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轻盈柔美、飘逸若神。

项少龙想起曾与她拥眠被内，枕边细语，又是另一番滋味。低下头去，避免与她的妙目交触。

内侍唱道：「姬王后、政太子到。」

两对母子，分别来到宴席旁，下跪等待庄襄王的龙驾。

小盘目不斜视，一眼也不望项少龙。

项少龙心中赞许，他曾千叮万嘱地吩咐小盘，对他绝不可神态有异，否则说不定会惹起朱姬或其他有心人的怀疑。

四名内侍一齐唱道：「大王驾到！」

项少龙不敢再偷看，只能在脑海幻想著对方模样。

一把柔和悦耳、斯文平淡的声音在前方响起道：「众卿平身！」

众人齐呼道：「多谢大王！」

项少龙随众人立了起来，抬头一看，刚好与庄襄王打量他的眼光直接交触。

这曾在邯郸作质子的秦王，年约四十，身材高瘦，颇有点仙风道骨之态。皮肤白皙如女子，脸容苍白，却有股罕见的文秀神采，手指纤长，予人一种有良好出身，大族世家子弟的气质，只可惜双目神光不足，否则更是气概不凡。

头顶冕旒，外黑内红，盖在头顶是一块长方形的冕板，使他更添帝王之姿。

身上当然是帝皇的冕服，黑底黄纹，衬著金边，庄严肃穆。

看到项少龙远胜一般人的体形和神采，庄襄王的龙目亮了起来，唇角露出一丝温文尔雅的笑意，柔声道：「能成非常之事，必须非常之人，少龙你没有令寡人失望。」

项少龙想不到庄襄王直呼他的名字，语气又如此亲切，连忙拜谢。

庄襄王目光落到乌应元身上，温和地道：「得婿如此，乌先生还有何求，乌家异日定能因少龙光大门楣，可以预期。」

乌应元大喜谢恩。

杨泉君和王 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心中不满。

庄襄王目光扫过众人，淡淡道：「众卿请入席！」

警声再响。另十八名卫士由内步出，先前的卫士九人一组，到了客席後持戈守立。

众人纷纷来到席旁立定，待庄襄王坐下，侍卫卓立其後，秀丽夫人和朱姬两对母子亦席地坐下时，才敢入席坐下。

右边两席，上首处坐的是吕不韦和项少龙，接著是蒙骜和乌应元；另一边则由杨泉君和王 各据一席，泾渭分明。

项少龙故意不看朱姬和小盘，以免庄襄王或其他人发觉他和她「母子」二人的特别关系，这叫宁教人知，莫教人见。

宫女穿花蝴蝶般穿插席间，为各人添酒和奉上美点。庄襄王道：「姬后和政王儿均安返咸阳，寡人再无憾事，让我们喝一杯！」

众人举酒祝贺，不过秀丽夫人、杨泉君和王 等的脸色当然不太自在了。

庄襄王的眼光落到朱姬和小盘处，眼神更温柔了，以他那充满感情的好听声音道：「政王儿，少龙有大恩於你，还不敬项先生一杯！」

项少龙亦不由为他的风采倾倒，深感成功非靠侥幸。庄襄王能於落魄时被吕不韦看中是「奇货可居」，後来又打动了最被当时昭襄王宠爱的华阳夫人，纳其为子，最後突围而出，成为王位继承者，自有其摄人的特色和丰采。否则纵使吕不韦再多花点钱货，亦只是枉费工夫。

小盘闻言起立，来到项少龙席前。

到此刻两人才有机会眼神交接。

小盘一对眼睛立时红了起来，射出深刻之极的感情，幸好一闪即逝。

当下自有侍女捧来酒壶酒 。

项少龙长身而起，恭敬地俯身，举手过头，接过小盘递来的美酒，一饮而尽。

小盘的身体更粗壮了，神色冷静，当项少龙想到他日後统一天下的雄姿，不由心中一颤。

两人分别回到席位里。项少龙忍不住再望了小盘一眼，发觉朱姬正含笑看著他，秀眸尽是温柔之色，吓得忙垂下目光。

庄襄王逐一和众人闲聊了两句後，眼光再落到项少龙身上，从容自若道：「若要攻陷邯郸，灭掉赵国，把赵穆生擒回来，少龙认为须多少军马？」朱姬和小盘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杨泉君和王 亦露出注意的神色，看他有甚麽话说。

吕不韦哈哈一笑道：「少龙放胆直言，舒陈己见！」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以现在的形势论，攻陷邯郸二十万人即可，但要灭赵，就算举大秦全国之力，仍未可办到。」

众人齐感愕然。

杨泉君冷笑道：「项兵卫对兵家争战之事，时日仍短，故才有此无知之言，王大将军可否向兵卫解说一二，以免他见解错误仍不自觉。」

他始终坚持称他作兵卫，正是要提醒别人，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将，亦表明仍视他为外人。

庄襄王和吕不韦先是对项少龙之言露出不愉之色，旋又深思起来。

朱姬则是嘴角含春，对项少龙满怀信心。

乌应元则向项少龙猛打眼色，希望他慎言。

蒙骜双目则亮了起来，显是体会到项少龙说话中的含意。

项少龙从容不迫地看著王 ，虎目精芒闪闪。

王 给他看得有点心寒，谨慎起来，道：「本将却想请项先生先解释一下为何有此立论。」

此话一出，庄襄王、吕不韦、乌应元和杨泉君这四个不通军事的人，立知项少龙非是胡诌一通，否则王 不会如此有所保留。

项少龙淡然一笑道：「长平一役後，赵国确是遭到致命之伤，不但影响军心士气，亦深入打击了王公大臣对国家的信心，不过正是由於这种心态，亦形成上下拚死抗敌之心，燕人的大败正是明证，臣下提出能以二十万人攻陷邯郸，是趁我们乌家刚撤离赵国，牧场所有牲畜均被毒毙，使赵人在这方面的补给难继，兼之士气大损，才有此把握。但这一战必须以快打快，趁李牧和廉颇分别被匈奴和燕人缠著，无暇分身，故城破则退，不宜久留。」

再沉声道：「若只为破城，十万人便可做到，但若耍速战速决，全师而退，非二十万人不可。」

王 呆了半晌，叹道：「项先生这话亦不无道理。」

项少龙禁不住对他好感大增，由於对方不会睁著眼说谎话。蒙骜沉声道：「末将完全同意少龙之言。」

杨泉君气得脸色阵红阵白，与秀丽夫人交换了个眼色，一时说不出话来。

朱姬一阵娇笑，媚眼一送，向庄襄王道：「大王啊！人家没推荐错人吧！大将军和蒙将军似还是首次对同一件事点头同意呢！」

这麽一说，王 和蒙骜都尴尬起来。

小盘望著项少龙，涌起崇慕和依恋的情绪。

庄襄王先望了吕不韦一眼，油然道：「少龙的举我全国之力，亦未能灭赵，又怎样解释呢？」

最紧张的是乌应元，假设项少龙在此项上不能说服秦王，那刚占得的一点优势，便会尽付东流了。

项少龙陈辞道：「战争之要，虽说以国力为本，军力为器，但外交和情报却是同样重要，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杨泉君插入道：「这两方面的事，我大秦从没有疏忽过，先王以张仪为相，便是从外交入手，粉碎六国合从之策，至於情报方面，我们不时有探子到各国侦察，从没松懈下来。」

项少龙愈来愈看不起这秦朝元老，不客气地问道：「请问君上，假设我们倾全力挥军攻赵，各国会有何反应呢？」

杨泉君登时语塞，因为若没有确实情报的支持，如何可答这假设性的问题。

吕不韦在几下拍了拍项少龙的大腿，表示很高兴他挫了杨泉君的锋头。

王 终是和杨泉君共乘一船，出言道：「此事确不可轻举妄动，齐楚两国暂且不说，但三晋唇亡齿寒，必会齐起反抗，三国任何一国之力仍未足抗我大秦百万之师，但联合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此说，虽似为杨泉君缓颊，却也等若肯定了项少龙的说法。

项少龙不让众人有喘息之机，侃侃而言道：「赵国若受攻击，各国绝不会坐视，纵使开始时抱著坐山观虎斗的检便宜心理，但只要赵人闭关稳守，再派人截断我军的补给路线，其他各国迟早必派军应援，那时我们四面受敌，情势殊不乐观。」

庄襄王拍案道：「好一句『坐山观虎斗』，这麼精采的语句，寡人还是初次听到。」

项少龙暗忖难道这句话仍未在这时代被引用？谢过庄襄王赞赏後续道：「况且魏国信陵君仍在，足可影响各国，再来另一次合从，我们便危险了。」

众人均默然无语，八年前魏国信陵君联同各国军队，在邯郸城下大破秦军，各人自是记忆犹新，仍有馀悸。

庄襄王叹道：「如此说来，难道任由赵穆这奸贼逍遥自在吗？」

只凭这一句话，便知庄襄王没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否则这句话应是「如何才可荡平六国呢？」

项少龙肃容道：「若只是要把赵穆擒来，大王则不必费一兵半卒，只交由臣下去办好了。」

众人同时愕然。

庄襄王精神一振道：「可有虚言？」

项少龙道：「绝无半字虚语，臣下只须要半年的时间去搜集情报，便可起行，把赵穆生蹦活跳带到大王御座之前，任凭处置，不过此事最紧要保密，否则臣下恐难活著回来。」

庄襄王拍案道：「谁敢 出此事，立杀无赦！」

同一时间吕不韦在项少龙耳旁叹道：「这事怎可说出来？」

项少龙知他担心自己会被杨泉君陷害，探手几下，在他大腿上写了个「假」字，吕不韦登时会意，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杨泉君垂下头去，免给人看破他的喜色。

朱姬娇笑起来，向庄襄王撒娇道：「生蹦活跳的赵穆，少龙用语真是有趣，刚才人家的提议，大王还要犹豫吗？」

众人一听，立知另有文章。

果然庄襄王哈哈一笑道：「与少龙一席话，令寡人痛快极矣，若能把赵穆生擒回来，以 寡人心头之恨，定然重重有赏，从今天起，少龙就是寡人客卿兼太子太傅，专责教导政儿剑术兵法。」

吕不韦大喜，忙向项少龙举杯祝贺。

要知太子乃王位继承人，若能成为他的师傅，异日太子登基，自能发挥直接的影响力量，所以这官位实是非同小可，人人眼热。

杨泉君由席中走了出来，跪伏地上，颤声道：「大王尚请三思，我大秦立国数百年，以武闻名，能当太子兵法剑术太傅者，均乃国内最佳兵剑大家，从没有外人担任此职，况且项兵卫一无军功，二来不知剑术是否名实相符，不若待项兵卫擒赵穆回来後，大王再作定夺吧！」

他这番话亦算合乎情理，可见此人仍有点小聪明，可是庄襄王那听得入耳，不悦道：「寡人怎会看错人，这事就是如此安排，左丞相不必多言。」

王 忍不住亦走了出来，跪陈道：「大王务要三思，否则恐人心难服。」

这大将军一开腔，等若秦国军方齐声反对，庄襄王虽心中大怒，亦不得不犹豫起来。

项少龙见状亦跪禀道：「左丞相和大将军之言不无道理，大王请收回成命，先看臣下能否擒回赵穆，再作决定。」

乌应元和朱姬暗叫可惜，朱姬更暗恨少了与项少龙接触的机会。

小盘则差点想把杨泉君痛揍一顿。

庄襄王叹了一口气道：「众卿请起。」

杨泉君和王 两人知他回心转意，大喜回席。

项少龙亦从容回席去也。

王 见他毫不介怀，禁不住心生好感。

庄襄王尚未说话，吕不韦一声大笑，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只见吕不韦正容道：「政太子太傅一职，怎可丢空半年以上。兵法方面，少龙刚才已表现了他超卓的见地，而少龙在赵魏两境，以少胜多，大破贼军，又斩魏魏牟之首，早名震天下，不用赘言。至於剑术，只要杨泉君和大将军请来心目中我国最有资格的剑术大家，择日御前比试，即立见分明。」

庄襄王大喜道：「一於这麼办，好了！让我们喝酒作乐。」

一拍双掌，一队歌舞姬立时飘进殿来，载歌载舞，可是却冲不破那紧张的气氛。

双方都盘马弯弓，准备让对方栽个大筋斗。

项少龙心中苦笑，知道自己已给卷进了秦廷的权力斗争中。

这或者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第 03 章 远方音讯

接著的十天，项少龙度过了来到这古强国後最悠闲的美好时光。

他领著妻婢，与滕翼、荆俊、乌卓和那些随他由邯郸前来的一千家将，到了城外乌家新开发的牧场休养生息。

牧场占地甚广，快马一个时辰才可勉强由这一端去到另一端，共有十八组简朴但设备完善的房舍。他们选取了一个位於美丽小谷的四合院落，名之为「隐龙别院」。

每天清早起来，便和妻婢在大草原上驰马为乐，顺道练习骑射。又找

来滕翼、乌卓和荆俊这三个高手对打，练习各种武器的掌握运用，作为与杨泉君等选出来那仍未知是何人的对手决战前的热身练习。

「精兵团」则由原先的七十七人扩展至三百人，日夜操练，以应付将来返回邯郸活擒赵穆的班底。

有项少龙这真正的特种战士主持，这批人都进步神速，掌握到各种深入敌後的侦察与作战技术。

乌家人丁旺盛，其中不乏懂得冶铁的巧匠，乌卓遵项少龙之言，在牧场内成立冶炼铁器的作坊，依照他的设计，打造出攀爬腰索和飞针这类工具暗器。

项少龙更不忘依墨氏补遗卷上的方法打坐练气，滕翼发现後大感兴趣，从他处学得诀窍，效果比项少龙还要好。

项少龙索性把补遗卷给了他，由他自行钻研上面写的兵法和剑术，两人间的关系，比亲兄弟更胜一筹。

乐也融融时，陶方来了。

众人齐集在厅内举行会议。

陶方神采飞扬道：「有邯郸的消息了，真是精采。」却没有立即说下去。

众人见他卖关子，都急得牙痒起来，只有滕翼不为所动，沉著如常。

陶方笑道：「逐件事来说吧！今次我们害得最惨的是赵穆，当赵人发现我们那条直通城外的秘道，才发觉上了大当，然後就收到了真正的嬴政返抵咸阳的消息，孝成王气得病了一场，更把赵穆痛骂一场，整整一个月都不肯见他，到现在关系才改善了一点，但赵穆权势已大不如前了，反而那郭开不知说了甚麽谎话，竟骗得孝成王那昏君对他信任大增。」

项少龙忍不住问道：「赵雅的情况怎样了？」

陶方知他仍没有忘记这善变的美女，叹了一口气道：「她也大病了一场，那齐雨还想去缠她，给她轰了出府门，很多人都看到呢！」

乌卓奇道：「赵王没怪她吗？」

陶方沉吟道：「据说她曾苦劝赵王不要对付少龙，那昏君事後亦有悔意，又见她病得死去活来，或者基於这些原因，赵雅的地位并没有受多大影响。现在邯郸人心惶惶，都怕我们会引领秦军攻打赵国。最近孝成王派出使节，希望能联结各国，以应付秦人的入侵，真是大快人心了。」

滕翼道：「那假嬴政的命运又如何了？」

陶方摇头叹道：「给赵穆处死了，他满肚子气，惟有拿这无辜的可怜蛇发。」

项少龙心中颇感不忍，不过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陶方忽地伸手按著项少龙肩头，低声道：「告诉你一件事，但千万莫要动气。」

项少龙一震道：「甚麽事？」

陶方眼中掠过异样之色，沉声道：「有美蚕娘的消息了。」

项少龙色变道：「死了？」

陶方摇头道：「不！是嫁了到附近一条村庄去，还生了儿子，丈夫是个颇有名气的猎户，据说相当爱护她。」

项少龙呆了半晌，反轻松起来，想起分别时的情景，美蚕娘可能早立下决心不离开那和平的地方了。这也好！最紧要她有个好归宿便成了。

荆俊凑到陶方旁，轻声问道：「有没有给我送信与赵致？」

滕翼一震道：「你那封信有没有露我们会回邯郸的事？」

荆俊吓了一跳道：「当然没有，小俊怎会这么不知轻重。」

陶方由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塞到荆俊手里，笑道：「看来赵致对你都有点意思哩！」

荆俊一声欢呼，凌空翻了三个筋斗，一溜烟走了，看得众人失笑不已。

陶方见项少龙乍闻美蚕娘的事后，仍然情绪稳定，放心道：「我们到大梁的人有消息回来了，听说纪才女到楚国去了。」

项少龙一震道：「不好！她定是往邯郸找我。」

众人同时捕捉到他的意思，纪才女当然不能直接赴赵国找他，惟有先往楚国，再取道齐国往邯郸去。

古代讯息不便，邯郸发生的事，恐怕到这时纪嫣然仍未知晓。

项少龙却是关心则乱，决然道：「我们立即到邯郸去！」

陶方道：「至少要过了大后天才能，秦人已推了一个人来和你争太子太傅之职，定了大后天午前在御前比武，有点身份地位的都会来观战。」

乌卓道：「那人是谁？」

陶方应道：「好像是叫王翦吧！」

项少龙大感错愕，心想又会这么巧的。

项少龙在离农庄别院不远的小瀑布旁独坐沉思。

在这古战国的时代里，真是无处不是桃源仙境，就像眼前便是罕见奇景，谷内秀峰罗列，万象纷陈，奇巧怪石，碧水流经其间，飞瀑彩池，随缘天成，水动石变间，在阳光下百彩交织，使人怎么看都不感厌倦。

他坐在一个这样的水池旁，倾听著飞瀑注入清潭的悦耳声响，看著岸旁绿竹翠树，浮波荡漾，水娇色艳，充盈著初春的生机和欣欣向荣的意象，不由心旷神怡。

可是当心神转到大后天的御前比武上，又愁怀暗结。

不论那一个赢了，恐怕都会有点问题。

问题仍是他能否改变历史。

若答案是否的话，那他大可甚麽都不理，笑傲山林，终日享受与妻婢们鱼水之欢，而小盘自然会成了中国首位皇帝。

只恨他不能肯定。

若他赢了王翦，对方还能否成为日后统一六国的主要功臣呢？

这真教他煞费思量。

但他亦是败不得，否则乌家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对小盘亦是严重的打击，甚至他的邯郸之行也会受到影响。

苦恼间，少女娇甜的笑声传来。

草树掩映中，翠桐和翠绿这两位俏丽的艳婢，每人挑著两个小木桶，到来取水，低言轻笑，并没有留意到项少龙的存在。

两女来到池旁，放下挑担小桶。

翠桐坐到一块石上，翠绿则脱掉鞋子，露出秀美的赤足，濯在水里，意态放浪自如，不时发出银铃般的娇笑。

项少龙想起与美蚕娘在那小谷的溪流，同作水中嬉戏的动人情景，心内不无感触。

翠桐忽道：「少爷搂过了你吗？」

翠绿娇笑反问道：「你呢？」

翠桐霞生玉颊，点了点头，有点苦恼地道：「唉！只是轻轻搵了人家的腰，吻吻脸蛋便算了。」

翠绿笑道：「小丫头春心动了。」

翠桐气道：「你比我好得了多少，昨晚梦中都在唤少爷。」

翠绿大羞道：「不准你再说！」

看到两女娇态，愁思难解的项少龙不由怦然心动，由藏身处站了起来。

两女忽觉有人，别过头来，见是项少龙，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是脸红耳赤，羞得不知钻到哪里去才好。

项少龙怕她们不胜娇羞急急溜掉，迅速移到两人间，分别抓起两女柔软的小手。

两女浑体发软，挨在石上池旁，不肯起来，额头差点藏到酥胸里。

项少龙看得欲念大作，笑道：「不肯走吗？那我们就在这池内合体交欢好了。」

两女大骇，齐叫道：「不！会给人看见的。」

项少龙威胁道：「想不给人看到吗？乖乖的随我去吧！」

两女无奈站了起来，既羞又喜。

项少龙拉着两女，沿溪踏著高低起伏的怪石，往上攀去，不一会来到最高一层的小水池，刚好可作俯瞰，尽收谷地的美景。

著两女和他并肩坐下，搂著她们香肩，共赏这胜媲人间仙境的乐土。

两人情不自禁的靠入了他怀里，芳香沁人。

文明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二千多年後的科技，肯定是人类作茧自缚，不住地去破坏这美丽的大自然。任何人若能像他般来到这古时代里，都要为大自然异日的面目全非心生感慨。

翠桐低声道：「少爷刚才是否一直在那里坐著？」

项少龙促狭地道：「我睡著了，听不到甚麽轻轻搂抱，亲亲面蛋，又或有人昨夜发梦呓语那类说话。」

两女立时窘得无地自容，同声娇吟，把俏脸埋入他怀里。

项少龙一边赞叹这时代的男人真幸福，两手抚上她们滑嫩不留手的脸蛋，温柔地摩娑著。

两女给他摸得娇躯颤抖，呼吸不住增速。

此时无声胜有声。

项少龙低下头去，寻宝似的找到翠桐的香唇，痛吻起来。

另一手则开始对翠绿作不规矩的侵犯。

翠绿那堪他熟练的抚弄和挑逗，呻吟抗议道：「少爷啊！」

这时太阳开始往西山落下去，刚好一道白云横过天际，赤阳化作一团艳红，像个大火球般悬在远空。

项少龙离开了翠桐的香唇，这动了春心的美丽少女嚶哼一声，反身紧搂著他强壮的腰肢。

他低头向他爱抚得连耳根都红透了的翠绿，这可人儿正偷眼瞧他，见他目光射来，羞得差点要死，那逗人的模样，看得项少龙忍无可忍，笑道：「以草为榻，以天为被，两位大姐反对吗？」

两女娇吟不休，那还懂得说话。

那晚项少龙纵情欢乐，可是即使在销魂蚀骨的时刻，他的脑海仍不住

闪过纪嫣然、美蚕娘，甚至赵雅的情影。

众女知他赵国之行迫在眉睫，神伤魂断下，份外对他痴缠，难舍难离。

光阴在这情况下特别溜得快，两天後他们离开了这美丽的小谷，返回咸阳城去。除荆俊外，滕翼和乌卓都留下，继续操训精兵。

才到乌府，乌应元就把他找了去，神色凝重地道：「图先调查过那王翦，据说此人不但剑术称冠秦国，最厉害还是骑射的功夫，可连发三箭，用的更是铁弓铜弦，五百步内，人畜难避。」

想起死鬼连晋的箭术，可能仍及不上此人，项少龙不由头皮发麻，问道：「这人是甚麽年纪？」

乌应元显是为他担心，叹了一口气道：「今年应是二十岁许，听说样子颇斯文秀气，从外表看谁都不知他这麽厉害。」

又沉声道：「图先查出杨泉君和王 等人早就内定了找他来和你比武，拖了这十多日，是让他利用这段时间加紧操练。那些人不安好心，看准你和妻妾久别重逢，在床笫间必有大量损耗，真亏他们想得到。现在连吕相都很担心哩！」

项少龙记起昨晚的风流，心生惭愧，同时想到自己是有点轻敌了。

乌应元拍拍他肩头道：「尽量养足精神，我会向芳儿解说的了。」

项少龙回到隐龙居後，抛开一切，避入静室，依墨氏补遗的指示，打坐吐纳，不一会物我两忘，精神进入至静至极的禅境。

「咯！咯！」

叩门声把项少龙惊醒过来。

项少龙忙走去把门拉开，露出乌廷芳凄惶的玉容，颤声道：「小俊给人打伤了，还伤得很厉害呢！」

项少龙大吃一惊，忙赶到宅去。乌应元和陶方全在，还有乌府的两名府医，正为荆俊止血和包。

项少龙挤到荆俊旁，吩咐各人退开，才详细检视他的伤势。

他身上至少有七、八处剑伤，最要命是左肋的伤口，差点刺入心脏，其他伤势虽吓人，都是皮肉之伤，不过其中两剑深可见骨，皮肉都绽了开来，触目惊心。

荆俊因失血过多，陷入半昏迷的状态里，只是脸上不时露出痛楚难当的神色。

项少龙虽心痛，却知他应该可检回小命，退到乌应元和陶方中间道：「谁干的！」

乌应元道：「已通知了图先，他们会派人去查的了，幸好这小子身体硬朗，伤得这麽厉害，仍能撑到回来才倒地，算他本事了。」

陶方道：「这些人分明想要他的命。」

门卫的声音传来道：「吕相国驾到！」

众人想不到吕不韦会亲来探望，转身迎迓。

吕不韦在十多名手下拥护里，大步走来，先细看过荆俊的伤势，才和三人到一旁说话，神情肃然道：「这定是杨泉君等人的诡计，想借杀死小俊，以打击少龙的精神，少龙千万不要上当。」

项少龙平静地道：「他们显然低估了小俊的逃生本领，只要小俊醒来，当可知是谁人下手了。」

吕不韦道：「无论是谁下手，所有事都等明天与王翦一战後才和敌人算

账。只要少龙夺得太傅之位，本相会全力支持少龙为小俊讨回这笔血账，教所有人知道吕不韦并不是好欺负的。」

项少龙心情矛盾，他并不想与吕不韦的关系这么密切，但看来情势若依现时方向发展下去，他迟早会变成吕不韦的一党。

这还不是问题，最怕是大家生出了感情，将来可更头痛了。

荆俊一声呻吟，醒了过来。

众人围了上去。

荆俊只看到项少龙一人，愤然叫道：「大哥！他们好狠！」

项少龙伸手按著他肩头，道：「不要动！」

吕不韦沉声道：「谁干的！」

荆俊冷静了点，咬牙忍著身上的痛楚，道：「他们有二十多人，我只认得其中一人叫『疤脸』国兴。」

吕不韦吩咐把他抬到後宅养伤後，双目杀气大盛，道：「这国兴在咸阳颇有名气，是渭南武士行馆的三大教席之一，馆主邱日升与军方关系密切，一向不把我的人放在眼内，少龙迟些时替我把那行馆挑了，我要让秦人知道开罪了我吕不韦绝不会好过。你要多少人？尽管说出来。」

项少龙暗叹这可就是作他的打手了，口中应道：「区区小事，我们有足够力量办妥的。」

吕不韦喜道：「有了少龙，我们整个声势都不同了，杨泉君等若非畏惧少龙，亦不用出此下策。」

顿了顿道：「明天本相会先来此与你们会合，才一起进宫，本相有信心少龙不会教人失望的。」

项少龙心中一动，先向乌应元和陶方打个眼色，道：「让少龙送吕相国出门吧！」

乌陶两人会意，任他独自一人送吕不韦到门外登车。

吕不韦乃极为精明的人，低声道：「少龙有甚麽话要说？」

项少龙微笑不语，直至来到车前，才道：「这十天没有一刻少龙不在为吕相筹谋苦思，发觉这样和秦国本土势力对抗下去，终是下下之策，说不定最後只落得两败俱伤。」

吕不韦叹道：「凡事以和为贵，我也想过这问题，奈何大利当前，秦人又一向仇外，谁也不相信我有诚意为秦国尽心尽力。」

项少龙从容道：「他们既是因利益而结合，我们就以利害来分化他们，像杨泉君又或渭南武士行馆等死硬份子，我们以无情手段摧毁他们，借之立威。但像王 这类并非纯为私利的人，大可笼络施恩，使他靠到我们的一方。」

吕不韦目射奇光，仔细打量了项少龙後，点头道：「少龙似是妙计在胸，快点说来听听！」

项少龙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计划。

吕不韦听罢道：「若做得到，自然是最好，只怕一不小心，反弄巧成拙，白赔了性命。」

项少龙淡然道：「吕相对乌家恩比天高，我冒点险算得甚麽呢？」

吕不韦哈哈一笑，用力搂了搂项少龙肩头，欣然去了。

项少龙知道取得了吕不韦绝对的信任，转头看荆俊去了。

第 04 章 御前比武

咸阳宫主殿旁的大校场里，万头攒动，有若闹市，都急不及待观看即将举行的比武盛事。

一方是秦国威名最盛的无敌悍将。

另一方却是声名鹊起，战绩彪炳从赵国来的不世剑客。

谁都希望看到两人如何分出胜负。

阳光普照下，靠主殿的一方设起了三个高台，摆好了座椅，正中的当然是庄襄王和太子后妃的宝座。

左台则坐满了以杨泉君和王 为首的大臣和军方将领。

右台除吕不韦外，蒙骜和亲吕不韦的大臣客卿均已列席。李斯亦是其中一，他本没有列席的资格，但由於关心项少龙，故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了一个座位。

其他地位较低的人，则只能站在校场的四周观战了。

甲冑鲜明，比其他六国人身材更高大的秦兵，守在正殿长阶上和三个看台的四周，长戈在阳光下闪烁生辉，平添了不少庄严肃杀的气氛。

这时吕不韦和项少龙等刚乘车抵达，下车後往右台行去，立时惹起哄动，均对项少龙指点呼叫。

吕不韦吁出一口气，在项少龙耳旁道：「秦人好武，最重英雄，此战是许胜不许败。」

项少龙今早以墨氏补遗卷上的方法行气吐纳，这刻真是龙精虎猛，信心十足，道：「吕相放心！」

吕不韦道：「左边看台那身穿黑色战服的人就是邱日升了，切勿忘记了他的样子。」语气透出深刻的恨意。

项少龙依言望去，只见台上近百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忙以微笑点头回应。看了那邱日升一眼，便移开眼光。

吕不韦领著他登上看台，引见了诸人後，坐了下来，问後面的图先道：「王翦来了没有？」

图先答道：「应该来了！却不知在那里？」

号角响起。

在禁卫簇拥中，一身龙袍的庄襄王，引领著小盘、朱姬、秀丽夫人、王子齐虫乔和一众妃嫔，由殿内步出，朝中间看台行去。

所有军士肃立正视敬礼，其他台上台下诸人全跪伏迎迓，一时整个校场肃然无声。

项少龙心中暗赞，只看这情况便知秦王的威严和秦人的服从性和重纪律。

直到庄襄王和众王子王妃在台上坐好，近侍宣布众人平身入座後，才回复先前模样，但人人都停止了说话，静候庄襄王的宣布。

内侍高唱道：「项少龙何在！」

项少龙连忙起身，顺手脱掉外袍，露出他那完美的体形，下台来到主台前面处，行晋谒秦王的大礼。

庄襄王欣然看著项少龙，不住点头，表示赞赏。

他长居国外，基本上亦可算外人，所以对这由赵国来，又救回他妻子的青年剑手特别有好感。

内侍再呼道：「弁将王翦何在？」

话声才落，一阵蹄声响起，只见一骑旋风般由宫门处驰来。

人群爆起震天采声，纷纷让路，使来骑直驰场心。

若说声势，项少龙明显地输了一大截。

王翦骑术惊人，短短一程，已作了俯冲，侧靠等等高难度的姿势，快要停下时，竟奇迹卷到了马腹下，又从另一边登上马背，才跃下马来，跪伏地上，大嚷道：「末将王翦！叩见我王！」

众人再响起惊天动地的喝采和打气声音，把气氛推上澎湃的高潮。

吕不韦台上诸人，包括对项少龙深具信心的乌应元和陶方，见他骑技惊人至此，都信心动摇起来，更不用说吕不韦等未知项少龙深浅的人了。

庄襄王露出惊异之色，频频点头。

朱姬因对项少龙别具好感，这时紧张得抓著小盘的手，才发觉小盘手心也在冒著汗。

杨泉君那台上的人却是人人喜动颜色，好像项少龙的败北，已成定案。王翦长身而立，往项少龙望来。

刚好项少龙含笑看去，大家打了个照脸。

双方同时露出讶色，都为对方的体形气度惊异。

这王翦确如乌应元所说的白皙秀气，但却不足描画出他真正的形态。

他最多比项少龙矮上半寸，身穿红黑相间的武士战服，著了件藤甲背心，肩宽背厚，体形彪悍，予人英姿爽飒的印象。

而高鼻深目，一对眼深邃莫测，乌黑的头发在头上上了个短髻，用一条红绳绑紧，两端垂至後颈，更显威风八面。

项少龙心内赞赏，微笑施礼，暗忖如此人材，难怪将来能助小盘打下江山，统一六国了。

王翦见项少龙神色友善，放松了面容，礼貌地还礼，但眼内仍充满敌意。

这时主台处由内侍读出今次比武的目的和作用，其中自然少不免对群臣作出勉励，强调保持武风的重要性。

到最後，内侍朗声道：「今次比武分两部份举行，先比骑射，再比剑术。」

项少龙心中叫苦，暗忖自己近来骑技虽大有进步，但若要与王翦相比，回家多练几年也不成。

王翦高声领命，项少龙只好学他般应诺了。

「唵！」的一声，王翦以一个美妙的姿态飞身上马，疾驰开去，到了场角快要冲入围观的人堆时，才勒马人立，绣转马头，蹄不沾地的转过身来，倏然停下。

当然又是响起另一阵喝采叫好之声。

两名军士早由场边了个箭靶出来，放在广阔大校场的正中处。

此时吕不韦使人把「疾风」牵来，项少龙从容一笑，双足一弹，由马尾跃上马背，再一夹马腹，靠著「疾风」惊人的高速，绕了一个圈，到了校场另一角，亦赢来不少喝采声。

王翦从马鞍旁拿出他的铁弓，往头上一扬，登时惹来一片赞美声。

项少龙知他信心十足，准备表演箭技，收摄心神，向王翦遥喝道：「死

靶怎如活靶，不若王兄射在下三箭如何？我保证绝不用盾牌挡格。」

全场立时鸦雀无声，不过所有目光都射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像在猜度说这人是否找死呢？

项少龙却是有苦自己知，与其等著落败，不若行险一搏，凭自己的剑术和身手应付对方的骑射，若能成功，便可应付过这一关了。

王翦显然不是想占便宜的小人，沉声喝道：「箭矢无情，项兄可想清楚了。」

项少龙遥向庄襄王施礼道：「请大王钦准！」

庄襄王犹豫了片晌，才以手势示准此请。

全场近二千人立时全体屏息静气，等候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

王翦一手举弓，另一手由背後箭筒拔出四支长箭，夹在五指之间，手势熟练，使人感到他要把这四箭射出，有若呼吸般轻易。

项少龙心中暗呼亲娘，原来这人一直深藏不露，使外人以为他技止三箭，到现在才亮出真本领示人。

鸦雀无声。

王翦大笑道：「末将铁弓铁箭，可贯穿任何盾牌，项兄尽管用盾又如何，小心了！」微夹马腹，战马放蹄冲来。

项少龙仰天一笑，拍马冲去，取的却是靠近庄襄王那一边，欺他不敢向庄襄王的方向发箭，好他的锐气。

两骑接近分开，交换了位置。

王翦一抽马头，一刻不待回身驰来。

项少龙心神进入墨家守静的诀窍，天地似在这一刻完全静止下来，舍王翦外再无他物。

同时催马往王翦迎去。

只要能贴近王翦，避过四箭，这场骑射竞赛当可收工大吉。

两骑迅速接近，由过千步的距离，拉至七百步内。

「腾！」

王翦先拉了一下弓弦，不知如何，其中一支箭已落到弓弦处。

霎时弓满箭出。

项少龙从未见过这麼快的箭，几乎是刚离弦便到了面门处。

幸好他的反应比常人敏捷十倍，一声大喝，血浪离背而出，斜劈在箭头处。

全场不论友敌，一齐轰然叫好。

项少龙策马、拔剑、疾劈，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角度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表现出一种动作和力度的极致美态，使观者无不深感震动，为他喝采。

由此亦可见秦人率直真诚的性格。

「当！」的一声清响，铁箭应声斜飞堕地。

王翦大叫了一声「好」，倏地消失不见，原来躲到了马腹下。

项少龙心中骇然，刚才对方一箭力道惊人，震得他整条右臂酸麻起来，差点甩手掉下血浪宝刃，这时见不到王翦，即是说连他怎麽样发箭都不知道，那能不吃惊。

大校场寂静至落针可闻，连呼吸声都像宣告暂停。

只馀下战马如雷的奔腾声。

双方由七百步拉近至五百步。

不闻弦响，以项少龙的角度看去，两支箭同时由略往右斜移的马腹下射出，一取项少龙心窝，另一箭往他大腿射去，绝对地把握了项少龙在矢到时的准确位置，教人叹为观止。

项少龙知道由於比先前接近了二百步，兼之手臂的疼麻仍未复元，绝无可能以臂力挑开对方更强力的劲箭，把心一横，硬以剑柄往来箭挫下去，同时纯凭本能和直觉，闪电飞出一脚，迎往另一劲箭。

众人仍未有时间分神为他担心，「笃」的一声，剑柄硬把劲箭磕飞，下面则鞋头一阵火痛，劲箭应脚失了准头，在项少龙身前斜向上掠，到了最高点，才往下掉来。

两骑此时相距只有三百步之遥。

项少龙忽觉不妥，原来最後一箭竟已无声无息地由马颈侧射来，角度之刁钻，除非翻下马背，休想躲过，不过此时已来不及了。

项少龙整条手臂这时痛得连举起或放下都有问题，能拿著血浪只是作个幌子。一声大喝，左手抽出挂在马侧的木剑，勉强扫在对方这最後一箭上。

「噗！」

铁箭被扫得横飞开去。

全场采声雷动，连王翦亦禁不住再叫了声「好」，把铁弓挂回马背侧，拔出佩剑，往项少龙疾冲过来。

项少龙不敢大意，血浪回到背上，一振左手木剑，拍马冲去。

两人擦身而过，连串的木铁交鸣声早响彻校场。

项少龙试出对方臂力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心中凛然，故意驰到场端才转回马来，好争取右臂复元的空隙时间。

观者此时无不看得一颗心提到了咽喉顶处。

王翦高举长剑，策马冲来。

项少龙木剑交到右手，深吸一口气，朝这顽强的对手驰去。

两骑迅速接近，到了五十步许的距离时，项少龙跨著那赠自红粉佳人纪嫣然的爱驹，忽然增速，箭矢般疾窜，有若腾云驾雾般来到王翦马前。

项少龙使出墨子补遗三大杀招的以攻为守中的「旋风式」，木剑弹上半空，旋转了一个圈，力道蓄至极限，一剑扫去。

王翦因对方马速骤增，判断失误，本想凭马术取胜的计策登时落空，随著又给对方怪招所惑，到剑风迫脸时，才勉强一剑格去。

项少龙出此奇招，就是怕了他的马上功夫，若让他摸清楚疾风的速度和自己的剑路，久斗下必败无疑，对王翦来说，马上比马下更要灵动自如。

「当！」的一声巨响，王翦差点连人带剑给他劈下马去，既因项少龙这一剑借自然之理加强了势道，更因木剑本身的重量，才造成此等意外战果。

王翦仰贴马背上，防范项少龙乘势进袭。

项少龙木剑在他右上方幻出数道剑影，同时趁两马擦过之时，伸足在王翦大腿处点了两下，可是由於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木剑处，马体又阻隔了大部份人的视线，所以除了交战双方心知肚明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王翦当然知他脚下留情。

项少龙知道是时候了，向台上的吕不韦挥了一下木剑，打出约定的暗号。

此时两骑互换位置，遥遥相对。

王翦一脸颓丧，他乃英雄豪杰，输便输了，不肯撒赖，正要弃剑认败时，吕不韦猛地起立，高喝道：「停手！」

众人愕然向他望去。

吕不韦走到台边，朝庄襄王跪下禀道：「项少龙王翦两人无论剑技骑术，均旗鼓相当，臣下不想见他们任何一方稍有损伤，此战请大王判为不分胜负，两人同时荣任太子太傅，负起训导太子重责。」

杨泉君那一台的人里，有一半露出愕然之色，想不到吕不韦有如此容人大量，虽然他们看不到项少龙点在王翦腿上那两脚，但刚才王翦给劈得差点翻下马背，却是人人目睹，都知他落在下风。

庄襄王微一点头，朝项少龙道：「项卿家意下如何，肯否就此罢休！」

他这麽说，自然是看出项少龙胜出的机会较大。

只要是明眼人，看看王翦的脸色，就不会对他乐观。

项少龙回剑鞘内，恭敬地道：「王将军骑射盖世，剑术超群，臣下至为钦佩，吕相国这提议有若久旱里的甘露，臣下受命，甘之如饴。」

庄襄王哈哈一笑，站了起来，宣布道：「由今天起，项少龙王翦两人，同为太子太傅，不分高低，共侍太子。」

采声震天响起。

最感激的是王翦，这太子太傅一职对他实在太重要了，否则空有抱负，亦难开展。

最高兴的却是吕不韦，项少龙教他这一手确是漂亮之极，使他赢得了满场采声，在秦国这是他从未尝过的甜美滋味。

朱姬兴奋得紧握著小盘的手，凑到他耳旁道：「久旱甘露，甘之如饴，这世上还有人比你这师傅说话更动听吗？」

小盘双眼发光地看著这唯一的亲人，不住点头。

欢声不竭中，项少龙和王翦并骑来到主台前，下马谢恩。

全场跪送庄襄王时，王翦低声道：「谢谢！」

项少龙亦低声答道：「这是你我间的秘密，王兄请我吃顿酒好了！」

王翦正担心他事後宣扬，感激得连声答应了。

此时众王公大臣拥下台来，争著向两人道贺。

项少龙趁机来到王 身前，诚恳地多谢他予自己这个机会，使王 立时觉得大有面子，好像项少龙真是由他一手提起来那样子。

吕不韦和他早有约定，自不会怪他向王 示好，迳向王翦道贺，好争取人心。

庄襄王见结果如此圆满，泛起一脸笑容。

除杨泉君和几个死硬派因扳不倒项少龙而脸色阴沉外，众人得睹如此神乎其技的比武，人人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一场风雨，就这麽安然度过了。

第 05 章 巧结奇缘

赛後，庄襄王把项少龙和王翦召到宫里，勉励一番。又当众赞赏吕不

韦，对他两全其美的提议表示欣赏。

当夜吕不韦在他的相国府举行了一个私人宴会，被邀者就只项少龙、乌应元和蒙骜三人，吕府方面，除吕不韦外，只有亲信图先和几个有地位的客卿，李斯则仍未够资格参与这种高级及亲切的宴会。

席间吕不韦意气飞扬，频频向项少龙劝酒，心怀大开。

蒙骜得睹项少龙的绝世剑法和视死如归的豪气，对他自是另眼相看。

乌应元见爱婿立此大功，更是心花怒放。

酒过数巡，歌姬舞罢。

吕不韦哈哈一笑，向对席的项少龙道：「本相近日得齐人送来三名歌姬，均为不可多得的绝色美女，琴棋舞曲无一不精，美女配英雄，本相就把她们转赠少龙、乌先生和蒙将军，万勿推辞。」

乌应元和蒙骜暗忖吕不韦送出来的美人儿，还会差到那里，大喜道谢。

项少龙自问已应付不了家中的娇妻美婢，又学不到战国人的视女人为工具或装饰，忙推辞道：「相爷好意，少龙心领了，邯郸之行，如箭在弦，势在必发，少龙不想因美色当前而分心，请相爷见谅。」

吕不韦见他贪美色，心中愈发敬重，加上对方毫不居功自矜，笑道：「那就由乌先生暂且保管，待少龙擒赵穆回来後，再圆好梦。」

众人一起起哄，纷纷向乌应元调笑，担心他会忍不住监守自盗，气氛闹哄哄的。

项少龙见推辞不得，惟有苦笑受礼。

蒙骜道：「少龙准备何时赴赵。」

项少龙想起纪嫣然，恨不得立即起程，看了吕府那几个客卿一眼，犹豫起来。

吕不韦自知其意，笑道：「这里全是自己人，少龙直言无碍。」

项少龙沉声道：「待小俊康复後，立即起程。」

吕不韦点头道：「我会和大王提说这件事的了，到时随便找个借口，例如要你到某地办事，少龙将可神不知鬼不觉潜往赵境去。」

这时他对项少龙信心十足，虽仍不知项少龙凭甚麽法宝活捉赵穆，但却深信他定会成功。

吕不韦话题一转道：「小俊的仇不能不报，少龙准备怎样对付那邱日升和国兴？」

乌应元有点担心地道：「这事若闹大了，大王会否不高兴呢？」

吕不韦笑道：「放心吧！刚才本相曾和大王提及此事，他也非常不满邱日升的卑鄙手段，少龙即管放手去做，万事有本相担当。」

项少龙对荆俊差点被杀甚感忿怒，双目寒光一闪，冷然道：「少龙晓得怎样做的了。」在这时代生活了这麽久，他早深悉很多事情必须以武力来解决，否则迟早会身受其害。今次若非荆俊脱身回来，连谁杀了他都会如石沉大海，永不知道。就算当一次吕不韦的打手亦顾不得那麽多了。

假若不狠狠教训对方，同样的事再发生在陶方或乌应元身上，那就後悔莫及了。

酒宴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下继续著，直至宾主尽欢，才各自回家。

途中乌应元酒意上涌，叹道：「得少龙如此佳婿，不但是廷芳之福，亦是乌家之幸，若非少龙，我们在秦国那有目前如此风光。」

项少龙对这精明的岳丈生出了深厚的感情。几乎从一开始，乌应元就

无条件地支持他这女婿，又把爱女许他，怎能不教他心中感激。

乌应元流出热泪，喟然道：「待少龙把赵穆擒回来後，少龙至紧要向大王提出为爹在咸阳建一个宏伟的衣冠冢，想起他老人家 骨无存，我便——唉！」

项少龙怕他酒後伤身，连忙好言劝慰。

心中百感交集，看来自己也好应为赵妮、舒儿和素女三人立冢，至少有个拜祭的对象。

当晚在隐龙居内，与众女自是说不尽的恩爱缠绵，鱼水交欢。

次晨得知荆俊受伤消息的滕翼和乌卓赶了回来，还带了十五个剑术最高明的精兵团战士。

荆俊精神好多了，可以坐起来说话。

滕翼看过他的伤口後，点头道：「他们的确是想要小俊的命。」

荆俊担心地道：「你们到邯郸去，绝不能没我的份儿。」

乌卓道：「那你就好好睡个觉吧！」向两人打了个眼色，退出房来。

项少龙和滕翼随他来到外厅，乌卓道：「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暴易暴，否则迟早会有另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

项少龙笑道：「我们还要公然行事，尽量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知我们乌家不是好欺负的。」

滕翼道：「事不宜迟，我很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项少龙大笑道：「那不若立即起程，教训完那些蠢材後，我们还有时间吃顿丰盛的午饭。」

三人坐言起行，领著那十五名好手，策马出了乌府，朝武士行馆驰去。

街上行人如鲫，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项少龙还是首次在咸阳骑马逛街，大感有趣，沿途和众人指指点点，谈笑风生，好不得意。

滕翼忽勒马停定，循声瞧去，只见行人道上一片混乱，「砰！」的一声，一盘摆在一间杂货店外售卖的蔬果被撞得掉到地上，人人争相走避。

倏地一个以长巾包著头脸的女子由人堆里窜了出来，拚命往另一边行人道抢去，後面追著五、六个凶神恶煞的大汉。

刚好一辆骡车驶来，那看不清脸目的女子一声惊叫，眼看要给骡子撞倒，幸好及时退後，脚下不知拌到甚麽东西，失了平衡，跌倒地上。

包著头脸的布巾掉了下来，如云的秀发散垂地上。

那几名大汉追了上来，团团把女子围著。

女子仰起俏脸，尖叫道：「杀了我吧！我怎也不回去的了。」

项少龙等全体眼前一亮，想不到这女子生得如此年轻貌美。

滕翼一声大喝，跳下马来。

其中一名大汉狞笑道：「我们的事你也敢管，活得不耐烦了！」

滕翼一个箭步标前，来到两名大汉中间。

两名大汉怒喝一声，挥拳便打。

滕翼略一矮身，铁拳左右开弓，两名大汉立时中拳抛飞开去，再爬不起来。

其他四名大汉纷纷拔出兵刃。

乌卓发出暗号，十五名战士一齐飞身下马，摆出阵势。

滕翼不理那些人，来到少女身旁，伸出手道：「姑娘起来吧！」

少女仰脸深深看著滕翼，粉脸现出凄然之色，摇头道：「你斗不过他们的，走吧！否则会连累了你们。」

马上的项少龙心中大讶，自己这方人强马壮，一看便知非是善男信女，为何这美丽的少女对他们仍这麼没有信心呢？对方究竟是甚麽来头？

滕翼见她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为别人设想，心中感动，微笑道：「我滕翼从不怕任何人，大不了就是一死！」

少女把手放入他手掌里，娇躯一颤下，滕翼把她拉了起来。

那些大汉将倒地的两人扶了起来，目中凶光闪闪地打量著他们，其中一人忽地看到後方高踞马上的项少龙，失声叫道：「这位不是项太傅吗？」

项少龙暗忖原来自己变得如此有威望，眼光一扫围观的人群，策马上前，看著那几名神态变得恭敬无比的大汉，道：「这是甚麽一回事？」

领头的大汉道：「小人叫张郎，是吕相国府的人，刚才奉相爷之命，把两名齐女送往贵府，岂知竟给此女中途溜走。」

项少龙和乌卓交换了个眼色後，哈哈大笑起来道：「原来是一场误会，好了！这齐女就当交了给我，你们可以回去覆命了。」

大汉道：「还有一个，在後面的马车上——」

项少龙心中好笑，道：「那位就麻烦诸位大哥送往舍下好了。」

大汉们见他谦恭有礼，大生好感，施礼告退。

项少龙拍马来到了滕翼和那齐国美女旁，见到那美女小鸟依人般偎著滕翼，心中一动，道：「我们在附近找间馆子坐下再说好吗？」

项少龙等人分据四桌，要了酒菜。

齐女自然和项少龙、滕翼、乌卓三人共席，喝了一杯热茶後，原是苍白的脸容红润起来，更是人比花娇，难怪吕不韦亦要赞她们美丽动人。

滕翼默然不语，眼内闪著奇异的神色。

项少龙柔声问道：「怎样称呼姑娘呢？」

齐女偷看了滕翼一眼，见他目不邪视，有点失望，垂下头去，黯声道：「我叫善兰！」

乌卓问道：「为何来到咸阳还要逃走呢？在这里刑法森严，以十家为一组，一家犯法，其他诸家得连同坐罪，知情不举的腰斩。谁敢把你藏起来呢？」

善兰两眼一红道：「我准备一死了之，那管得这麼多。」

滕翼虎躯一震，垂下了头，凝视著杯内热茶腾升起来的蒸气。

项少龙柔声道：「现在善姑娘既知是要到我们家来，还要逃走吗？」

善兰呆了一呆，低声道：「我不知道！」

项少龙微笑道：「这样吧！我给姑娘两个选择，一是由我们派人把姑娘送回齐国与家人团聚，一是你嫁给我这兄弟滕翼。」一手拍著滕翼的肩头。

滕翼剧震一下，往项少龙望来，神情既尴尬，但又有掩不住的感激。

爱情总是来得出人料外。

善兰的凄惨景况，楚楚动人的可怜模样，深深打动了这铁汉死去了的心。

项少龙 貌辨色，那还不知滕翼心意。

善兰又偷看了滕翼一眼，两眼泛红，以蚊蚋般的声音轻轻道：「小女子早无家可归了。」

乌卓大喜拍桌道：「如此就恭喜滕兄了。」

滕翼皱起眉头，道：「少龙！她本应是——」

项少龙截断他道：「说这种话就不当我是兄弟了。唉！滕兄肯再接受幸福生活，我高兴得差点想掉泪呢！」

乌卓笑道：「今天似乎不大适合去找邱日升晦气吧！」

项少龙欣然道：「先回府再说吧！」

不由松了一口气，这麼圆满地解决了齐女和滕翼的问题，还能有比这更理想吗？

第 06 章 吕氏春秋

才抵乌府，陶方迎了上来道：「我刚要使人去找你，幸好你们回来了。」

项少龙一呆道：「甚麽事这麼要紧？」

陶方笑道：「要紧是要紧极了，却是好事，大王传旨你立即入宫去见他。」接著把他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道：「少龙勿怪我人老嚙苏，昨天校场比武时，王后看你的眼光很奇怪，你千万要小心点！」

项少龙明白他话内的含意，肯定地道：「我有分寸的了，就算不会牵累任何人，我亦绝不会干这种伤风败俗的蠢事。」

陶方知他言出必行，放下心来。

项少龙掉转马头，拒绝了乌卓等提议的护送，策马朝秦宫驰去。

咸阳街道的宽阔，介乎邯郸和大梁之间，不过那只是指赵魏首都最大的那几条街而言。

平均来说，咸阳的街道要宽敞开扬多了。

才转入向南的大道，项少龙心中泛起给人盯著的感觉。

那是很难解释的一种感应。

项少龙心中惊讶。

不知是否打坐运功多了，自己的感觉竟变得这麼敏锐。亦奇怪为何会有人在暗里窥伺著他。

他装作溜览街景般，不动声色往四周张望，刹那间把握了周围的形势。

这里地接南区市集，店与民居夹杂，两边路旁每隔两丈许便有株大树，林木成荫，清翠苍绿，若偷袭者要隐起身形，确是轻而易举。

眼光一扫之下，他发现了几个疑人。

两人在一间酒菜馆子二楼凭窗据桌而坐，见项少龙眼光望上来，立时垂下灼灼盯紧他的目光，装作说话。

另一人则是在路旁摆卖杂货的行脚贩，被一群看似是买东西的人围著，正在讨价还价，可是却给项少龙发现他正专注地看著他的临近，紧张得额头现出了青筋来。

那些背著他的人中，有两、三个体形壮硕，极可能是他的同党。

与这扮作行脚贩遥对的另一边街上，有两人见到项少龙驰来，忙闪到树後去，显然不怀好意。

项少龙想到却是另外的事。

有人布局杀他不出奇，奇在对方为何能这麼准确把握他的路线和行。

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知道庄襄王下旨召他入宫，所以才能在这前往王

宫的必经之路，设下对付他的死亡陷阱。

而敌人的实力应是不怕他有随行的人员，因为对方定策时是不会想到他是孤身上路的。

想到这里不禁心中凛然。

这时他差点可肯定要杀他的人是杨泉君了，只有他才可通过秀丽夫人清楚知悉秦王的举动，亦只有他才有胆量和实力对付自己。

既然对付得荆俊，对自己也不用客气了。

马车声响。

前方街上驰来四辆盛满草料的马车，各有一名御者。两车一组，分由左右靠近行人道处驰来，腾空了中间丈许的空位，可容他笔直穿过。

项少龙只凭马车出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便知不妥。

生死关头，他不敢托大，轻提疾风的 索，装作毫不觉察地往马车迎去，同时暗里由腰间拔出两枚钢针，藏在手里。

双方逐渐接近。

项少龙心中好笑，轻夹马腹，与他经过这段日子相处的疾风已明其意，立即增速，刹那间驰入了四车之间。

这一著大出对方料外，驾车的四名汉子齐声叱喝，露出了狰狞面目。

草料扬上半天，每车草料内均暗藏有一名弩弓手，从草料下冒起身来，装上了弩箭的弩弓同时瞄向项少龙。

项少龙大喝一声，疾风箭矢般冲前，同时两手一扬，铜针往後掷出。

头两辆车上的箭手尚未有发射的机会，脸面早插著飞针倒回草堆里。

另两人仓忙下盲目发射，失了准绳，劲箭交叉在他背後激射而过。

项少龙哈哈一笑，疾风的速度增至极限，瞬间消失在了长街远处，教敌人空有实力，仍莫奈他何。

项少龙在庄襄王寝宫的内厅见到庄襄王和朱姬「母子」，陪客当然漏不了吕不韦。

这厅堂布置典雅，庄襄王独坐上首，吕不韦、项少龙居左；朱姬和小盘居右，各据一几。

宫女进来摆上食物美酒後，退了出去。侍卫只在外面防守，使这午宴有点家庭聚会的气氛。

小盘态度沉著，并没有偷看项少龙。

朱姬收敛了很多，美目虽艳采更盛，但再没有像以前般秋波频送。

厅堂两旁都开了大窗，可见外面回廊曲折，花木繁茂，清幽雅静，不闻人声。

庄襄王连劝三 後，微笑道：「相国今早告诉寡人，少龙这几天便要上路，去把赵穆擒回来好让寡人得 心头之恨，寡人和姬后都非常感动，所以怎也要立即把少龙请来吃一顿饭，以壮行色。」

项少龙对庄襄王大生好感，不但因他文秀的风采，更因他有种发自深心的真诚。

不知是否因长期在赵国作人质，受尽冷眼，所以他并没有像孝成王般有著王族奢华不实的习气。

只看他对朱姬情深一片，又这麼眷念吕不韦对他的恩情，与这大商贾手对付自己国人，便可知他多麼重情义了。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使项少龙对他特别同情。

当今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天下最强大国家的领袖，只剩下三年的寿元。

连忙叩首谢过。

庄襄王忽然慈和地道：「王儿是否有话要说呢？」

朱姬和吕不韦的眼光落到小盘处，都射出像庄襄王般爱怜无限的神色。

项少龙心中好笑，这三人全当了小盘是他们的宝贝儿子，怎知却只是个假货。

同时暗吃一惊，小盘定是因听到辱母仇人赵穆的名字，露出异样神态，被庄襄王看入眼内。

小盘往项少龙望来，失望地道：「太傅尚未有机会指导王儿，便要离开了。」

三人都笑了起来。

朱姬蹙起黛眉道：「这事会否令太傅冒太多的危险呢？」

项少龙笑道：「愈危险的事，愈合我心意，姬后请放心，臣下会小心在意的了。」

吕不韦呵呵笑道：「我对少龙却是信心十足，知他定能成功。」

庄襄王对小盘爱宠之极，微笑向他道：「王儿这麽敬爱太傅，父王高兴非常。」转向项少龙道：「太傅这几天若有空，可多抽点时间到宫来指点太子，你昨天在校场挡王翦那三箭，王儿兴奋得向人提过不停呢！」

项少龙忍不住和小盘对望一眼，暗叫厉害，这小子如此一番造作，异日若特别对他亲密，亦不会被怀疑是另有隐情。当下恭敬地答应了。

庄襄王叹了一口气，喟然道：「寡人当年命运坎坷，留落邯郸，受尽白眼闲气，从来没有机会好好读过书，且每天都要担心明天是否有命。所以王儿回到咸阳，寡人第一件事就是要他博览群籍，要他……」

朱姬娇嗔地横了他一眼，撒嗔道：「大王一口气找了十多个人来轮流辅导太子，真怕政儿给累坏了。」

庄襄王欣然一笑，丝毫不因被她打断了说话而有半分不悦。

吕不韦呵呵笑道：「姬后想否听听老臣培育政太子的大计呢？」

四人同时愕然往他望去。

吕不韦以「慈父」的眼色望往小盘，才向庄襄王道：「所谓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先圣贤人，兵家剑客，谁最初时不是一无所识，还不是由学习思辨而来。既是如此，为君之道，更须学习。」

庄襄王讶道：「吕相国是否认为寡人对王儿的培育仍有所不足呢？今次请来指导王儿的人，均为我国在某一艺学上最出众的人材，例如琴清的诗歌乐艺，不但冠绝大秦，六国之人亦无不心生景仰，与魏国的纪才女并称於世，相国难道有更好的人选吗？」

项少龙这才知道寡妇清原来姓琴，也是太子太傅之一，难怪异日秦始皇，嘿！亦即是小盘，会建「怀清台」来褒扬他这女师傅了。

朱姬和小盘好奇地看著吕不韦，看看他会拿出甚麽话来答庄襄王。

吕不韦胸有成竹道：「政太子身为大秦储君，当然不愁没有能人指点。但过犹不及，有时太多杂学意见，反无所适从，所以臣下针对此点，特招来天下贤者能人，奇人异士，一齐集思广益，把治国之道，上至统理天下，下至四时耕种，无所不包，总结在一书之中。异日书成，只要太子一书在手，便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

项少龙心中感叹，吕不韦为了这「儿子」，都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庄襄王哑然失笑道：「真亏相国想出这办法来，假若相国须要甚麽帮助，尽管向寡人提出来好了！」

午宴就这样轻松融洽的气氛下度过。

宴罢庄襄王和朱姬返寝宫休息，吕不韦身为相国，日理万机，连说多了几句话的时间都欠奉，项少龙把来时遇袭一事告诉了他，他听了便匆匆离去，剩下项少龙领著小盘到校场练剑。

小盘今非昔比，到那处都有大群禁卫内侍宫娥陪侍在一侧，累得两人想说句心事话儿都有所不能。

动手比试前，小盘忍不住低声道：「师傅！不要去邯郸好吗？没有了你，我甚麽都没有了。」

项少龙这时见最近的内侍离他们也有五丈的距离，诈作指导他剑法，问道：「他们对你好吗？」

小盘两眼一红道：「非常好！我真的当了他们是我亲生父母。」

项少龙责道：「这是你最後一次当自己是小盘，由这刻起，就算在我面前，你仍是嬴政。」

小盘明白地点头，再道：「不去可以吗？」

项少龙微笑道：「记著我们的君子协定，赵穆是我的，赵王是你的。」

言罢一剑砍去。

小盘灵活地跳开一步，摆出架势。

项少龙看得心中一震。

这小子多了以前没有的一种东西，那就是强大的信心，使他的气势顿然大为改观。

妈的！

这就是未来统一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巨人了。

想到这里，心头涌起一阵难以遏制的冲动。

这时有内侍来报，说琴清来了。

项少龙虽很想看一眼这与纪嫣然齐名的寡妇清，看她如何贞丽秀洁，却以於礼不合，亦苦无借口，何况小盘又要沐浴更衣，惟有打道回乌府去了。

踏入门口，守卫报上王翦到来找他，正在大厅与乌应元和陶方闲聊，忙赶了进去。

王翦见到项少龙，神情欣悦，趋前和他拉手见礼。

项少龙见他穿上普通武士服，另有一番威武慑人的丰姿，不禁泛起惺惺相惜的感觉，诚恳地道：「累王兄久等了！」

乌应元和陶方站了起来，前者道：「王太傅是来向少龙辞行的。」

项少龙愕然道：「辞行？」

王翦兴奋地道：「是的！我立即要起程赴北疆，与匈奴作战。」

项少龙心头一阵不舒服，暗忖若他要上沙场，必须庄襄王和吕不韦点头才成。

秦国自商鞅变法後，部族领袖的权力被褫夺，丧失了继承的权利，官爵以军功论赏。凡有五十兵员以上的调动，均须秦王批准。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之举。使秦朝的中央集权，臻达至当时的最顶峰。

所有大将平时只持著半边令符，若没有秦王把另一半予他，便难以调动兵员。除兵符外，还须盖上秦王印玺的文书，那才算合法。

所以要在秦国作反，比在其他国家是困难多了。

乌应元和陶方知他两人有话说，识趣地借口离开。

两人分宾主坐下後，项少龙呷著侍女奉上的香茗，心想难道吕不韦始终没有容人之量，故意调走王翦，免得他来和自己争宠。想到这里，歉意大起。

王翦奇道：「项兄的脸色为何变得这麼难看？」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王兄刚晋升为太子太傅，便给人调走了，小弟很替王兄不值，不行！我定要向大王为王兄说项。」

王翦乃智勇双全的人物，先呆了一呆，旋明白过来，感动地道：「现在王翦才知项兄真的是爱护末将。不过中间有点误会了，这次任命是末将向大王提出来的，唉！实不相瞒，军中最讲论资排辈，没有一点人事关系，想领兵打仗，真是提也休提。今次他们不愿项兄得太傅之位，才迫不得已捧了我出来，与项兄分个短长。现在我的身份不同了，今早晋谒大王时，大王问末将有何心愿，末将立即说出望能到北疆效力。大王和吕相商量後，再问末将心中所定策略，当场赐末将虎符，让末将赴北疆当主帅。这是末将一直梦想的事，想不到竟成了事实。末将是来向项兄报喜和道谢呢？」

这回轮到项少龙呆了起来，匈奴和胡人长期侵犯秦赵燕三国的边疆，三国为了争逐中原，一向对他们采取筑长城御边的对策，始终奈何不了这些在蒙古高原上逐水草而居的强大游牧民族。

所以与匈奴人作战，无人不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一个不好，还要丢了性命。

匈奴人居无定所，生活清苦，因此特别具有掠夺性，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采取游击战略，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经常深入中原，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原诸国袭扰和掠夺。

秦人正是深受困扰的一国。

当日李牧开罪了赵王，便给调去北疆，可知那是一种变相的惩罚，所以怎想得到王翦会自动请缨，求人把他调往北疆呢？

看到项少龙的关心模样，王翦笑道：「难怪项兄不解，自少以来，我的想法很多都不同别人的。」

项少龙放下心事，好奇心大起，道：「王兄何不说来听听？」

王翦一口把杯内香茗喝掉，正容道：「末将一向心仪赵国的武灵王，若非他以天大勇气，作出两项变革，不但使赵国成为诸强之一，也使天下改变了战争的方式。」

项少龙早听过此事，点头道：「王兄是否说他的胡服骑射？」

王翦兴奋起来，道：「正是如此。那时赵人的衣服，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

这种长袍大褂，骑马射箭都极不方便。於是武灵王不理国内大臣甚麽「变古之道，逆人之心」的种种食古不化的反对大道理，下令全军改穿胡服，把大袖子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系皮索，脚踏长靴，装扮一新。」

项少龙听著也觉有趣，笑道：「这改革牵涉到体面和社会风气的变化，阻力当然不会少了。」

王翦冷哼道：「比起做亡国之奴，这小小改革算得甚麽？」

续道：「另一更深远的改革，就是弃车战为主的战争方式，代以骑兵作主兵种，在短时间内建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不但横扫匈奴，还披靡中原，

所向无敌，名将辈出。若非出了孝成王这昏君，我国纵有白起这种不可一世的军事天才，恐仍难有长平之胜。」

项少龙恍然道：「原来你要往征北疆，是要效法武灵王当年霸业，开创局面。」

王翦充满信心地微微一笑道：「末将作战经验虽然不少，但都是充当先锋士卒，从没有领军的机会，与东南方诸国作战，何时才可轮得到我，所以才自动请缨，好试试领军的滋味。亦可熟习骑射作战的方式，找匈奴人把我的剑磨利。」

接著压低声音道：「当年赵武灵王辟地千里，把林胡人尽画入疆界之内，精於骑射的林胡人也充当了赵国的骑兵，顿使实力大增。末将亦一直有这想法。这叫一石二鸟，一日不迫退匈奴，何言一统天下？」

项少龙伸手搭上他肩头，心悦诚服地道：「王兄果是非常之人，竟可由一般人视为苦差的事里，想出这麽多好处来，异日统一大业，必由你的宝剑弓箭开创出来。」

王翦还是首次遇上有人不说他是蠢材呆子，举手抓著他的手臂，感激地道：「项兄才是非常之人，末将之有今日——」项少龙打断他道：「你再提那件事，就不当我是好兄弟了。」

王翦两眼一红，诚恳地道：「项兄莫怪末将高攀，今次北征之举，凶险万分，说不定末将难以活著回来。今次前来……嘿！」

项少龙见他欲言又止，奇道：「王兄有甚麽话，尽管说出来！」

王翦老脸一红道：「其实末将一见项兄便心中倾倒，不知可否和项兄结为异姓兄弟，日後祸福与共，若有半分虚情假意，愿教天诛地灭。」

项少龙大喜道：「是我高攀才对，不过项某亦有三个肝胆相照的好友，不若就让我们效刘关张的桃园结义，留下千古忠义之名。」

王翦一呆道：「你说甚麽刘关张的桃甚麽结义？」

这回轮到项少龙大感尴尬。

刘备、关羽和张飞的结义发生在三国时代，王翦当然是闻所未闻。

当下胡诌一番，蒙混过去。

又找来滕翼和乌卓，四个人就在痊愈了大半的荆俊榻旁，一同行了结拜的隆重盟誓。

接著大喝大吃一顿，王翦这才欢天喜地的告辞去了。

当晚项少龙心情大佳，与乌廷芳等极尽床第之欢，把烦恼和对纪嫣然相思之苦，都暂且抛在一旁。

忽然间，项少龙深切感受到自己来到了人生最得意风光的时刻。

只要把纪嫣然接回咸阳，又擒了赵穆，他再没有其他奢求了。

第 07 章 情锁秦宫

次晨图先手下的头号智囊肖月潭来找项少龙，两人在内轩的小客厅坐下，肖月潭道：「是相国著鄙人来找太傅，看看有甚麽可帮得上忙的地方。」

项少龙昨夜欢娱过度，又多喝了两杯，头脑昏沉道：「先生请勿见外，

叫在下少龙便可以了，无论我官至何职，我们都是曾共患难的朋友，只以平辈论交。」同时揣摩对方来意。

肖月潭见他摆架子，心中欢喜，谦让一番後，道明来意道：「为了方便少龙往赵国行事，纯靠易容化妆，既麻烦又不妥当，所以相国命肖某特别为少龙、小俊、滕兄和乌兄四位，依脸形特制了四块精巧的面具，只要略加化妆，例如修改鬓发型状和色素，保证可瞒过赵穆。当然！少龙等仍要在声线和举止方面多加配合，否则仍会给辨认出来。」

项少龙如梦初醒，大喜道：「相国想得真周到，不知东西带来了没有。」

肖月潭傲然取下背上的小包裹，解了开来，赫然是四副面具。

他拈起其中一副给项少龙戴上，项少龙立时摇身一变，成了个满脸须髯的粗豪大汉。

肖月潭伸出手指，在他眼睛四周一阵抚摸，笑道：「这设计最巧妙的地方，就是接口多在毛发处，例如露出眼睛这眼形缺口，不但把你的眉毛加浓了，还把眼形变圆，所以即使是熟识你的人，亦不能由眼睛把你辨认出来，至於下的接口，涂上一层粉油，便天衣无缝了。」

项少龙忙拿铜镜照看，亦赞叹不已。

肖月潭拿出色粉，在面具上画上符号，才为他脱了下来，道：「这面具仍要作少许修补，三天内即可交货。」

项少龙讶道：「肖先生真是神乎其技，只凭记忆便可制造出这麼恰到好处的面具。这究竟是甚麽质料？」

肖月潭得人欣赏，自是高兴，欣然答道：「这是产於西北一种叫「豹麟」的珍兽，比猎犬只大上了少许，非常难得，我以高价搜罗，亦只得到四张兽皮，今次一下子就用光了。」

项少龙暗忖这种闻所未闻的奇兽，极可能就是因肖月潭而绝种，感谢一番後，把滕翼等三人召来，让他们一一试戴，看看有没有须要修补的地方。

滕翼等均啧啧称奇，对邯郸之行更是大为雀跃。

荆俊的体质好得教人难以相信，只这几天工夫，便可活动自如了，当然仍不能动手搏斗。

肖月潭为滕翼脱下面具时，奇道：「滕兄是否遇上甚麽开心的事，为何整个人都不同了。」

滕翼破天荒地老脸一红，唯唯诺诺敷衍过去。更不敢接触其他人眼光。

肖月潭把东西包好後，压低声音道：「昨天少龙在街上被人伏击一事，图爷已派人查过了，应是渭南武士行馆的人，因为刚巧他们有两名武士昨天死了，秘密举行了葬礼。」

如此一说，众人都心知肚明图爷先是收买了武士行馆的其中某人，否则怎能得知这麼秘密的消息。

肖月潭道：「但相国却想请少龙暂时忍下这一口气，因为相国已有个更好的计划，可把杨泉君和邱日升一举除掉，所以不欲在这刻打草惊蛇。」

荆俊愤然道：「他们欢喜便来对付我们，迟早有人会给他们害了！」

项少龙暗忖吕不韦愈来愈厉害了，不再只争一时之气，那种沉狠才教人心寒，制止了荆俊道：「肖先生请相国放心，我们知道怎办的了。」

肖月潭显然和荆俊关系良好，把他拉到一旁，解释一番，保证不会放过邱日升等人後，才离开乌府。

众人商量了乌家上下的保安问题，拟定策略，项少龙道：「你们准备一

下，三天后面具到手，我们立即上路。」

向滕翼笑道：「滕兄！好好享受这几天珍贵的光阴啊！」

滕翼苦笑道：「你也要来调笑我！」

此时有内侍来到，说奉王后之命，著项少龙立即入宫。

项少龙愕然应命，离府去了。

今次当然跟著大批乌家武士，不像上次般孤骑只影了。

朱姬遣退宫娥内侍後，御花园的大方亭内只剩下朱姬、小盘和项少龙三人，其他最接近的侍卫亦在十多丈之外，只能看著，听不到他们的对答。

有小盘在，项少龙当然不担心朱姬会「勾引」他。

那会是使他非常头痛的一回事。

朱姬为他斟满置在亭心石桌上的酒，殷勤劝饮後，俏脸不胜酒力的泛起两团红晕，使她更显狐媚无伦。

这美女确有种倾国倾城的冶媚，那迷人风韵使人联想到红颜祸水，尤其当项少龙想起将来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朱姬的表情忽地严肃起来，诚恳地道：「今天我请少龙来，是得到大王同意，好让我母子能表示感激之意。现在朱姬再无所求，只望能好好栽培政儿，使他将来能当个胜任的君主。」眼光移到小盘处，露出母亲慈爱之色。

再低声道：「还好这孩子并没有令我失望！」

小盘眼睛微红，靠近了朱姬。

项少龙心中释然。

这亦非常合理，朱姬纵使是天性淫荡，但在邯郸过了这麽多年任人采摘的生活後，也早应厌倦透了。

所以份外珍惜与丈夫和儿子重逢的新生活，至少暂时是这种心境。

项少龙点头道：「姬后的心事，少龙明白了。」

朱姬深深看了他一眼後，环视四周的御园美景，满足地吁出一口气道：「我知道你最明白我的了，见到你，不但像见到朋友，还像见到了亲人，一点不须瞒你。你若有甚麽难题，不要怕向我说出来，有些情况由我向大王陈说，会比由相国禀告更为方便些。」

项少龙也不知她这番话有多少成是真的，但以她现时的身份，说这种话确是非同寻常。

朱姬拍拍小盘的肩头道：「政儿！琴太傅来了，快去吧！」

小盘依依不舍地站了起来，随著那站在远处的内侍去了。项少龙知道戏肉来了，默然静候。

朱姬白了他一眼道：「人家又没有在你面前摆王后架子，为何话都不说多半句呢？」

项少龙见只有他们两人，轻松笑道：「守点君臣之礼，对姬后和我都是有利无害。」

朱姬微笑道：「我和你间很多话都不须说出来，不过人家真的很感激你。唉！早知趁在邯郸的时候，把身体给了你就好哩，最少留下一段美丽的回忆。现在为了做个好王后和好母后，所有私情都要放到一旁，希望少龙能体谅人家的心境。」

项少龙想不到朱姬成了秦国之后，说话仍这麽直接露骨，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一时找不到话题。

朱姬微嗔道：「看你！又变哑巴了！」

项少龙苦笑道：「我能说甚麽呢？应表示高兴还是不高兴。」

朱姬淡淡道：「看你还是高兴居多，那就不怕给朱姬牵累了。」

项少龙心中好笑，女人真奇怪，明是叫你不要惹她，但你若真个不去惹她时，又会不甘忿起来，这是多麽矛盾。

朱姬亦知道自己过份了点，叹了一口气後，脸容转寒道：「今趟少龙到邯郸，可否给我杀两个人？」

项少龙一震，瞧著她道：「说吧！」

朱姬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双目杀气大盛，一字一字缓缓道：「第一个就是赵穆的另一条走狗乐乘，但不要问我原因，我连想也不愿想起来。」

项少龙知她必是受过此人很大凌辱，否则不会恨成这样子，点头道：「我定能给你办到！」

朱姬敛去杀气，眼睛露出温柔如丝帛的神色，樱唇轻吐道：「但太危险就不必了，最紧要要是你能无恙归来，没有了你，朱姬会感到失去了一个好知己。由第一眼看到你开始，我便感到就算你不是我的情人，亦会是知心好友。」

项少龙糊涂起来。

她的说话究竟是来自真心，还只是笼络他的手段？

他早已看过她迷得赵穆和郭开晕头转向的本领，故深具戒心。

表面当然装出感动的神色。

可是却瞒她不过，朱姬大发娇嗔道：「你当我是骗你吗？皇天在上，若我朱姬有一字虚言，教我不得善终！」

项少龙吓了一跳，忙道：「低声一点，给人听到就糟透了！」

朱姬横他一眼，气鼓鼓道：「没胆鬼！信了吗！」

项少龙无奈点头，叹道：「还有一个人是谁呢？郭开吗？」旋又摇头道：「当然不是他，否则姬后那天早迫我杀了他哩！」

朱姬仍是心中有气，冷冷道：「算你还懂动脑筋，当然不是郭开，在那些可恶的人中，他对我算是很好的了。」

项少龙好奇心大起，道：「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

朱姬抿嘴一笑，俏皮地道：「是否无论我说出任何人，你都会照人家指示把他杀了呢？」

项少龙一呆道：「还说我是你的知己，为何姬后总像要看我为难尴尬的样子呢？」

朱姬心中一软，娇笑道：「好了！人家不再为难你了，另一个人就是……就是……」

项少龙皱眉道：「是否要我求你才肯说呢？」

朱姬垂下螭首，再仰起来时，泪珠由眼角泻下，凄然道：「当日大王和吕相逃离邯郸，赵穆知悉後，派乐乘领著大批人凶神恶煞般冲入家来，即时把所有男仆处死，女的给他们集体淫辱，那狰狞可怖的情景，到现在仍历历在目，就算白天不想，梦里仍会重历那凄惨不堪的景况，下令的人就是乐乘，你说他该杀吗？」

项少龙热血上冲，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

朱姬垂首道：「翌日我和那假儿子给带到赵穆处软禁起来，那几天是我一生人最恶心的日子，当时我曾立下毒誓，假设将来有能力逃出生天，必报此辱。」

项少龙提醒她道：「你仍未说那人是谁哩！」

朱姬淡淡道：「就是赵雅！」

项少龙剧震道：「甚麽？」

朱姬冷冷道：「甚麽？下不了手吧！」

项少龙这才明白她为何要多费唇舌，心中不舒服之极，沉声道：「她究竟做过甚麽事来呢？」

朱姬竟然「噗哧」娇笑起来，花枝乱颤般道：「人家是骗你的，只是恨你对人家那毫不动心的可恶样儿，才找赵雅来吓吓你。」接著玉脸一寒道：「但除这部份外，其他的话都是千真万确。若情况许可，给人家把乐乘的首级带回来！算朱姬求你吧！」

看著她犹带泪珠的娇艳朱颜，项少龙只觉头大如斗。这女人真不好应付。似是上天把她生下来就是为了使她能把男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难怪连赵穆都舍不得杀她了。

朱姬举袖拭去泪渍，轻轻道：「小心点啊！若换了是别人，我定会担保他荣华富贵。」

但我却知道你是视功名如粪土的超然之士，所以只能对你说声感激。

但若你有任何要求，只要说出来，朱姬定尽心尽力为你办理。」

忽地又浅笑道：「例如那天下最美丽的寡妇清，少龙要否人家为你引介，人家才不信她能抗拒得了你的魅力？」

项少龙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长身而起道：「姬王后若再没有吩咐，请恕微臣要回家准备邯郸之行了。」

朱姬幽幽地看了他一眼，微嗔站起来道：「你这人真个硬骨头，老是拿邯郸之行压过来，人家想不放你走也不行了。」

又盈盈一笑道：「不过我正欢喜你那样子。唉！以後很难再有机会像现在般和你畅所欲言了。」

项少龙闻言亦不无感触。

朱姬当上王后的日子仍短，所以依然保存著昔日的心态。只看她刚开始时显似意态坚定，但不旋踵又向自己调情，便可知道。

无论如何！两人间有了道不能逾越的鸿沟，无论如何爱慕对方，日後亦只能藏在心底里。

两人再默对半晌，项少龙才施礼走了。

第 08 章 胆大包天

内侍领著项少龙离开御花园，沿著回廊，穿园过殿，往外宫走去。

沿途哨岗林立，守卫森严，保安明显比他上次来时加强了。

项少龙心中大讶，难道秦宫在防备著有变故发生？

想起杨泉君先伤荆俊，又公然找人在长街伏击他，可算行为嚣张，会谋反亦不算稀奇。

问题是秦国军方还有多少人是站在他那一方吧了！

他当然不担心。

历史书上早说明了吕不韦在被秦始皇罢黜前，一直是纵横不败的，而这可是十年後的事了。

思索间，小盘的声音由左方传来道：「项太傅！」

项少龙愕然循声望去，见到小盘由一所外面植满修竹的单层木构建筑奔了出来，穿过草地，来到回廊处。

内侍和守护的禁卫吓得慌忙跪在地上。

项少龙正不知身为太子太傅，应否跪下，小盘叫道：「太傅免礼！」打了个眼色。

项少龙知机，和他走到一角，皱眉道：「你不是要上课吗？」

小盘喘著气道：「我早知太傅会经过这里，所以一直留意著。」

项少龙道：「你有甚麽话要说呢？」

小盘正想说话，一把清甜但带著怒意的女子声音在两人身後响起道：「太子！」

两人心中有鬼，齐吓了一跳，往声音来处看去。

只见一位容色绝美、颀长苗条的女子，垂著燕尾形的发髻，头戴步摇，身穿素白的罗衣长褂，在阳光洒射下熠熠生辉，步履轻盈，飘然若仙地踏著碧草往他们两人走来，姿态优雅高贵得有若由天界下凡来的美丽女神。尤其走动间垂在两旁的一对广袖，随风轻摆，更衬托出仪态万千的绝世姿容。

更使人震撼的是她脸部的轮廓，有著这时代女性罕见清晰的雕塑美，一双眼睛清澈澄明，颧骨本嫌稍高了点，可是衬托起她笔挺有势的鼻子，却使人感到风姿特异、别具震撼人心的美态，亦使人感到她是个能独立自主，意志坚定的美女。

她的一对秀眉细长妩媚，斜向两鬓，益发衬托得眸珠乌灵亮闪。

这般名符其实的凤眼蛾眉，充盈著古典美态，其诱人和特异处，项少龙还是初次得睹。

纵使以项少龙现在对女色心如止水的心情，亦不由怦然心动。

秀挺的酥胸，不盈一握的小蛮腰，修长的双腿，更使她有种傲然超於这时代其他女姓的姿态风采，比之纪嫣然真是各擅胜场，难分轩轻。

不过这时她紧绷著俏脸，冷若冰霜，神情肃穆的盯著小盘道：「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太子你见事分心，无心向学，将来如何治国理民？」

小盘终是小孩子，自然是心怯地躲到项少龙背後，变成了两位太傅正面交锋之局。

领路的内侍吓得退到一旁，怕殃及池鱼。

四周的禁卫都目不斜视，扮作甚麽都看不见。

琴清虽是生气，容色却是清冷自若，气定神闲，双手负在身後，仰脸看著比她高了小半个头的项少龙，柔声道：「这位就是政太子整天提著的项太傅吧？」

项少龙看著她玉洁冰清，眼正鼻直的端庄样儿，抛开遐思，正容答道：「正是项某人，琴太傅请多多指教！」

琴清淡然一笑道：「项太傅客气了！太子！还不给我走出来，大丈夫敢作敢为，须要承担起责任。」

项少龙一呆道：「不是那麽严重吧？」

琴清玉颜转寒道：「项太傅这话大有问题，学习途中溜了出来，本只小

事一件，可是以微见著，日後当上君主，仍是这般心性，如何还能处理国事？若项太傅只知包庇纵容太子，如何对得起委重责於太子的大王？」

项少龙苦笑道：「不要说得那麽严重好吗？算我不对，扯白旗投降了好吗？」伸手一拍背後的小盘，道：「政太子！来！表现一下你敢作敢当的大丈夫英雄气概给琴太傅过目欣赏！」

琴清听得目定口呆，那有身为重臣会这麽说话的，就像闹著玩的样子。

小盘应声挺身而出，站在项少龙旁，挺胸突肚，作大丈夫状，小脸苦忍著笑，那模样惹笑至极点。

琴清眼光落到小盘脸上，看到他因忍笑弄得小脸胀红，明知绝不可以发笑，仍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别过脸去，以袖遮脸。

小盘见状那忍得住，捧腹笑了起来。

项少龙亦不禁莞尔失笑。

笑意最具感染力，尤其在这种严肃的气氛里，四周内侍警卫，无不暗中偷笑。

琴清垂下衣袖，露出敛去了笑态的玉容，蹙起清淡如弯月的蛾眉，轻责道：「笑够了吗？」

吓得小盘和项少龙连忙肃容立定。

笑开来实是很难制止，这时不但项少龙和小盘神情古怪，这美丽的寡妇也好不了多少，勉强绷著脸孔，责道：「不学而能知者，古今无也。但学而不专，等若不学，政太子好好反省今天行为，假若认为不能做到专心致志，琴清只好辞去太傅一职了。」

小盘忙道：「琴太傅，小政不敢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唉！今趟又要背诵点甚麽东西呢？」

琴清显然是狠在脸上，其实疼在心头，叹了一口气道：「今趟只要你用心反省，好了！」

今天到此作罢。」

往项少龙望来，尚未有机会说话，项少龙已潇洒地向她躬身施礼，姿势动作均非常悦目好看。

琴清看得呆了一呆，垂下螭首，避过他灼灼迫人的目光，微一欠身，转身婀娜去了。

项少龙心中欣然。

总算还了心愿，见到这没有令他失望的绝代美女。对他来说这已足够了。

今日的项少龙，再没有「初到贵境」时的猎艳心情了。

项少龙回到乌府，岳丈乌应元刚送走一批来访的秦朝权贵，春风得意。

这些天来乌应元展开亲善社交政策，不住对有权势的秦人送出歌姬和良驹，为在秦国的长期居留打下基础，否则纵使有秦王和吕不韦在上支持，大处不会有问题，小处给人处处制肘，亦是头痛的事。

乌应元乃做生意的人，深明不论国籍上下，贵族平民，无不在求名逐利，於是针对此点，加上圆滑手段，逐步打通原本重重阻滞的关节。

项少龙心中一动，跟著乌应元回到主宅的大厅，坐下後说出了肖月潭的精巧面具一事，道：「我本想扮作行脚商人潜返邯郸，再出其不意俘虏了赵穆回来便算，但这些面具却令小婿信心大增，决意放手大干一番。」

乌应元何等精明，笑道：「钱财上绝没有问题，嘿！若比身家，吕相恐

亦非我们对手。」再压低声音道：「要不要我弄一批歌姬来给你送人。」旋又失笑道：「我真糊涂，她们会露出你们底细的。」

项少龙心想我如何无耻，亦做不出把女人当货物般送来送去，笑道：「我只要一批不会露我们底子的第一流战马。」

乌应元微一错愕道：「你真的准备大干一场了？」

项少龙对乌应元的闻弦歌知雅意赞叹道：「岳丈真是举一反三，我真的要放手干孝成王和赵穆一场，以出那口塞在胸头的忿怨之气。」

乌应元吁出一口凉气道：「贤婿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胆大包天的一个，不过你这一著肯定押对了。我们乌家离开赵国时把农场所有牲畜全部毒死，使赵人在战马牲口的供应上，出现了短缺的情况，你若带战马去与他们交易，保证他们要倒屣欢迎你呢。」

项少龙道：「我不单要和他们作买卖，还要他们让我代替乌家在赵国开设牧场。岳丈最熟悉这一行业，我们以甚麽身份出现，才最能取信赵人呢？」

乌应元皱眉想了一会，拍案叫道：「我想到了，在楚国夏水处有个以养马著名的人，叫「马痴」董匡。我想起这个人的原因，是因他本是赵人，因父亲董平开罪了权贵，举家逃到了楚国，董平本当上了个养马小官，不知是否性格使然，被楚人排挤，丢官後归隐荒野，专心养马。少龙若冒充他後人，一来口音上不会出问题，二来从没有人见过董匡，又可配合楚人的身分，好骗得赵穆相信你是楚人派去助他的间谍。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比他更适合的冒充对象了。」

项少龙大喜道：「真的不能更理想了，岳丈可否拨十来匹没有标记的战马，好让我充当农牧大豪客？」

乌应元抓著他肩头失笑道：「十来匹马怎样向人充阔气，至少要数百到一千匹才行，而且必须有标记，当然不是「乌」字而是「董」字了，这事包在我身上好了。」

项少龙皱眉道：「这事只可让吕不韦一人知道，否则若让秦人发觉，说不定会通风报讯，那就糟了。」

乌应元摇头道：「这事最好连吕不韦都瞒过，才万无一失，放心吧！我们绝不须赶著数百匹战马出秦关那麽张扬，只要有几天工夫，我便可办妥，路线上反要下一番布署，好让赵人真的以为你们是由楚国到邯郸去。」

项少龙大感刺激有趣，和他商量妥细节後，这才回内宅去了。

经过滕翼居所时，忽闻刀剑交击的声音，大讶，顺步走了入去，经侍女指点，在小後园里找到了滕翼，原来此君正和善兰两人在鸳鸯戏剑。

滕翼见到项少龙，脸上露出真挚的感情，著善兰继续和手下对打後，拉著项少龙到了一旁，欣然道：「昨晚真痛快，这几个月来所有郁结和痛苦都舒解了，现在只希望善兰能给我生个儿子，好延续我滕家的一点香火，以免我作了滕家绝後的罪人。」

项少龙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滕翼老脸一红，佯怒道：「若你再笑我，我便和你大战一场。」

项少龙笑得更厉害了。

滕翼只是摇头。

翌日项少龙领著娇妻美婢，带著痊愈了大半的荆俊，与滕翼、乌卓和那批乌家最精锐的家将，回到了和平安逸的郊野牧场去。

其他一切有关赴赵的安排，全交由乌应元和陶方去处理。

项少龙专心陪伴妻妾，闲来则和滕翼等加紧训练乌家的「特种部队」，当然少不了灌输他们有关一切为伪装身分拟定出来的资料，以免露出马脚。

十五天後陶方来到牧场，通知他们一切安排妥当。

在牧场大宅的厅堂里，众人聚在一起，听取有关邯郸的最新消息。

陶方道：「邯郸忽然热闹起来，不知为了甚麽原因，魏国的龙阳君和韩国最有权势的大臣平山侯韩闾都出使到了邯郸去，定是有所图谋，据闻齐国的特使亦会於短期内到那里去，形势非常微妙。」

项少龙和滕翼等脸脸相觑，都想到一个相当不妙的问题。

陶方人老成精，早想到问题所在，叹道：「假若楚国亦为这件我们仍不知道的秘密派使者到邯郸去，虽说一定会拆穿你们的假身分，但你们势不能向赵穆冒充是应他请求而来夺取《鲁公秘录》的楚人了。」

滕翼冷笑一声，撮指成刀，作出了个下劈宰割的手势。要知楚国离赵最远，假设行动迅速，很有机会在楚使到赵前，抢先把他截著。

乌卓笑道：「这事交我去办好了，横竖我们都须要派出先头部队，与赵穆取得联络和默契，好让他为我们打通孝成王的关节，使赵人大开城门欢迎我们。」

接著向陶方问道：「赵穆与昏君和好如初了吗？」

陶方叹道：「孝成王真是不折不扣的昏君，听宫内传出的消息，赵穆这无耻的家伙在他宫门外跪了半晚，便获他接见，不一会又如水乳交融般黏在一起了。」

转向项少龙道：「赵雅更是天生淫妇，现在故态复萌，和多个俊男打得火热，回复了以前放浪的生活。」

项少龙默然无语，陶方故意提出此事，自是要教他死心。唉！这贱人真须要狠狠教训一顿，才可 他心头之恨。想到这里，暗忖难道自己对她仍馀情未了，否则怎会闻此事而心生恨意？

陶方皱眉苦思道：「他们究竟有何图谋呢？」

荆俊道：「当然是要对付我们秦国了。」

滕翼呆了一呆道：「小俊你这麽快便以秦人自居了。」

荆俊尴尬地道：「不妥当吗？」

陶方笑道：「怎会不妥当，你滕大哥只是不习惯罢了！」

滕翼苦笑摇头，没再说话。

项少龙心想这时代的人对国家的观念远比对家族观念淡薄，有点像二十一世纪的人在大公司任职，若觉得没有前途而自己又有点本事的话，转到第二家公司是常规而非例外。

问陶方道：「吕不韦在秦国的形势是否大大改善了？」

陶方点头应是，慢条斯理道：「吕相国现在欠的只是军功，但他却不敢轻举妄动，怕因秦人的不合作而吃大亏，那他由少龙你经营出来的少许优势，便要尽付东流了。」

项少龙心中苦笑。这件事他恐怕难以帮忙了，虽说在这战争的时代，你不去侵略人，别人亦要来侵略你，但若他要项某带兵去攻城掠地，杀人放火，他却怎也提不起那种心意。

各人又再商量了一会，决定由乌卓明天立即起程去阻止楚使到赵，才返回後宅去。

尚未踏入门口，听到赵倩的声音在厅内道：「唉！月事又来了！」

项少龙愕然立在门外。

乌廷芳的声音应道：「急死人了，人家已不断进补，仍没有身孕。」

项少龙不安起来，难道乘坐时空机来时，给甚麽辐射一类的东西损害了这方面的能力？这对幸福的家庭生活，特别这时代重视香火继承的诸女来说，始终是一种缺憾，他自己反不觉得是太重要。

厅内沉默起来。

项少龙摇头一叹，加重脚步走了进去。

二十天後，当荆俊回复了生龙活虎，众人立即秘密上路，出秦关，绕了个大圈，由齐境入赵。

项少龙的思虑比以前更周详了。先派出使者向赵国的边防军递上晋谒赵王的正式文书，不片晌赵军城楼钟鼓齐鸣，城门放下吊桥，队形整齐地驰出数百赵军，向他们营地迎來。

滕翼一声令下，由三百乌家「精兵团」组成扮作牧马人的队伍，列阵营外，恭候赵人大驾。

带军来的赵兵将领是守将翟边，年约三十，身形短少精干，脸眉精灵，态度亲热，一见面便哈哈笑道：「董先生之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更胜闻名。」

客套过後，项少龙、滕翼和荆俊伴侍左右，领他观看带来的一千头骏马。

翟边身为战将，自然识货，凭栏观马，惊异莫名道：「这批战马质素之高，更胜敝国以前由乌家豢养的马匹。」

项少龙等心中好笑，谦让一番後，教人牵出其中特别高骏的一匹，赠与翟边。不用说翟边的态度更亲热了，忙大开城门，把他们这支浩浩荡荡的赶马队请入城里，边行边道：「大王知道董先生远道由楚而来，非常高兴，尤其敝国正在急需战马补充的时刻，先生来得正是时候。」

项少龙和滕荆两人交换了个眼色，都知道乌卓不辱使命，打通了赵穆这关节。

当晚翟边设宴款待众人，席间问起他们在楚国的情况，他们遂以编好的故事从容应付，宾主尽欢。

翌晨翟边派了一名领军，带他们朝邯郸进发，晓行夜宿，二十天後，项少龙终於回到了这曾令他神伤魂断的大城市。

第 09 章 重回邯郸

邯郸风采依然。

来迎接的是「老朋友」大夫郭开，还有化名为「狄引」的乌卓。

一番礼仪和场面话後，众人赶著千匹战马，昂然进入这代表赵人权力中心的古城去。

郭开和项少龙并骑而驰，笑道：「大王对先生身在楚方，心存故国非常欣赏，今晚特在王宫设宴款待先生。」

项少龙正满怀感触看著城内风光，闻言以压低得又沙又哑，放缓了节

奏的声调道：「大王能明白小人的心情，真使小人感动非常。唉！失去国家的人，有若无根浮萍，其中苦处，实不足为外人道。」

郭开微侧少许道：「听贵府狄先生说，董先生准备回来大展拳脚，但未知是否已清楚形势呢？」

项少龙心中一动，扮出愚鲁诚恳的样儿道：「小人只懂养马，其他一窍不通，还望郭大夫能多加指点，小人绝不会忘记大夫的恩典。」

今趟的策略就是装作愚蠢和无知，以应付郭开这种狡猾之徒。

郭开哈哈一笑，才正容低声道：「不知是何缘故，郭某一见先生，便心中欢喜，指点实不敢当，郭某定会竭尽所能，助先生完成心中理想。」

项少龙装出感激零涕的模样，道：「有大夫这样照顾小人，那就安心得多了。不知小人要注意甚麽事呢？」

郭开以无比诚恳的语调道：「大王那里，自有下官为先生打点。但邯郸有两个人，先生必须小心提防，否则不但心愿难成，说不定还有不测之祸，遭到与乌氏同一的命运。」

项少龙装出震惊的样子，瞠目结舌道：「我和任何人都无怨无仇，为何有人要害我？」

心中却是好笑。

郭开显是以为他是草野莽夫，思想单纯，才以这种直接的方法笼络自己，好使自己死心塌地，为他所用。

由此亦可知赵王准备以他取代乌氏，才令郭开认为自己有被笼络的价值。

郭开那对闪烁不定的贼眼先巡梭四方，见前方开路的赵兵和后面的乌卓等人，均隔著一段「安全」距离，才压低声音道：「第一个要小心的人是郭纵，这人不会容忍有另一个乌氏的出现。」

项少龙点头表示明白。

郭开这话不无道理，这叫作一山不能藏二虎。不过他这「董匡」若要变成乌氏当日那麽财雄势大，恐怕没有几代的时间休想办得到。所以郭开仍是在虚声恫吓。

郭开神秘地续下去道：「另一个要小心的人就是巨鹿侯赵穆。」

项少龙忍不住失声道：「甚麽？」

刹那间他明白了郭开并不甘於屈居赵穆之下，还正在找方法把他扳倒。不过郭开这样向自己一个外人透露心事，实在有点不谨慎了，禁不住疑云阵阵。

这时刚抵达用来款待他们的宾馆，赫然是当日囚禁朱姬和假嬴政的质子府。

郭开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下去，陪著他进府去了。

郭开又说了一番好听的话，接收了一千匹骏马这令赵人无可抗拒的重礼後，回宫覆命去了。

众人来到内厅，听取乌卓报告。

乌卓吁了一口气道：「我们确有点运气，楚人果然派来了使节，幸好给我截个正著，还得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滕翼明白地道：「大哥辛苦了！」

这五个结拜兄弟里，以乌卓居长，所以成了大哥。接著是滕翼和项少龙，然後是王翦和荆俊这小弟弟。

乌卓点头道：「的确很辛苦，虽然在截捉楚使时设下了陷阱和埋伏，仍损失了五名兄弟，伤了十多人，不过这是在所难免的了。」

项少龙可想像到当时情况的凶险和激烈，道：「弄清楚他们为何要来邯郸吗？」

乌卓道：「还是四弟的疲劳审讯管用，那叫白定年的楚使捱不了三天便崩溃了，吐露了实情，原来这事牵涉到东周君。」

众人齐齐动容。

自七百年前由武王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或者可以借一个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来作为形容。

这大家庭先由一精明强干的始祖，督率著几个儿子，在艰苦中同心协力，创造出以姬氏宗族为中心的大家族，天子与异姓诸侯间，多半有姻戚关系。

整个封建帝国的组织，都是以家族为经纬。

只从这点推论，便知这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危机来自两方面，首先就是「嫡长继承制」，一旦所传非人，便会弄得众叛亲离，周幽王是最明显的例子。

其次就是彼此间原本亲密的关系，数代相传後渐显疏隔，而人口增加，良莠愈不齐，难免会出现仇怨争夺，倾轧动武的情况。

乱局一现，谁也无能力去阻止历史巨轮的自然运转。一旦王室失去了驾御诸侯的能力，立时会陷进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外族的入侵，迫得周平王东迁，正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权力造成，当这权力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周室的治权亦全面崩溃。

不过这坍塌是缓缓出现，却非一泻而下。

三家分晋前，诸侯间和与周室的关系上，仍有顾念旧情，不为已甚的心理，干忤而不过度。

所以平王东迁後三百年间，大体上仍能维系著对周室精神上的尊重和敬意。

三家分晋後，仍没有以非公室至亲的大夫篡夺或僭登君位的情况出现。但分晋後，周室的名位进一步被削弱，威严愈减。但东周君仍然是诸侯名义上的共主。

现在东周君针对各国畏秦的心理，作出最後的一击，确仍不可轻忽视之。

乌卓续道：「今趟东周君派来的密使叫姬重，若让他促成了齐、楚、燕、赵、魏、韩六国的联盟，秦国势将处於非常不妙的形势，而如今看来成事的机会相当大。」

滕翼望向项少龙道：「我们必须设法破坏此事，否则吕不韦将难保他相国的地位。」

项少龙的头立时大了几倍。

滕翼的话很有道理。说到底吕不韦的相国之位，全赖庄襄王而来，并不稳妥。而秦人最重军功，若让六国联手，此仗定是有败无胜，那时即使庄襄王亦护不住吕不韦。

若吕不韦垮台，他们乌家休想再立足秦国，天下虽大，势将乌家没有安居之所。

原本简单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麻烦起来了。

荆俊终于找到插口的机会，道：「燕赵不是在开战吗？为何今次亦有燕人的份儿？」

滕翼道：「这百年来诸侯间谁不是忽战忽和呢？」接著肃容道：「小俊最好忍耐一点，不要在形势未明前去找你的赵致，否则出底细，我们休想有一人能生离邯郸。」

荆俊神情一黯，垂头答应了，不过谁都看出他心中的不愿意。

项少龙道：「赵穆那方面的情况怎样了？」

乌卓犹有馀悸地道：「幸好我们抓了楚人派来的使节，否则今次定要吃大亏，原来赵穆是楚国春申君的第五子，这楚使白定年正是春申君派来与赵穆联络的人，还带著春申君的亲笔密函，省去了我不少审讯唇舌。」

滕翼笑道：「大哥当然不会一字不改把信交给这奸贼吧！」

乌卓笑道：「这是必然的了，这密函内容简单，只是教赵穆信任白定年，好好与他合作，至於合作甚麽，却没有写出来。於是我依著信上的印签押，另外仿摹了一封，交给了赵穆，现在看来他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了。」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那封密函仍在吗？」

乌卓道：「这麽有用的东西，我怎会掉了，连那楚使亦留了下来，软禁在邯郸外一个秘密地方，今次赵穆有难了。」

项少龙大喜，四兄弟再商量了一会後，才收拾心情，往赵宫赴宴去也。

路途中项少龙想起那次到赵宫与连晋决战，不禁大生感触。

世事之难以逆料者，莫过于此。

当时那猜想得到，两年後的今天，他会以另一种身分，完全不同的情怀去见赵王呢？

在赵军的引领下，项少龙和三个结拜兄弟，昂然策骑进入宫门。

禁卫军摆开阵势，在赵宫主殿前的广场上列队欢迎，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项少龙等想不到如此大阵仗，都颇感意外，亦知赵王非常重视他们的「回归」。

其中一名将领策马迎出，高唱出欢迎的赞语，赫然是忘恩负义的老相识成胥。

这家伙的军服焕然一新，看来是高升了一级，成了禁卫军的头子。

项少龙依足礼数，虚与委蛇一番後，与他并骑驰往宫廷。

成胥亲切笑道：「不知如何，末将虽是首次见到先生，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唔！先生很像某一位末将熟悉的人，却一时想不起那是谁。」

项少龙心中暗懔，知道自己纵使改变了容貌，但体形依然，言行举止方面亦会在无意中漏出少许破绽，才勾起了成胥对他的回忆和感觉。

若无其事地以他「低沉沙哑」、「节奏缓慢」的声音道：「成兵卫不须奇怪，鄙人亦不时会有这类感觉，就是见到首次相识的人，却像早曾相识的样子。」

成胥释然道：「看来是如此了！」

这时来到内宫玉华殿前的广场处，成胥首先下马，项少龙和随後的滕翼等随之跳下马来。

玉华殿台阶两旁左右排开了两列数十名禁卫，执戈致敬中，赵穆这奸贼在乐乘和郭开两人陪同下，迎下阶来。

项少龙等看得心底暗叹，想不到孝成王这昏君经过他们一役的严厉教训後，仍然这麼倚重赵穆。

赵穆隔远呵呵大笑道：「本人巨鹿侯赵穆！董先生来得真好，大王等得心都焦了。」

项少龙装出惶恐的样子，恭敬地道：「若教大王心焦，小人怎担当得起。」

赵穆趋前，伸出双手和他握著，向他打了个眼色，微笑道：「大王亲自看过先生送来的战马，非常满意。我们大赵得先生之助，定能大振军威。」

项少龙见赵穆认不出他来，放下心事，欣然道：「能令大王高兴，小人已感不虚此行了。」同时与郭开交换了个眼色。

赵穆亲切地为他引介了乐乘，项少龙则为滕荆两人引见，客气话後，各人轻松行往赵宫去。

刚步进宫门，大殿内的侍卫动作整齐地端立敬礼，乐队奏起迎迓贵宾的喧天乐声。

项少龙等和赵穆三人趋前下跪。

赵王哈哈一笑，离开设在對著大门另一端的龙座，步下台阶，急步走来，一把扶起项少龙，欣然地亲切道：「董先生乃寡人上宾，不用执君臣之礼。」又向滕翼等人道：「诸位请起！」

项少龙刚站了起来，後面的荆俊竟「哗」一声哭了出来，包括项少龙等人在内，全愕在当场。

当所有人的眼光集中到垂头痛哭，赖在地上不肯爬起来的荆俊身上时，这小子呜咽道：「小人失礼了，可是看到少主终於能回国力，完成了多年来的愿望，使我激动得」竟又哭了起来。

项少龙等心中叫绝，想不到荆俊有此要哭就哭的本领，若非他们心中有数，还以为他真是感动得忍不住落泪。

赵王当然更不会怀疑，行过去把荆俊扶起，劝慰一番後，向项少龙道：「董先生有此忠仆，令寡人感动不已。」

项少龙这时才有机会打量殿内的环境。

赵王后韩晶亦出席了晚宴，席位设於孝成王右旁稍後处，正目光灼灼瞧著自己。幸好看表情只是出於好奇，并非看出他甚麽破绽来。

赵王左右下首处各设四席，应是每人一席，那便有一席空出来了，只不知何人架子这麼大，竟连赵王的晚宴都斗胆迟到？

口中诚恳应道：「小人等虽长期身处异国，但无时无刻不想著回国力，可是因著乌氏的关系，害怕」

赵王冷哼一声，打断他道：「休要再提此人，放心吧！难得先生如此念旧，由今天起，安心为寡人养马，寡人必不会薄待先生。」

项少龙等忙跪下谢恩。

正要入席时，门官唱喏道：「雅夫人到！」

项少龙等吓了一跳，齐往大门望去。

赵雅除了俏脸多了几分沧桑外，仍是艳光四射，丰采依然，一身白底红蓝花纹的华贵晚服，像只彩蝴蝶般飞进了殿来。

项少龙想起往日恩情，禁不住黯然神伤。

赵雅美目飘到项少龙处时，明显地娇躯一震，停下步来。

项少龙等心叫不妙。

赵雅非比赵穆和孝成王等人，对曾朝夕与共、肌肤相亲的男人，只凭女性对爱侣敏锐的直觉便可感到旁人一无所觉的东西。

幸好孝成王、晶王后还以为这著名荡女只是因看上了项少龙，才有这等奇怪表情，哈哈笑道：「王妹又迟到了，待会定要罚你三杯，还不过来见过董先生！」

赵雅回过神来，疑惑地打量了项少龙後，忽地秀眸黯淡下去，移前向赵王下跪施礼，才站起来向项少龙施礼道：「赵雅见过董先生。」

项少龙等松了一口气，也就乘机入席。

他们以项少龙为首，依次占了右方四席。另一边则是赵穆、赵雅、乐乘和郭开。

侍女奉上酒菜时，一队三十多人的歌舞姬轻盈地跑了进来，在鼓乐声伴随下，载歌载舞。

赵雅入席後一直低垂俏脸，神情伤感，看来似被勾起情怀，暗自悲苦。

舞罢主宾照例互相祝酒。

赵穆却不肯放过赵雅，重提罚酒三 的事，迫著她连乾三 。

微醉的赵雅放浪起来，不住娇笑撒嗲，虽看得项少龙心头火发，却的确为宴会带来无限热闹和春光。这美女放荡起来时，没有男人不看得心痒难熬。尤其她回复了昔日的浪荡样儿，对在场诸人秋波抛送，眉目传情。滕翼和乌卓还好一点，荆俊早大晕其浪，频频和她举杯对饮。

闹了一会後，赵王向项少龙道：「先生准备如何在此开展大业呢？」

项少龙沙哑著声音缓缓道：「小人只是先行一步，还有几批战马和马种正在运赴途中。」

事不宜迟，明天小人便到城外视察，看看有甚麽适合地点，好开设牧场。」

赵王喜道：「这就最好了！」

赵雅向项少龙飞了一个媚眼过来道：「先生的家眷是否会同时抵达呢？」

项少龙见她放浪形骸，心中不喜，冷然道：「待一切安顿好後，小人便派人回去把他们接来。」

乐乘奇道：「董先生如此举家迁来我国，不怕招楚人之忌吗？」

项少龙从容答道：「小人的牧场设在楚魏边疆处，只要每年向楚人交出五百匹战马和五千头牲口，楚人便从不过问小人的事。今次来前，小人早有安排，不虞他们在短期内有任何发现。」

赵王哈哈一笑道：「今晚不谈正事，只说风月，来！让先生看点好东西。」

言罢一拍手掌，乐声再起。

众人瞪大眼睛时，四名歌舞姬以曼妙的步姿来到席前，表演另一轮歌舞。

她们不但姿色远胜刚才的歌舞姬，更使人要命的是美丽诱人的肉体上只是分别披著紫红、鲜黄、淡绿和清蓝色的轻纱，手持长剑，翩翩起舞。若隐若现间，青春动人的胴体春光隐现，美不胜收。尤其长剑和女体那刚柔的对比，更令她们倍添狂野之态。

自上路後便没有碰过女人的项少龙，不由看得欲火大作。

舞罢歌姬退了下去，赵穆笑道：「这是燕人献给大王的十名燕族美女中的精品，亦是大王送赠先生的见面礼，先生认为还可以吗？」

这种送赠美女的盛事，乃这时代权贵交往间的例行风气，但项少龙现在的形势却是不宜接受，正容道：「大王的好意，小人心领了，只是现在开设牧场之事百废待举，实不宜於女色安逸，大王请收回成命。」

赵王愕然半晌後，感动地道：「先生果非常人，难怪有马痴之誉。既如此，这四名燕女便留在宫内，俟诸事定当後，再送往贵府。」

赵雅大感兴趣地打量著项少龙道：「不知先生定了何时到城外视察呢？」

项少龙知她对自己的见色不动生出了好奇心，暗叫不妙，皱眉答道：「明天日出前便出发，还望乐乘将军安排城关开放的问题。」

他猜想赵雅既回复了以前放浪糜烂的生活，怎也不能绝早爬起床来，故有此说。

赵雅果然露出失望之色，没再说话。

宴会继续进行下去，虽说不谈正事，但因项少龙扮作一个只知畜牧的粗人，话题始终绕在这方面。

当赵王问起楚国的情况时，项少龙早准备了答案，轻松地应付过去。

最後宾主尽欢。

宴後赵穆借辞送项少龙回去，与他共乘一车，乘机秘密商议。

赵雅後的第二个危机来了。

车子开出宫门。

赵穆立即扳起脸孔，冷冷道：「是谁人想出来的主意，竟要把一千匹上佳战马，送给赵人？」

项少龙心中好笑，淡然道：「当然是春申君的主意。」

赵穆的脸色阴沉起来，双目厉芒闪闪，冷然看著项少龙，沉声道：「你真是那「马痴」董匡吗？」

项少龙压低声音道：「当然不是，真正的马痴确有返赵之心，早给君上处死，还抄了家当，这千匹战马只是他部分家业。」

赵穆不解道：「我只叫你们派人来夺取落在郭纵手上的《鲁公秘录》，为何现在却大张旗鼓来到邯郸，有起事来，说不定连我都会被牵累在内。」

项少龙从容答道：「这是春申君的奇谋妙计，要知赵国经乌家一役後，元气大伤，外强中乾，说不定会便宜了近的秦、魏、齐诸国，君上有见及此，所以改变策略，希望公子能取赵王而代之，那我们大楚便可不费一兵一卒，置赵国於版图之内了。」

赵穆浑身一震，双目喜色闪动，失声道：「君父真有这想法吗？」

自从抵达赵国後，他的权势与日俱增，但心情亦是矛盾之极。

春申君的原意是要他控制赵王，好以赵人之力牵制著秦人，破坏三晋合一的密谋。但人非草木，经过这十多年的长期居赵，赵穆不由对赵国生出归属之心。不过这只能空想一番，他仍是给楚人遥遥控制著。若有异心，楚人可随时把他的身分揭破，那种感觉绝不好受。

但假若他能篡夺赵王之位，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

人望高处，这正是赵穆心中的梦想。

项少龙见他神色，已知命中了对方要害，加重语气道：「小人怎敢欺骗公子，今次随小人来此的战士，均是第一流的好手，稍後还有数千人借辞赶送牲畜入赵，只要能除掉像廉颇李牧这种有影响力的将领，赵国就是公子囊中之物了。」

赵穆喜道：「原来如此，待我回去想想，看看应如何进行计划。」

探手搭著他肩头，凑到他耳旁低声道：「若我真能成为赵国之君，必不会薄待先生。」两人对望一眼，同时大笑起来。

当然是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而开怀。

空行

回到前身为质子府的华宅後，滕翼对项少龙道：「那荡妇对三弟很有兴趣，小心点才好。」

荆俊羡慕地道：「三哥以别种身分，再干她几场，不是精采绝伦吗？」

项少龙尚未有机会说话，滕翼不悦地责难荆俊道：「你总是满脑袋色欲之想，却不知好色误事之弊，那荡妇和你三哥以前关系亲密，若有肉体接触，包保能从感觉上揭破少龙的真面目，只是气味这项，便瞒她不过。」

项少龙心中大慄，暗生警惕，说实在的，他对赵雅的肉体仍相当有兴趣，不会视与她合体交欢为苦差，却没有想过会被赵雅「嗅出」真相的可能性。

笑道：「幸好我扮的是个只爱养马不爱美人的马痴，就算她对我有意也没有用。」

各人商议了明天要做的事後，回房睡觉去了。

回房後，项少龙脱下面具，躺到榻上，思潮起伏下，没法成眠。

主要还是因为赵雅。

这曾两次背叛他的荡女，显然对他仍是馀情未了，否则不会因自己这马痴而勾起对他项少龙的思念，并生出兴趣。

他心中涌起了说不出的恨意，那或者是出於对她放荡的嫉，又或是纯粹报复的念头。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

他戴上面具後的样子绝不算英俊，肤色有著曝晒後的黝黑，可是配合著他的身形体魄，却总有股骨子里透出来的魅力，尤其是改变了眼形的眸子，仍是那麽闪闪有神，充满摄人的异力。

接著又想起纪嫣然这情深义重的娇娆，思潮起伏下，更是不能入睡，索性起榻到一旁依墨家心法打坐。

不一会心与神守，睁眼时天色微明。

项少龙匆匆换衣，戴上面具後，出厅与滕翼和乌卓会合，一起出门。

荆俊因别有任务，没有随他们一起去。

乐乘派了一个叫谢法的武将领著一队赵军来作导游，正在大厅恭候他们，客气几句後，众人策马驰上邯郸刚开始了一天活动的大街上。

蹄声在後方响起。

众人愕然回首後望，一队人马追了上来，赫然是赵雅和十多名护送的家将。

项少龙和滕乌两人交换了个眼色，无奈下勒马等候。

谁也想不到赵雅对项少龙的「兴趣」这麽大。

笑脸如花的赵雅先遣走了家将，其中包括了赵大等人，才策马来到项少龙旁，笑脸如花道：「董先生远来是客，怎能没有人相伴呢？」

项少龙见她一身浅蓝的紧身骑马装束，短袄长裤，足蹬长靴，把她动人的线条暴露无遗，心头一阵感触，竟说不出话来。

赵雅白他一眼道：「董先生是否不欢迎人家哩？」

项少龙以他沙哑的声音淡淡道：「夫人多心了，小人有夫人作伴，欢喜

还来不及呢！」

赵雅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领先策马而出，叫道：「那就随我来吧！」

项少龙心中一叹，策马追著去了。

他们由东门出城，放蹄疾奔。

目睹春夏之交的山林野岭，项少龙心怀大放，抛开所有心事，同时下了决心，立意好好大干一场，闹他赵人一个天翻地覆，不会再因心软而有所保留了。

第 10 章 狭路相遇

赵雅纵情拍马飞驰，累得众人追在马後，经过了城外的大草原後，赵雅离开了官道，朝东北丘陵起伏处奔去。

地势开始变化，奇峰异石代替了重重草浪，沿途飞瀑危崖，云飞雾绕、幽壑流泉，明丽如画，构成动人心魄，层出不穷的美景。

穿过一座山谷後，来到一个长峡处，两边陡壁凌霄，多处只窥见青天一线，形势险奇。

赵雅在前方放缓下来，项少龙正要赶上她时，滕翼赶到他旁低声道：「少龙！你若以刚才那种神态和语气和赵雅说话，迟早会给她看穿底细。」

项少龙大是凛然，知道滕翼是旁观者清，往後望去，见到乌卓正缠著谢法指点环境，不虞听到他们的对话，忙虚心求教。

滕翼道：「董匡是出名只懂养马的人，其他方面则是粗人一个，你自己斟酌点看吧！」

项少龙有会於心，沉默下来。

长峡已尽，眼前豁然开朗，林木插天，阳光由浓叶成荫的树顶透射下来，彩光纷呈，美得难以描拟。

树丛山石间溪流交错，涓涓细流，潺 静淌，似若不属於这世界的仙境，教人心怡神醉。

赵雅似乎对这地方非常熟悉，领著他们来到一个小丘之上，四周景物，立时尽收眼下。

项少龙策马来到赵雅之旁，环目四顾，看清形势，始发觉立马处恰是一幅广阔盘地的核心处，远处奇峰峻岭层层环护，翠色浓重，水草肥茂，山重水复中地势开阔，满眼绿荫，香飘远近，禁不住哈哈一笑，道：「他奶奶的儿子，夫人怎知有这么一处好地方？」

赵雅听他语气粗鄙，秀眉大皱，没有答他。

滕翼等亦来到两旁，同时赞叹。谢法道：「这处叫藏军谷，唯一的入口就是刚才的一线天，当年我大赵的武灵王与戎狄作战，曾藏军於此，以奇兵得胜，自此後这处便命名为藏军谷，董先生认为还可以吗？」

项少龙暗忖我怎知可不可以，忙向乌卓这畜牧专家打了个眼色。

乌卓略一含颌首，表示同意。

项少龙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番後，赞叹道：「呀！真是要操他的娘！」

滕翼和乌卓两人心中好笑，谢法和雅夫人却是听得为之侧耳。

项少龙忍著笑道：「鄙人一见好东西，便忍不住要说几句操他娘。这麽美好的地方，不是更要大操他的娘吗？」

谢法喜道：「如此说，先生是否要选此谷作牧场呢？」

赵雅此时往项少龙望过来。

项少龙故意狠狠在她高挺的胸脯盯了一眼，才点头道：「唔！这地方甚合鄙人眼缘，从今天开始，这藏军谷就是本人建立第一个牧场的地方了，他奶奶的！想不到这麽顺利便拣到场址。」

赵雅见他语气神态，都粗鄙不文，以为这才是他的真面目，心中不喜，冷笑道：「董先生既找到理想的场址，可以回去了吗？」

项少龙故意色迷迷打量著她，道：「鄙人还要仔细勘察这里的水源、泥土和草质，奶奶的，夫人这麽急赶著回去作甚？」

赵雅听他说话粗鲁无礼，更是不喜，微怒道：「我还有约会，那来时间多陪先生呢？」

心中暗责自己定是鬼迷了窍，昨晚回府後，不住念著这个人，夜不能寐，所以天才亮便来找他。不过这也好，此人外形虽有著项少龙的影子，但相去却是千万里之遥，自己可以死心了。

自项少龙後，她再不希望有任何感情上的牵缠。

项少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绝了赵雅对他的任何念头，怪笑道：「未知是谁令夫人这麽急著回去呢？」

赵雅再忍不住，怒道：「这是我的事，与先生半点关系都没有。」一抽马首，掉头往原路驰去。

吓得谢法忙分出一半人护送她回城。

项少龙心头一阵痛快。

只要能伤害她，便感快意。

虽说她对自己仍有馀情，可是若上次她陷害他成功，他的骨早寒，所以两人间再不存在任何情义了。

装模作样勘踏一番後，他们在日落时份回到了行馆。

赵穆的人早在候他，邀他到侯府赴宴。

项少龙沐浴更衣後，独自一人随来人往侯府赴宴。

赵穆见他来到，神情欣喜，趁时间尚早，把他带入内轩密议，未入正题前，先笑道：「听说你把赵雅气得半死，怎麽了？对这荡妇没有兴趣吗？现在的她比任何时间更易弄上手呢？」

项少龙心中既骂赵穆，又恨赵雅作践自己，嘴上应道：「我怕她是孝成王的奸细，那敢惹她。」

赵穆显然对他这种审慎态度非常欣赏，拍了他一记肩头，亲切地道：「是否奸细？谁比我更清楚呢？若对她有意，我自会给你安排。」

项少龙暗中叫苦，忙转话题道：「那件事侯爷想过了没有？」

赵穆精神大振，那还记得赵雅，肃容道：「现在邯郸，谁不是我的亲信，只要能除去几个人，我必可安稳地坐上赵国君主之位。」

项少龙微笑道：「首先要杀的两个人就是廉颇和李牧吧！」

赵穆赞叹道：「有你这种人材来助我，何愁大业不成，不过这两人身旁猛将如云，恐怕很难下手。」

项少龙淡淡道：「若是容易，侯爷早下手了，这事可包在我身上，只要

我能得到他们的精确情报，必能一击成功。听说现在他们都不在邯郸，最好有方法把他们召回来，那我就使人作好埋伏，乾手净脚把他们干掉。」

赵穆怀疑地道：「你真的如此有把握？这两人只是家将亲兵便有数千人，相当不易对付呢。」

项少龙道：「没有人比我更精刺杀之术了，侯爷放心好了。」

赵穆那会相信他空口说白话，沉声道：「这事要从详计议才成，你最好先建牧场，打下根基，这事有我在孝成王跟前说项，定可顺利达到。」

项少龙心中好笑，他说这番话，就是要赵穆自己明白到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这时见目的已达，自然不会蠢得去迫他，点头恭敬道：「鄙人全听侯爷吩咐，这也是君上的指示。」

赵穆见他这么听话，心中大悦，微笑道：「孝成王现在对你印象绝佳，但记著牧场的事要加紧进行。哈！你这一招真命中了赵人的要害，没有比赵人更需要你这救星了。」

项少龙道：「我已选定了场址，明天立即著手进行。」赵穆长身而起道：「来吧！各人也应来了，今晚请来的除了几个在邯郸最有权势的人外，还有为东周君的事来此的各国使节，趁这机会见见他们吧！」

项少龙知道自己现在成了赵穆的宠信心腹，所以特别得他垂青，站起来随他往侯府的主宅走去。

两人并肩在回廊漫步，遇到的家将婢仆，无不跪地施礼。

经过位於侯府正中的大花园时，一群达百人之众的歌舞姬正在练舞，一时衣香鬓影、娇声软语，教人看得眼花缭乱。

项少龙眼利，一瞥之下便发现指导她们歌舞的导师赫然竟是赵致，不禁呆看了几眼。

训练并没有因赵穆经过而终止，赵致明明看到赵穆，但却充作视而不见，不住发出命令，使众美姬翩翩起舞，五光十色的彩衣，在灯火照耀下教人目为之眩。

赵穆凑到项少龙耳旁道：「看上了她吗？此女叫赵致，父亲是赵国有德行学问的大儒，师傅则是剑术大家，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项少龙不置可否地一耸肩头，继续前行。

过了花园，两人踏上直通府前主宅的长廊，对比下似是忽然静了下来，一名女婢迎面而至，看见赵穆，忙避在一旁，跪了下来。

就在此时，项少龙心生警兆，自然而然地右手握在血浪的剑把上。

他心中奇怪，不由往那女婢望去，只见她的手缩入广袖里，低垂著头，下跪的姿势很特别，使人有种怪异的感觉，似乎她随时可由地上弹起来，作出种种动作。

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若非项少龙在来邯郸途中，每晚均依墨家心法静坐练功，感觉恐亦不能变得如此敏锐。

赵穆一无所觉，继续前行。

项少龙大感矛盾，若此女是来刺杀赵穆，便是自己的同道中人，他现在固然要保住赵穆，因为不但要活捉他回秦，还要借他进行杀死乐乘的计划，和打探东周君派使来赵的阴谋，但若害得此女落入赵穆手中，却是於心何安。

不过此时不容多想，两人已来至离女婢十步的近处

项少龙忽由外档移到赵穆和女婢之间，希望能教她知难而退。

赵穆生出警觉，望往项少龙。

婢女猛地抬头，露出一张俏秀坚强的脸容，美目射出炽热的仇恨，同时两手由袖内伸了出来，运劲外扬，两道白光，一上一下往赵穆电射而去。

赵穆猝不及防下大惊失色，还未有时间呼叫出来和闪避，项少龙血浪离鞘而出，闪电般上挑下劈，准确地磕飞了两把匕首。

女刺客显然没有第三把匕首，一声尖叱，就在两人身前滚出廊内去。

项少龙作势追赶，眼前黑影一闪，原来是女刺客手上挥来的软鞭。

他借机退到赵穆前，似是保护著他，其实只是挡著已拔剑出鞘的赵穆的进路。

女刺客知道失去良机，毫不停留滚入一堆草丛里，在夜色中消失不见。

赵穆差点撞在项少龙身上，忙举手按著他肩头，煞止冲势。

项少龙看著掉在地上的两把匕首，刀锋在灯光映照下透出蓝芒，显是淬了剧毒。

赵穆犹有馀悸道：「今趟幸有你在，否则吾命难保。哼！那些人全是饭桶，给刺客潜了进来都一无所知。」

项少龙心中欣慰，这样一来既更取得赵穆的信任，另一方面亦让女刺客安然遁走。

他并非首次遇到这身手高明的女刺客了。

当日他乘坐赵穆的马车离开侯府时，便给这女刺客误会了他是赵穆，把毒蛇投入车厢向他行刺。

只不知她和赵穆这奸贼有甚麽深仇大恨，必要置诸死地而甘心，而两次都因自己而不成功。

不过赵穆坏事做尽，仇家遍地乃必然的事了。

宴会在侯府广阔的大厅举行，筵开四十多席，采「双席制」，直摆满了整个厅堂。

项少龙此时对这时代宴会的礼仪已有相当的认识。见状吓了一跳，做梦也想不到今晚的宴会隆重和人多至此。

君主款待群臣贵宾的宴会，人少时必采一人一席的「单席制」，倘或是百人以上的大宴会，则采前後席，每席四人以上的「多席制」。

至於一般大臣公卿权贵的宴会，多采「双席制」。

他们两人来到大厅时，离开席尚有一段时间，只来了赵穆的心腹乐乘和一肚子坏水的郭开。两人与赵穆关系密切，来早点好帮手招呼客人。

赵穆应酬了两句便消失了，自然是去责难手下保卫侯府不力，看来定有人要遭殃了。

乐乘和郭开亲切迎了上来，扯著项少龙聊起天来，先问了牧场选址的事後，乐乘叹了一口气道：「今次我真是左右做人难，在邯郸所有自认有点头脸的人，都争著来参加今晚的宴会，但席位却是有限，唉。」

郭开亦苦笑道：「我也不是遇到同样的难题，惟有把责任全推到侯爷身上，教他们直接向侯爷询问，为何没有被列於邀请名单上。」

项少龙大讶，自问没有这种吸引人的魅力，皱眉道：「今晚的宴会为何会如此热闹呢？」

乐乘奇道：「侯爷没有告诉先生吗？与秦国寡妇清齐名的大才女纪嫣然到了邯郸作客，侯爷本亦没有把握将她邀来，岂知她毫不犹豫答应了，累得所有人都要挤到这里来，好一睹她的丰采。」

项少龙心头剧震，热血上冲，一时说不出话来。

谢天谢地！这绝世佳人终于来了。

郭开讶然打量著他道：「哈！想不到董先生也是另一个『才女迷』！」

项少龙的心神全转移到纪嫣然身上，那还有兴趣和他们胡扯，告了个罪，由侧门步出园林里，以舒缓兴奋的心情。

想到今晚即可和心中玉人聚首，便感飘然欲仙，如身在云端。

今晚怎也要和她共圆鸳梦了。

心中同时奇怪，为何她明知赵穆是他的大仇人，还肯前来赴宴？

急碎的脚步声在身後响起。

项少龙惊觉地猛转过身来，刚好与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儿打了个照脸。

美女吓了一跳，踉跄退了两步，俏脸转白，由惊喜变成了失望，垂下头去，幽幽道：「对不起！奴家认错人了。」

在远处昏暗的灯火映照下，入目是曾与他有合体之缘的 生姊妹花中的姊姊，越国美女田贞。

项少龙心中恍然，她定是路过此处，看到自己的背影，认出他是项少龙，等看到他扮成董匡的尊容後，才大失所望。

由此可知她对自己的印象是何等深刻难忘。心生怜惜，柔声道：「没有关系！你叫甚麽名字？」

田贞娇躯剧震，掩口道：「你真是项爷，奴家发梦也记得你那难忘的声音。」

项少龙登时汗流浹背，想不到一时忘了改变口音，即 露了身分，忙压得声音沙哑道：「姑娘误 ！」

田贞一声欢呼，扑了过来，死命搂著他道：「奴家死也忘不了你，我们都不知多麽为你担心呢，现在大爷没事了，真要多谢老天爷哩！」

项少龙知瞒她不过，搂著她到了林木深处，先来一个热吻，才凑到她耳旁道：「现在我的真正身分是个大秘密 ！」

田贞乖巧地接口道：「奴家明白了，就算死都不会 露大爷身分。」

项少龙加重语气道：「连妹子都不可透露此事。」

田贞犹豫片晌，无奈点头道：「好吧！不过她也像奴家般苦念著大爷呢！」

项少龙放下了点心事，低声道：「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定把你们姊妹带走，绝不食言。」

田贞感动得热泪盈眶，以最热烈的方式献上香吻，动人的肉体似要挤入他体内去。

项少龙压制已久的欲火立时熊熊燃烧起来，只恨这非是适当的时候和地方，痴缠了一会後，脸红耳赤的田贞在他苦劝下，依依不舍地走向内宅的方向。

项少龙苦笑摇头，才往大厅走去。

走了两步，一对男女由他刚才出来的侧门步入园里，密密商议，赫然是赵穆和赵雅。

他心中一动，隐在一丛草树间，静心窥听。

只见赵雅紧绷著俏脸，冷冷道：「不要说了，我怎也不会去陪那种粗鄙不文的莽夫，你手上这麽多美女，为何不拿去送他，例如你最疼爱的田家姊妹花，不是可更令他满意吗？」

赵穆探手过去环著她的小蛮腰，阴阴笑道：「是否你仍忘不了项少龙

呢？」

赵雅愕了一愕，怒道：「不要胡言乱语，谁说我忘不了他！」

项少龙见到两人亲热的情态，听著赵雅无情的话，虽明知她不得不如此表态，仍心头火发，涌起了恼恨和报复的念头。

赵穆伸出另一只手，把她搂个结实，笑嘻嘻道：「不再想他自然最好，今趟若我们六国结成联盟，即管秦国亦难逃被瓜分的厄运，那时我便要项少龙死无葬身之地，那时他就算死了，我也要鞭 始可 心头之愤。」

赵雅冷冷道：「你有那本事才说吧！噢！」

衣衫 ，显是赵穆正借身体的紧挤，摩擦著赵雅敏感部位。

项少龙听得眼喷焰火，暗恨赵雅不知自爱，如此作践自己。

她的呼吸不能控制地急促起来，颤声道：「你还不回去招待客人吗？」

赵穆嘿嘿淫笑道：「你不要我先招待你吗？」

赵雅的粉拳无力地在他背上敲了几下，嗔道：「放开我！」

赵穆道：「你答应我去陪董匡，我才放开你！」

项少龙恍然而悟，原来赵穆是要借赵雅来讨好自己，原因当然是自己不但刚救了他一命，还显示出过人的机警和绝世剑术，使他对自己另眼相看，更为倚重。

赵穆将己比人，当然认为须以权位、美色、财货等利益去笼络他，而赵雅则是他现时能想到的最佳礼物。

赵雅奇道：「你为何这麽看重那董匡呢？」

赵穆乾笑两声道：「不是我看重他，而是你的王兄有命，至紧要好好笼络此人，你还不明白吗？」

听到是赵王的意思，赵雅软化了点，低声道：「或者他不好女色呢？否则为何昨晚他连兄王送他歌姬都拒绝了。」

赵穆叹道：「只要是真正的男人，谁不好色，我看是他眼角过高，看不上那些歌姬吧！」

我们的雅夫人又怎可同日而语呢！」

赵雅冷冷道：「眼角高便去追求纪嫣然好了，我赵雅算甚麽呢？」

项少龙听她语气中充满酸涩的味道，知她嫉忌纪嫣然，不由升起个报复性的主意。

赵穆哄道：「纪嫣然是出名无情的石女，怎及得上温柔多情的赵雅，不要多说了，听说董匡走了出来透透气，你帮我找他回来吧！那麽紧张干吗？又不是要你今晚便陪他入房登榻。」

赵雅默然无语。

项少龙知道再听下去也没有新意思，缓缓溜了开去。

项少龙坐在凉亭里，仰望点点繁星的夜空，耳内响起赵雅由远而近的足音。

他这时改变了对赵雅的想法，决意玩弄她一个痛快，以示对她的惩罚。

赵雅来到他身後，勉强压下心中对他的讨厌，和声道：「董先生为何离群独处，客人来了一半哩！」

项少龙沙哑著声音，仍然凝视著天空道：「鄙人一向不喜热闹，看！这天空是多麽迷人，她与我们的关系是多麽密切，全靠她怀抱里的星辰，我们才可认出路途，知道季节时间。人死了後，便会回归到她深幽之处。她象徵著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冥冥中主宰著大地上每一个人的命运。」

赵雅那想得到这么一个粗人，竟懂说出这么深具哲理的话来，呆了一呆，坐到他身后的石上，一时默然无语。

项少龙心头一阵感触，叹了一口气后，苦笑摇头道：「想起无论是墨翟或孔丘，武王或周公，当他们抬起头来，看到都是同样的天空，我们怎能不感到天空的恒久长存，人类生命的渺小和短暂。可怜大多数人仍忘不了权位之争，为了眼前浅窄的利益，朝夕不让，争个你死我活，所以我董某人从来都对争权夺利没有好感，只希望能自由自在养我的宝贝马儿，爱说甚麽就说甚麽！操她奶奶的天空，我实在太爱她了，所以要操她，就像去操我心爱的女人那样。」

他虽连说了三句粗话，但今次听来赵雅却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他赋予了这三句粗话无比深刻的感情和含义，变成了完全的另一回事了。

赵雅低声道：「今天人家冒渎了先生，真不好意思。」

项少龙潇洒地一耸肩头，长身而起，转过身来，灼灼的目光盯著她的俏脸，微笑道：「夫人看到鄙人是怎样就怎样算了，何误会之有？就像这夜空，假若你只看一眼，可能一无所觉，但假若你定心细看，你会看到愈来愈多的星辰，愈来愈深的黑夜，每粒星辰都有她们的故事。没有开始，亦没有终结。」

赵雅抵敌不住他的目光，垂下头去，幽幽道：「先生的说话真动听！」

项少龙心中好笑，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怎样打动这荡女的心了。

伸了个懒腰道：「好了！我也好应回到那人间的俗世里，只希望时间快点过去，便可回家睡觉了。梦中的世界，不是更美丽吗？」

赵雅生出依依之情，只希望听他继续说下去。

忽然间，她感到即使要陪他睡觉，亦再不是苦差了。

何况他那雄伟的躯体，使她难以克制地想起了项少龙。

和他欢好，是否亦如与项少龙缠绵那麽使她迷醉呢？

她很想知道答案！

第 11 章 旧情难遏

项少龙和赵雅并肩回到举行宴会的大厅时，该处已闹哄哄一片，骤眼看去，至少来了五十多人，大半都是旧相识，包括了郭纵等人在内，分成十多组在闲聊和打招呼。

郭开见到他们，先向项少龙打了个暧昧的眼色，接著把他拉到正与赵穆交谈的郭纵处，将他介绍给这大商贾认识。

赵雅则像蜜糖遇上蜜蜂，给另一堆男人围著讨好奉承，可见她的魅力丝毫未减。

项少龙暗忖赵雅的生命力与适应性真强，这麽快便从自己予她的打击中回复过来。唉！

自己都是放过她好了，说到底总曾有一段真诚的交往。

郭纵亲切地道：「董先生远道来此，郭某怎也要作个小东道，不知先生明天有没有时间，侯爷和郭大夫当然要作陪客。」

项少龙微笑道：「郭公这麼客气，没空都要有空哩！」

郭纵大喜，与他约定时间。

赵雅这时脱身出来，来到项少龙旁，尚未有机会说话，一人大笑走过来道：「今天终于见到夫人了！」

项少龙别头看去，只见一个年约三十，长相威武英俊的男子，大步走过来。

此人脚步有力，腰配长剑，气势摄人之极。

赵雅一看到他，美目明亮起来，置项少龙不顾，媚笑道：「平山侯这麼说，真折煞妾身了，好像人家是很难才可见到的样子。」

原来这人就是韩国此次派来的使节平山侯韩闯，看来颇是个人物。

赵穆哈哈笑道：「你们暂停打情骂俏，闯侯来，让我介绍你认识名震天下的马痴董匡先生。」

韩闯目光落到项少龙脸上，神情冷淡，敷衍了几句後，便把赵雅拉到一旁，亲热地喁喁私语起来。

项少龙心中有气，又恨自己始终不能对这荡女忘情，幸好有面具遮著真正的表情，但话却忽然说少了。

赵穆看在眼里，借个机会扯著他走往一旁道：「赵雅包在我身上，必教你有机会一亲芳泽。不过我却有个忠告，此女人尽可夫，先生和她玩玩好了，切勿认真。」

项少龙知道误会愈来愈深，忙道：「正事要紧，这等事对我来说实在可有可无。」

赵穆那会相信他，还未有机会说话，门官报声道：「魏国龙阳君到！」

大厅内立时静了下来，显然与会诸人，大多尚未见过这以男色驰名天下的美男子。

赵穆这好此道者双目立时放射异采，盯著入门处。

环佩声响处，「烟视媚行」的龙阳君身穿彩服，在四、五名剑手护侍中，娜娜步进厅堂来。

厅内立时响起嗡嗡耳语的声音，话题自离不开这男妖。

赵穆拍了项少龙肩头一下，迎了上去。

郭开来到项少龙旁，低笑道：「世间竟有如此人物，不是精采之极吗？」

乐乘也来到他另一边，摇头叹道：「侯爷有得忙的了。」

项少龙看著赵穆与龙阳君低谈浅笑，亦是心中叫绝，同时心中警。这龙阳君对男人既有兴趣又特别留心，自己一个不小心，说不定会给「他」发现破绽，那就糟透了。

赵雅的声音在他身後响起道：「怎样了？看你们目不转睛的样子，是否受不住男色所诱呢？」

项少龙无法压下对她与那平山侯韩闯那亲热态度的反感，冷哼一声，走了开去。

赵雅追到他旁娇笑道：「董先生为何神情不悦？是否人家开罪了你哩？」

项少龙心中凛然，至此才真正确定对这荡女犹有馀情，故忍不住升起嫉忌之心，失了常态。忙收摄心神，停步往她瞧去，微微一笑道：「夫人言重了，夫人又没有做过甚麽惹鄙人不高兴的事，何出此言？」同时想到赵雅刚才可能是故意半真半假地借韩闯来测试自己对她的心意。

赵雅横她一眼道：「那为何人家只说了一句话，董先生就要避开呢？」

项少龙知没法作出解释，索性不加解释，淡淡道：「我这人欢喜做甚麽便做甚麽，从没有费神去想理由。」

赵雅给他的眼睛盯著，心头泛起既熟悉又迷惘的感觉，而他那种自然的男性霸气，更令她芳心软化，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人真的变幻莫测，一时比任何人都温柔，一时又像现在般冰冷无情，教人不知如何应付你才好。」

项少龙这时瞥见赵致伴著赵霸步入场内，加入了赵穆的一组。赵穆则招手唤他过去与龙阳君相见。便向赵雅微微一笑道：「这里已有足够的人令夫人大费心神了，何用把宝贵的精神浪费在我这粗人身上。看！平山侯又来找你了。」

赵雅循他眼光望去，韩闯刚和龙阳君客套完毕，朝她走来，不禁暗恨韩闯，怪他来得不是时候。

失去了项少龙後，使她感到无比的失落和空虚，所以回复了以前勾三搭四的生活方式，希望借别的男人来麻醉和作践自己，以减轻歉疚和思念项少龙的痛苦。

可是总没有人能代替项少龙。

这韩闯初来赵国时，她便与他打得火热，过了一小段快乐的光阴。但不旋踵发觉这人代替不了项少龙，热情逐渐冷却下来，须要别的新鲜和刺激了。

所以当遇上身形「酷肖」项少龙的董匡时，便像发现了新的天地。今早虽给他粗鄙的神态语气惹怒了，但无可否认确也予她另一种刺激。到项少龙刚才在园里向她说了那番使她心神俱醉的话，令她像重温与项少龙相处的醉人时光时，一颗芳心早转到此人身上。

项少龙愈表现出男性的阳刚硬朗的气魄，便愈使她感到对方是项少龙的化身，遂更为倾倒。在这种情况下，韩闯反成了讨厌的障碍。

思索间韩闯早来到身前。

项少龙潇洒一笑，告了个罪，离开两人，朝赵穆和龙阳君等人走去。

赵致和龙阳君同时往项少龙望来。

项少龙故意改变了步姿，充满粗豪之态，哑声拱手道：「董匡拜见龙阳君！」

龙阳君的「美眸」闪过惊异之色，应道：「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

赵致则仍瞪大俏目，一瞬不瞬地瞧著他。

赵穆哈哈一笑，把赵霸等和几位赵国的大臣逐一为项少龙引见。

龙阳君「媚笑」道：「先生确是当世豪士，难怪引得我们女儿家个个不转睛了！」

赵致俏脸一红，才知因这人酷肖项少龙而失态，垂下俏脸，又狠狠瞪了龙阳君一眼。

项少龙给龙阳君看得心头发毛，祈祷他不要看上自己才好。

赵霸哈哈一笑道：「龙阳君和董先生均为用剑高手，不若找天到行馆来大家切磋切磋，岂非武坛盛事？」

龙阳君溜溜的眼睛环视全场後，笑道：「若能把我们的纪才女也邀到赵馆主的行馆去，说不定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去趁热闹，那才是真正的盛事

哩！」

众人陪笑起来。

赵致又忍不住偷望了项少龙两眼，神情古怪。

项少龙心中叫苦，猜到应是荆俊这家伙漏了点消息，否则赵致的神情不会如此奇怪。

就在此时，门官特别提高声音唱道：「纪嫣然小姐芳驾到！」

全场吵闹声倏地消退，不论男女，无不朝大门瞧去。

项少龙的心脏霍霍急跃起来。

这久别了的红粉俏佳人，是否风采依然呢？

